

## 第一章 汤姆又贪玩又好斗，整天躲躲藏藏

“汤姆！”

没有回答。

“汤姆！”

还是没有回答。

“汤姆，你给我出来！我倒要看看这孩子到底怎么啦？”

老太太把眼镜往下一移，从眼镜上面四处张望那屋子，然后她又把眼镜一抬，打眼镜下面瞧出去。她难得或者压根儿不通过镜片瞧孩子那样小的东西。她那副眼镜很考究，是她心里很得意的东西。她配眼镜只求神气，不求实用，哪怕戴上两块火炉盖，她也照样能看东西。这会儿她一时没有了主意，她说：

“好，我发誓，你要是给我抓住，我就，……”她的口气不怎么凶，可声音还是响得足以让桌椅板凳都听见。

她话没说完，便拿起一把扫帚在床底下扫来扫去，每扫荡一次就要喘口气，可除了一只猫，她什么也没撵出来。

“从没见过这么调皮捣蛋的孩子！”

门开着，她走到门口，站在中间，仔细打量花园里的蕃茄藤和曼陀罗草丛，还是没有汤姆的影子。她扯大嗓门叫嚷，让声音传得更远。

“汤姆，给我出来！”

背后有轻微的声音，她转过身去，正好一把抓住小家伙的衣角。“这下逮住了，我怎么早没想到壁橱。你在里边干什么？”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瞧瞧你的一双手，瞧瞧你的嘴。那是什么印子？”

“不知道，姨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啦，我可知道，那是果酱，一定是果酱。我跟你说过不知多少回了，你再碰果酱，我就剥你的皮。去把鞭子拿来。”

鞭子在空中嗖嗖地响，情况危急。

“唷，姨妈，瞧你的背后！”

老太太赶紧转过身去，生怕不测，谁知就在这一刹那间，小家伙逃走了，爬上高高的木板围墙，一撑就没了影儿。姨妈一时惊呆了，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才发出温和的笑声来。

“该死的孩子！我怎么就弄不懂这套把戏？他作弄了我不知多少回，这次我不该早提防着点？嗨，老了老了，老糊涂才是最傻的傻瓜。俗话说，老狗学不了新把戏。我的天哪，他的把戏可真多。一天一个样。谁知道这回他又来个什么鬼花样？他似乎心里明白，把我折磨到哪个份上，我才不至于火冒三丈，他也明白，只要变个法儿糊弄我一下，逗我一笑，就万事大吉，不会真的打他。说实话，老天知道，我对这个孩子没尽到责任。《圣经》上说，孩子不打不成器。我心里明白，我这样做是在加重我们两人的罪孽和痛苦。他完全鬼迷了心窍，但是天哪，他是我姐姐留下的孩子，一个可怜的孤儿，我怎么忍心打他。每回我放了他，我良心不安，可要是打了他，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又要心碎。对啊，《圣经》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我看就是这个道理。今天下午他又逃学，明天我就有必要让他干干活，罚他一罚。星期六孩子们都放假，让他干活可能很难，不过既然他比什么都讨厌干活，我就得对他尽些责任，要不我就毁了这个孩子。”

汤姆果然逃了学，而且玩得很愉快。他回到家里，刚赶上在吃晚饭以前帮小黑人吉姆锯好第二天用的木柴，劈好引火柴。至少他还来得及把一天里带劲的事情告诉吉姆，而让吉姆干了四分之三的活儿。汤姆的弟弟（应该说是表弟）西德已经干完了他捡碎木片的活。他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孩子，既没有什么冒险行径，

也从不淘气。

汤姆吃晚饭的时候一有机会就要偷糖，波莉姨妈提了许多狡猾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奥妙，她是想让他自己遭殃，吐露出来，落入她的圈套。跟许多心地单纯的人一样，她也有她的虚荣爱好，以为自己天生就有耍手腕的本领，能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喜爱把她那些一眼就让人看穿的诡计抬举到神机妙算的地位。她说：

“汤姆，学校里有点热吧，是不是？”

“对，姨妈。”

“热得很，是吗？”

“对，姨妈。”

“你有没有想去游泳，汤姆？”

汤姆心里有点恐慌，有点让他不舒服的疑心。他细细看了看波莉姨妈的脸，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就说：

“不，姨妈，不怎么想。”

老太太伸手摸了摸汤姆的衬衫，又说：“可现在你不太热了吧？”

想到别人谁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打些什么主意，便发现了汤姆的衬衫是干的，她很得意。不过尽管如此，汤姆已经看出了苗头，抢先防止老太太的第二步棋子。

“有些人用泵水喷我们的头，我的头现在还湿着，看见没有？”

波莉姨妈想到她竟然忽略了这个小小的旁证，让诡计没有成功，不免有点懊恼，不过她立刻有了新的灵感。

“汤姆，人家往你头上喷水，你不必脱掉衬衫领子吧，那是我让你套下头才缝上的，对不对？解开你的茄克衫！”

汤姆脸上的不安消失了，他解开茄克衫，衬衫领子缝得好好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伤头脑，好吧，去你的。我原来吃准你一定逃学去游泳了。不过现在我原谅了你，汤姆。我看你像俗语所说，是一只烧焦毛的猫，只是样子难看。我说的只是这一回。”

她一半遗憾，一半兴奋。遗憾的是她的精明落空，兴奋的是这一回汤姆竟然瞎猫碰死老鼠，守了规矩。

不料西德说：

“但愿你没有用白线缝他的领子，这根线明明是黑的。”

“是吗，我用确实是白线！汤姆，给我过来！”

汤姆可没有等她说完，便溜到门口说：

“西德，我会狠狠揍你一顿。”

汤姆到了安全的地方，查看插在茄克衫翻领上的两枚大针，一枚拖着白线，一枚拖着黑线。他说：

“要不是西德，她决不会看出来。该死，她有时用白线，有时用黑线。我巴不得她光用一种线才好，别把我搞糊涂。不过我发誓，不揍他一顿，我就不是人。”

他不是村子里的模范男孩，他对这个“模范男孩”明明白白，还打心眼里瞧不起他。

不一会儿，甚至还不到不一会儿，他早把一切苦恼忘得一干二净，倒不是苦恼对他的分量不及成人的苦恼对成人的分量，而是一种浓厚的新兴趣把他的苦恼全都压了下去，暂时从心里赶了出去，就像成人在新冒险的刺激下，忘了过去的挫折一样。这种新兴趣是吹口哨的重大创新，他刚从一个黑人那儿学来，需要他下功夫练习，不受干扰。这种口哨像一种特殊的鸟叫，仿佛汨汨流水一样流畅，吹奏时，用舌头间歇点触上腭发声。读者要是男的，可能会记得小时候也做过这种尝试。由于勤奋和专心，他很快掌握了窍门。他大踏步走在街上，满嘴口哨，满心得意。他心里的感受几乎跟天文学家发现新行星时的感受一样多。毫无疑问，要说到强烈、深刻和毫不掺假的快乐方面，优势还在男孩那

一边，而不在天文学家一边。

夏天的傍晚十分漫长，天还没有黑。汤姆突然不吹口哨了。一个陌生人在他面前，那是一个比他个头稍微大些的男孩。在圣彼得堡这样可怜的小村里，一个新来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总会引起极大的好奇心。那个男孩穿戴讲究，也许对平常日子来说太过于讲究了，讲究得简直叫人惊奇。他的帽子小巧玲珑，蓝布的短外套又新又整洁，纽扣扣得紧紧的，裤子也是这样。那天只是星期五，他竟然穿着鞋子。他甚至还戴着领带，一条颜色鲜艳的丝绸领带。他浑身上下一股城里人的神气，汤姆的活力被啃去了一大截。汤姆越是瞪大眼睛看那身华丽的打扮，越是朝时装翘起鼻子，同时也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越来越破烂。两个孩子都不开口，一个走动另一个也走动，但都横着走，绕着圈。他们始终脸对着脸，眼睛对着眼睛。最后汤姆说：

“我能揍你！”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揍。”

“哼，我能行。”

“不，你不行。”

“我能。”

“你不能。”

“能。”

“不能。”

一阵难堪的停顿。然后汤姆说：

“你叫什么？”

“我看这事你管不着。”

“哼，我宣布我管定了。”

“好吧，你干吗不管呢？”

“你再多嘴，我就敢管。”

“多嘴，多嘴，我就多嘴。看你怎么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以为你挺能，是不是？我要动手，把一只手绑在后边也能揍你。”

“哼，那你干吗不揍呢，你说过你要揍的。”

“哼，你要跟我打哈哈，我就揍。”

“得了吧，像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臭美！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吗？噢，好优美的一顶帽子！”

“你要是不喜爱，也得忍着。谅你也不敢把它打掉。谁敢打，准让他吓一大跳。”

“你吹牛！”

“你才吹牛。”

“你是个斗嘴的吹牛大王。你不敢动真格儿的。”

“噢，你踏上一步试试！”

“我说，你要是再耍贫嘴，我就用石头砸烂你的狗头。”

“嗨，你是当然会这么干的！”

“哼，我说到做到。”

“哟，那你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你光练嘴说你要干，为什么你不动手？那是因为你心里害怕！”

“我才不怕呢。”

“你怕”

“不怕”

“怕”

又是一阵停顿，互相斗着眼，互相侧身绕着圈。不久他们肩膀顶着肩膀了。汤姆说：

“从这里滚开！”

“你自己滚开！”

“我才不呢。”

“我也不。”

于是他们站定身子，各伸出一只脚，摆好犄角的架势，用足力气互相顶撞起来，恶狠狠地盯着对方。但是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两人顶得浑身发热，满脸通红，这才小心翼翼松下劲来。汤姆说：

“你是胆小鬼，是小狗。我要告诉我的大哥，他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我会叫他来的。”

“谁怕你大哥？我有个大哥比他还大。不光个儿大，而且还能把他掀过篱笆去。”（两个大哥全是瞎扯。）

“你撒谎。”

“你说撒谎就是撒谎？”汤姆用大脚趾在土上划根线，说道，“谅你不敢踏过这根线，要不我揍得你站不起身来。谁敢踏算谁有种。”

新来的男孩立刻踏过了线，说道：

“你说你要动手，这下让我们看看你怎么动手。”

“你不在挑我上山吗，你最好留点神。”

“哼，你说过你要动手，为什么还不动手？”

“老天作证，就是为了两分钱，我也会动手。”

新来的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宽边的铜币，脸带嘲弄伸手过去。

汤姆把它们打落在地。

两人马上在泥土里打起滚来，像两只猫一样扭成一团，在一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又拉扯头发，又拉扯衣服，还拳打手抓对方的鼻子，弄得浑身泥土，浑身挂彩。很快混战见了分晓，只见汤姆在搏斗扬起的尘土中，骑在新来的男孩身上，连连打下砰砰的拳头。

“讨饶就放你！”他说。

那男孩光是挣扎想脱身。他哭着鼻子，主要是气不过。

“讨饶就放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后新来的男孩憋出一声“饶命！”汤姆这才让他起来，说道：“这回得了教训了吧，下次最好留点神，你在跟谁打哈哈。”

新来的男孩掸掉身上的尘土，抽抽噎噎，又是鼻涕，又是眼泪，有时还回过头来，晃晃脑袋，威胁下回逮住汤姆要把他怎么样。汤姆报以讥笑，趾高气扬地离开战场，他刚回头，新来的男孩抓起一块石子就扔，正好打在他的肩胛中间，然后掉头就溜，跑得像头羚羊。汤姆拔脚去追这个讨了饶居然又反悔的小人，一直追到他家门前，得知了他家的住处，于是他就在门口摆好架势，叫喊了好一阵，让敌人出来对阵，可敌人不敢应战，光在窗边向他做鬼脸。最后敌人的母亲也出场了，骂汤姆是个凶恶粗俗的坏孩子，命令他滚开。汤姆只得走了，不过他留下话说他总有一天要摆平那个男孩。

那天汤姆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蹑手蹑脚爬进窗去，发现一个人埋伏在那儿，原来是姨妈。老太太早有打算，让他的星期六假日变成做苦役的日子，如今看到他的衣服成了这个样子，她的决心便像金刚石一样坚定了。



## 第二章 光荣的刷墙手

星期六早晨已经到来，夏季世界一片光明和新鲜，洋溢着活力。人人心中都有一首歌，要是那颗心年轻的话，歌就从嘴里唱了出来。张张脸上喜气洋洋，走起路来，脚下像有弹簧。刺槐树正在开花，空气中充满了香味。

卡迪夫山在村外居高临下，一片青翠的草木，跟村子的距离不远不近，足够使它看上去仿佛是一片乐土，朦朦胧胧，安安静静，十分诱人。

汤姆显现在路旁，提着一桶灰浆和一把长柄刷子。他朝木板墙粗粗一看，满腔的兴奋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深沉的忧郁却在他心中安顿下来。木板墙宽三十码，高九英尺！因此对他来说，生命变得空空荡荡，活下去成了负担。他唉声叹气，将刷子在桶里蘸点灰浆，便沿着木板墙顶上拉过去，拉到头，又往回拉。木板墙上留下窄窄一溜白灰，跟没有刷过的一大片一比，只是茫茫大海上的一个小岛，他便心灰意冷地在一堆木头上坐了下来。这时吉姆提着铁桶，嘴里哼着《布法罗的姑娘们》，跳跳蹦蹦从门口出来。从前汤姆一向认为到村里水泵站去打水是件讨厌的苦差使，这会儿就完全不同了。水泵站有不少伙伴，白人、黑人、混血儿的男女孩子都在那儿排队等候，可以休息休息，交换个小玩意儿，吵吵嘴，打打架，胡闹一阵。他还想到，到水泵站去只有一百五十码，吉姆不到一个钟头绝提不回一桶水来，往往过了一个钟头，还得有人去催才行。于是汤姆说道：

“嗨，吉姆，过来刷点墙，我提水。”

吉姆摇摇头，说：

“不行，汤姆少爷。老太太关照过，我得快去快回，不许我在那儿磨蹭，闹着玩儿。她还说她估计汤姆少爷会让我刷墙，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特别关照我管好我自己。她还说等会儿她自己来瞧瞧。”

“噢，吉姆，别管她。她总是这么唠唠叨叨。把铁桶给我，我跑一趟一会儿工夫，她不会知道。”

“汤姆少爷，我可不敢。老太太会揪掉我的脑袋，她真的干得出来。”

“她吗？她从不揍人，最多用顶针在脑袋上叩一下。我倒要问问，谁怕那玩意儿？她那是威胁威胁人，可几句说话伤得了人吗？好歹只要她不哭，就太平无事。吉姆，我给你一个了不起的玩意儿。你瞧，是一个白石头大弹子啊！”

吉姆有点动摇了。

“白石头大弹子，吉姆，那可是顶呱呱的呀！”

“天哪，要我说，这玩意儿可真让人眼红。不过，汤姆少爷，我真怕老太太会……”

“只要你答应，另外我还给你看看我那个肿起来的脚指头。”

吉姆不是圣人，诱惑力太大，他顶不住。他放下铁桶，拿起了白弹子；汤姆也解开了脚上的包扎，他就有滋有味地瞧着那个脚指头。可没多大工夫，只见他提着铁桶在街上飞跑。他的屁股上火辣辣的，汤姆也惊惶使劲刷墙。波莉姨妈手提一只拖鞋，退出战场，眼睛里放射出大获全胜的光芒。

汤姆干活的劲头并不能持久，今天一天的玩乐原来早就计划好的，现在想起来，心里的难过又加重了好几倍。要不了多久，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都会打这里经过，跳跳蹦蹦地分头去干十分有劲的事情，看见他干活，也一定会嘲弄他，让他恨不得有地洞好钻，想到这点，他的心似乎在火上烧烤。他把所有的宝贝家当都掏出来，细细察看，有玩具的碎片、石头弹子和一大堆没用的东西。用来跟人家换换工也许够了，可想买不折不扣的自由，哪怕半个小时，再加一倍也不行。于是他把这些寒酸的家当重新放回口袋，丢掉想收买孩子替他干活的念头。就在一片黑暗和毫无希

望的时候，一个灵感忽然在他心中大放起光明来。这一点不比伟大尊严的神明启示差劲。

他拿起刷子平心静气地干起活来，本·罗杰斯立刻进入了他的视线。所有的孩子中他的嘲弄最让人受不了。本的步伐是单足一跳，单足一点，然后双足一跳，足见他心里轻松自在，期望着好事来临。他正啃着一只苹果，每隔一会儿就发出悠扬的呼啸，接着就是一阵叮当叮当的声音，很深沉，因为他正在扮演一条大轮船！他一路驶近来，放慢速度，当街一停，大大倾斜右舷，沉重地掉过头去，尽管显得很吃力，场面却很壮观。因为他得考虑到“大密苏里号”吃水有九英尺之多这种情形。他又是轮船，又是船长，还是指挥机房的钟，身兼三职，所以他得想像自己站立甲板上，既得发号施令，又得自己执行这些命令。

“停船，伙计们！叮当，叮当。”轮船差不多停了下来，慢慢朝人行道上靠。

“右舵后退！叮当，叮当！呼哧，呼哧，呜，呼哧！”他右手比划个大圆圈，表示这是一艘四十英尺的大货轮。

“左舵后退！叮当，叮当！呼哧，呼——哧！呼哧！”这回他的左手开始划圈。

“右舵停！叮——当——叮——当！左舵停！右舵往前！停！外舷慢慢转！叮——当——叮——当！呼哧——呼——呼！抛船头大缆绳！嗨，加油！快，抛船索！你在干什么？把索环套在墩子上转上一圈！行，就这么扣，松掉手！停轮机，伙计们！叮当，叮——当！”

“嘘——吐——呜，嘘——吐——呜！”那是模仿锅炉放汽的声音。

汤姆继续刷墙，对那艘船好像毫不在意。本瞪大眼睛看了一会儿，说：

“嘻——嘻！你的处境又不妙了，对不对！”

不理不睬。汤姆用艺术家的眼光仔细端详最后一刷子的效果，又用刷子轻轻一抹，又歪着头端详抹后的效果。本走过来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汤姆的身边。汤姆看见苹果口水直流，不过他依然硬着头皮干活。本说：

“嗨，老伙计，你得干活，嗯？”

“啊，原来是你，本。我没有注意。”

“我说，我正要去游泳，游泳！难道你就不想去？不过当然你宁可挑选干活，是不是？当然宁可如此喽！”

汤姆细细打量本一会儿，才说：

“你管这叫干活？”

“怎么着，这难道不是干活？”

汤姆重新刷墙，漫不经心地回答：

“嗯，也算也不算。我只知道这很合我汤姆·索耶的胃口。”

“噢，得了吧，你这不是在假装喜爱干下去吗？”

刷子还在移动。

“喜爱？哦，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就不该喜爱。难道一个男孩每天都有机会刷墙吗？”

这话倒叫人对刷墙另眼相看了。本不再咬苹果，汤姆用刷子有模有样地来回刷了刷，又退后几步察看察看效果，然后在那里添上一抹，再琢磨琢磨效果。本瞧着汤姆的一举一动，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被吸引住了。他很快说道：

“我说，汤姆，让我也来刷一会儿。”

汤姆考虑了一阵，刚想答应，又改变了主意：“不，不，我估计这不行，本。波莉姨妈对刷墙要求特高，这儿又正好沿马路，你瞧，要是房子后边我就不在乎，姨妈也不在乎。是的，她对街面的木板墙特别吹毛求疵，这得非常小心才行。我估计，一千个甚至两千个孩子里也挑不出一个来，能让他干得像模像样。”

“噢，这是真的吗？得了，让我试试，就试那么一小会儿。你要是我，我就让你试了，汤姆。”

“本，老实跟你说，我很想让你试试，但是波莉姨妈……你

瞧，吉姆想干，她就是不让。西德想干，她也不让。你叫我怎么办？你要是插手刷墙，万一有个闪失不好办……”

“嗨，哪会有这种事，我会多加小心的。让我试试，这样吧，我把苹果也给你。”

“好吧。不，本，不行，我担忧……”

“我把苹果也给你还不行！”

汤姆把刷子交给他，脸上不情不愿，心里乐不可支。不一会儿，“大密苏里号”轮船在太阳底下满头大汗干，退休的艺术家却在附近阴凉地里的一只木桶上摇晃着双腿，大啃苹果，心里还在盘算招揽更多的傻小子。这号货色并不缺少，每隔一会儿便有一个孩子经过，他们原想走过来嘲弄汤姆一番，结果却留下来刷墙了。本干得筋疲力尽，汤姆早安排好以一只修修补补能用的风筝为代价，把刷墙的机会转让给了比利·菲希尔；等他玩够了，约翰尼·米勒献出一只死老鼠，那可以拴在绳子上甩着玩，换来了顶替的机会。就这样一个个轮下去，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了。下午刚过去一半，早上可怜巴巴、穷得叮当响的汤姆，摇身一变成了财源滚滚的大阔佬啦。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东西，他还拥有十二颗石头弹子，半只破口琴，一小块透明的蓝色玻璃瓶碎片，一个线轴做的炮筒，一把不知开什么锁的钥匙，一小段粉笔，一个大酒瓶的玻璃瓶盖，一个铁兵，一对蝌蚪，六个小爆竹，一只瞎了一只眼的小猫，一个铜把手，一个狗的颈圈（没有狗），一个小刀上掉下来的刀柄，四片桔子皮，一个破破烂烂的窗框。他自始至终舒舒服服，懒懒散散，好不愉快。要不是灰浆用完，村子里所有的孩子只怕都会被他弄得倾家荡产。

汤姆心里对自己说，原来世界毕竟不那么空虚。他不知不觉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规律，为了使一个大人或者一个孩子一心想干一件事情，只要把事情弄得很难到手就行。要是他跟本书的作者一样，是个机智伟大的哲学家的话，他就会理解，工作是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何人不得不干的事情，而游戏并不是强迫任何人一定要干的事情。这个道理能帮他懂得，为什么做假花、踏水车是干活，而玩九柱戏和爬白朗峰是娱乐。英国有些有钱的绅士，到了夏天，在日常的线路上驾驶四匹马拉的载客马车，每趟要走三四十英里，因为这个特权让他们花费了许多钱，但要是给他们工资，那就成了干活，他们就不肯这样干了。

### 第三章 “打仗”忙， 献“爱心”也忙

汤姆显现在波莉姨妈面前，她正坐在一扇敞开的窗子旁。那是舒适的后屋，又是卧室，又是吃早饭午饭的地方，还兼做图书室。夏天这里空气流通，一派寂静，只有阵阵花香，嗡嗡蜂鸣，让人昏昏欲睡。她做做针织的活儿便打起瞌睡来了，因为她只有一只猫做伴，而那只猫也早在她的膝头上睡着了。为了保险起见，她把眼镜架在头发灰白的脑袋上。她原以为汤姆早就撒手不干溜掉了，因此看到他毫不恐惧地置身于她的视力范围内，心里十分纳闷。他说：

“我可以出去玩吗，姨妈？”

“怎么，又想出去？你刷了多少？”

“全刷好了，姨妈。”

“汤姆，别撒谎，我受不了。”

“我没撒谎，的确全都干完了。”

波莉姨妈很少相信他的这种说话。她得亲自到外面看看，汤姆的说话要有两成是真实的，她也就满意了。当她发现整个木板墙的确已经刷过，而且看得出刷得很细心，还不止刷过一遍，甚至墙脚都刷上了一道，她简直惊异得说不出话来。过一会儿她才说：

“嗨，真没想到！真把人给搞糊涂了。汤姆，只要你心思用在上面，你还是挺会干活的。”接着她又补充一句，以便冲淡一下夸奖，“不过你用心思做事，实在是手指头都掰得出来。这话我不得不说。好吧，你去玩儿吧。只是注意，一个星期里，你也总该有早点回家的时候，要不小心我揍你。”

她为孩子了不起的成绩喜出望外，于是就把孩子带进小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地挑了一只最最好的苹果给他。还说了一通劝人为善的话。说只要是规规矩矩靠努力挣来，而不是靠歪门邪道，那么受人的厚待就更有价值。趁她结尾引用《圣经》里的话进行发挥时，汤姆顺便“钓”走了一个油炸面包圈。

汤姆跳跳蹦蹦往外面跑，看见西德刚踏上通向二楼几个房间的防火楼梯，他手头有的是泥丸，刹那间，空中泥丸乱飞，像冰雹似的纷纷打在西德的身边。波莉姨妈还没有来得及镇静下来，奋勇向前救援，六七个泥丸早打中了西德的身体，汤姆也早就翻墙跑掉了。木板墙上有门，可他总是时间紧迫，不由大门出入。西德提醒姨妈拆穿衬衫上缝线的秘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这下他总算清了账，心里也气得过了。

汤姆绕过街区，转到通向姨妈家牛棚的泥胡同里。到了那里抓也抓不到，罚也罚不着，他马上觉得太平无事了。接着他朝村子的公共广场走去，根据原先约好，男孩的两支军队要在这里开仗，汤姆是一方的司令，他的铁哥儿们乔·哈珀是另一方的司令。这两位司令不愿有失身份，亲自出马，只乐意让小喽啰去左冲右突，他们却亲热地坐在一起观战，口授他们的参谋下达命令指挥作战。经过长时间的恶战，汤姆的军队大获全胜。双方清点伤亡人数，交换俘虏，商量下次交战的条款，确定下次交战不可更改的日期，双方这才整队开拔，汤姆也独自回家。

汤姆经过杰夫·撒切尔家，看见一个陌生的小姑娘，那小姑娘很可爱，蓝蓝的眼睛，黄黄的头发梳成两条长长的辫子，穿一件夏天穿的上衣，下面是绣花的宽松裤。这位刚才得胜归来的英雄不发一枪便缴械投降了。某一位爱米·劳伦斯从他心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一丝怀念。他以前曾经以为自己爱得她发狂，把自己的感情看做是爱慕，现在才发觉那不过是一时的偏爱。他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才得到她，她说出真心话也才一个星期。他成为最幸福最得意的男孩也只有短短的七天，可你瞧，一下子她就



从他的心里走了出去，就像偶然来访的陌生人结束了访问。

他向新来的天使偷偷送去敬慕的目光。等到对方发现，又装作若无其事，不知对方在场的样子，开始用种种孩子气十足的荒唐方式露上一手，想引起对方的爱慕。他这种傻乎乎怪里怪气的表演很卖劲地做下去；当他正做着惊险的体操动作的时候，他眼睛往旁边一扫，只见那小姑娘正朝屋子里走去。汤姆好不伤心，走到栅栏旁，靠在那里，还一心希望小姑娘能多逗留一会儿。她在台阶上停了一停，又朝前门走去，她的脚踩上门槛时，汤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他马上又容光焕发了，原来她消失以前，向栅栏外面抛了一朵三色堇，那可是表示相思的花呀！

汤姆跑过去，停在花落地一两英尺的地方，然后手搭凉棚，沿街望去，仿佛发现那边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很快他捡起一根麦秆，稳稳顶在鼻尖上，身子向后仰，费了不少劲，移动身子，保持平衡，渐渐靠近三色堇，最后把光脚丫子伸向那朵花，用灵活的脚趾夹起来。这才带着他的宝贝跳跳蹦蹦地走了。不过他只走出去几步路又停下来，为了要把花插在茄克衫贴近心或是肚子的纽孔里。他对心在什么地方不太清楚，也从不吹毛求疵去伤那个头脑。

这会儿他又回到了原地，在栅栏附近晃来晃去，还不断地露几手，一直到天黑。却不料小姑娘始终没有露面。汤姆一厢情愿地安慰自己，觉得她似乎靠近过窗子一会儿，明白了他献的殷勤。最后，他很不情愿地回家去，可怜的脑袋瓜里充满了幻想。

吃晚饭的时候，他的情绪一直很高，姨妈心里很纳闷：“这孩子怎么啦？”因为他向西德丢泥丸，他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可他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还想在姨妈的鼻子底下偷糖，指关节被挨了一下。他说：

“姨妈，西德偷糖你从来不打他。”

“嗯，西德从来不像你一样折腾人。我一不看住你，你就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手到糖里去。”

姨妈一进厨房，西德由于有豁免权，得意洋洋把手伸到糖罐里去，这对汤姆来说，无异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示威。不料西德手指一滑，糖罐掉在地上打得粉碎。汤姆心花怒放，开心得甚至管住了自己的舌头，竟一声不吭。他跟自己说，哪怕姨妈进来，他也守口如瓶，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直到她查问谁闯的祸，这才告发。天下没有比模范儿童被逮住出洋相更让人惬意的了。他满心喜爱，差一点管不住自己。这时老太太回来了，站在破罐子旁边，眼镜架上面，一对眼睛闪出怒火。汤姆心里说：“这下他要倒霉了！”不料，被打趴在地下的竟是他自己！气势汹汹的手掌刚举起准备再打，汤姆连忙大声喊道：

“别打，你为什么打我，打碎糖罐的是西德！”

姨妈住了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汤姆巴不得她说句好话平息他的满腔委屈，谁知她定定神，平平气，却只说：

“嗯，得啦，我看你挨一下也不算冤枉。我不在的时候，不知你又干出什么混账的坏事。”

紧接着她的良心就受到了责备，很想说些温和和慈祥的话，不过她一掂量，这样一来就会被误解为承认自己有错，那又是家规所不允许的。因此她只得保持沉默，心里乱糟糟地忙着家务活儿。汤姆在一个角落里生气，心里在把他的苦恼不断升高。他明知姨妈心里在向他下跪，由于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有了一点点满足。不过他不肯发出谅解的信号，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他知道有一种渴望的目光，透过一层强忍的泪花，时时落在他的身上，可是他不理不睬。他在想像，自己躺在床上，病得快要死了，姨妈在他身上弯下腰来，请求他说一句原谅的话，他却脸朝墙壁，至死不肯吐露那句话。天哪，那时她的心里会是个什么样的滋味？他还想像自己淹死了，让人从河里捞起来抬到家里，髻曲的头发湿淋淋的，可怜的双手永远不会动了，痛苦的心也永远安息了，

这时姨妈会扑到他身上，眼泪像哗哗的雨水，嘴里祈求上帝把孩子还给她，她再也不会打他骂他了。但是他躺在那儿，冷冰冰的，灰白灰白的，毫无表情，一个可怜的受苦的小孩，他的悲哀算是到了尽头。他就是用这种幻想出来的悲伤，把自己的感情煽动起来，弄得自己不断地呜咽下去，差点没让自己噎死。他的眼睛也在一片模糊的泪水里游泳，一眨眼睛，泪水便顺着鼻尖往下淌，流成一条细线。这种把悲痛当作宝贝来爱抚，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圣洁不可侵犯，最最容不得让人世间的快乐，特别是吵吵闹闹的兴高采烈来糟蹋。偏偏这时，他的表姐玛丽在乡下作客一个星期后回来了，这一个星期长得犹如一个世纪，因此她一看到老家，就浑身是劲，跳跳蹦蹦带着阳光和歌声从一扇门里进来。汤姆却因此站起身来，在乌云笼罩的一片黑暗中移步走向另一扇门。

他躲开平常男孩们出没的地方，漫步开去，找寻一个没人的地方，适合他当时的心情。河里有一个长长的木筏挺中他的意，他坐在靠外一边的沿儿上，打量阴森沉的茫茫河水。巴不得这会儿就不知不觉地淹死，不必挺不舒服地经历老天安排的程序。这时他想起了那朵花，拿了出来，但是花已经折了，蔫了。这朵花大大增强了他那种自造凄凉的幸福感。他很想知道，一旦她得知他的遭遇，是不是会同情他？会不会哭，会不会希望她有权用双臂抱住他，安慰他？她会不会像这整个空虚世界一样，只是冷冰冰地转过身去。这种景象给他带来一种情愿受苦的痛苦，让他在心里描绘了又描绘，又重新设计了许多内容添油加醋，直至花样翻到后来索然无味。最后他站起身来，叹口气，在黑暗中走了开去。

大约九点半到十点钟光景，他一路走过阒无一人的街道，来到不相识的意中人住处，他停留片刻，伸长耳朵，却听不到一点声音。有一支蜡烛把昏黄的光投射在二楼一扇窗的窗帘上。会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就是那个神圣的人？他爬过栅栏，蹑手蹑脚穿过花草，到窗下站定身子，满怀深情，久久仰望。然后他又朝天躺在窗下的泥地上，双手放在胸前，捧着那朵可怜枯萎的三色堇。他乐意就这样死去，躺在外面冰冷的世界里，无家可归，脑袋上无遮无掩，没有一只友好的手，为他擦去脸上留下的潮气，最大的痛苦袭来，也没有一张爱怜的脸，垂到他身上表示同情。当她张望窗外愉快的早晨时，她会看到他就这个样子。噢，她会不会在他没有生命的身体上掉一滴眼泪？她看到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生命被粗暴摧残，过早夭折，会不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佣人的粗嗓门撕破了圣洁的寂静，一股哗哗的洪水，浇透了躺在那儿殉情的遗体！

差点没被闷死的英雄跳起身来，喷喷鼻子才缓过气来，紧接着嗖的一声，仿佛子弹划过天空，伴随着含含糊糊的咒骂声，跟着又是打碎玻璃的响声。一个模糊的小身影翻过栅栏，箭一般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

不多一会儿，汤姆已经脱光，在烛光下翻看湿透的衣服。这时西德醒了，不过他即使有含含糊糊的念头，想指桑骂槐说几句，也认为最好不要开口，因为汤姆的眼睛里有股凶光。

汤姆钻进毯子，没有祷告，给自己增添麻烦。西德心里暗暗记住了他这个疏忽。

## 第四章 在主日学校里大出风头

太阳在这一片宁静的世界上升起，像是带来上天的祝福，照耀着这个安闲的村子。早饭过后，波莉姨妈便举行家庭祈祷，那总是以一段段《圣经》的引文生硬堆砌在一起作为基础，再用一些别出心裁的发挥作为泥灰，粘合起来，然后在这堆东西的顶上，像摩西当年在西乃山上一样，宣讲摩西律法中最严厉的十诫。

接着汤姆作好准备，也就是说他要着手去记熟他的几节《圣经》了。西德几天以前早就背好他的功课。汤姆要埋头用功，记住五节《圣经》，他挑的是《登山训众》里的一部分，因为他再也找不到比那更短的章节了。半个钟头以后，汤姆对功课已经有一个含含糊糊的概念，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心思早就在漫游整个人类思想的领域了。他的双手也正在忙着一些消遣的把戏。玛丽拿起书让他背，他就对付着在一片迷雾里瞎闯。

“呃……呃……的人……有福了。”

“虚…”

“是虚……虚……的人……有福了。”

“虚心……”

“是虚心。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因为他们……”

“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他们……”

“必…”

“因为他们……呃……”

“必……”

“因为他们必……嗨，我不记得必什么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必得！”

“对，必得！因为他们必得……因为他们必得……呃，他们必得哀恸，因为他们必得……呃，必得什么呀？玛丽，你为什么不提醒一下，你干什么这样刁难？”

“啊，汤姆，你这个可怜的笨蛋。我这不是在刁难你，我不会这么干的。你还得从头背起，你不要失望，汤姆你对付得了。你背了出来，我给你一样好东西！对了，这才是好孩子。”

“那好，玛丽，你先说说，那是什么东西？跟我说说，那是什么东西？”

“放心，汤姆，你瞧，我说是好东西，那准是顶呱呱的好东西。”

“你得发誓，那是顶呱呱的好东西，玛丽。那好，我一定再拼拼老命。”

他果然又拼了拼“老命”，在好奇和重奖的双重压力下，他拼命死记，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玛丽给他一把崭新的“巴洛牌”折刀，价值一角五分半。欢天喜地的激动像电流一样跑遍他的四肢，跑遍他的五脏六腑。要说这把刀，既不能切，也不能割，可它货真价实是把“巴洛牌”的，自有不可想象的了不起的地方。不过在哪一点上竟然使西部孩子没有想到这样一件武器也可被假冒以至损失它的名声，真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奥秘，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汤姆正计划用它在碗柜上乱划一气，然后再在衣柜上试试，不料被叫去换衣服，准备上主日学校去。

玛丽给他一盆水和一块肥皂。他走到门外，把盆放在小凳上，又把肥皂放在水里蘸一蘸，搁在一边。接着他卷起袖子，轻轻把水倒在地上，走进厨房，在门背后一条毛巾上像模像样擦起脸来。谁知玛丽拿走了毛巾，说道：

“汤姆，你就不害羞？怎么能这样使坏？水能害你不成？”

汤姆有些尴尬。盆又重新装满了水，这一回他面朝脸盆弯下腰去，站定身子，狠狠下了下决心，这才长叹一声，真的洗起脸来。接着他双目紧闭，走进厨房，伸出双手去摸索毛巾，脸上肥皂沫子和水滴滴答答往下流，算是证明他老老实实洗过了脸。但是他的脸从毛巾里露出来，还不能令人惬意。脸上干净的部位到了下巴和腮帮那儿忽然停止，这就像戴了一个面罩，面罩边沿以外还有大片大片没有灌溉过的黑土地带呢。这个黑土带沿着脖子以后往下延伸开去。玛丽只好亲自动手给他重洗，洗完之后，他才像个人样，的确是她兄弟，没了肤色的不同。她把他湿淋淋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短短的髻发还做得很精致，总体上有对称的效果。（可他私底下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头发压平，贴在脑袋上，因为他认为髻发太女人味，他的髻发就使他的生活充满了懊恼。）这时玛丽拿出一套衣服，这套衣服只在星期天穿，不过已经穿了两年，他们干脆叫它“另一套衣服”，可见他衣柜里的衣服实在少得可怜。他自己穿上衣服以后，姑娘又替他弄得“像样”一些，把干干净净的紧身短上衣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下面，把衬衫的大翻领翻到肩膀上，又上上下下替他刷得一尘不染，还给他戴上一顶斑斑点点的草帽，这一下他看上去大为改观，也浑身不舒服了。不光外表别扭，心里也别扭，而且别扭得不相上下。因为整套衣服和那个干净劲儿使他满心懊恼。他巴不得玛丽忘了让他穿鞋，可这一点也同样落空。她根据当时的习俗，在鞋子上涂满了牛脂，拿了出来。于是汤姆发了脾气，抱怨总是让他干他不乐意干的事情。玛丽只得好言相劝：

“听话，汤姆，这才是好孩子。”

于是他一边咆哮，一边把脚穿进鞋子。玛丽很快也作好了准备，三个孩子出发到主日学校去，那是一个汤姆讨厌透顶而另外两个孩子满心喜爱的地方。

主日学校上课从九点到十点半，接下来便是做礼拜。三个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中有两个心甘情愿留下来听牧师布道，另一个虽然也总留下来，却另有他重大的原因。教堂里没有垫子的高背长凳可以坐三百个人，教堂建筑又小又平常，顶上有个松木板的木箱，算是尖塔。到了门口，汤姆落后一步，跟一个同样穿星期天服装的伙伴打招呼：

“ 比尔，有黄票吗？”

“ 有。”

“ 你拿它换什么？”

“ 你能拿什么来换？”

“ 一根甘草和一个钓鱼钩。”

“ 让我瞧瞧。”

汤姆拿出东西，双方满意，所有权便倒了手。接着汤姆又用两颗白石弹子换来三张红票子，用一些小零小碎换来两张蓝票子。还有别的男孩经过，他一一拦下进行交易，十分钟到一刻钟之间，他便收购了种种颜色的一大堆票子，这才跟一群穿着整齐而又吵吵闹闹的男孩女孩一齐进入教堂，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并且立刻同刚刚坐到他身边的一个男孩吵了起来。上了年纪的老师是一个诚恳的人，阻止了他们。但他刚刚转过身去一会儿，汤姆便在前座孩子的头发上揪了一把，那孩子回过头来，他却假装在专心看书。紧接着，汤姆又用别针戳了另一个孩子，只是为了听那孩子哇地叫一声。这回汤姆又挨了老师的骂。汤姆这个班的孩子，全都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全都吵吵闹闹，调皮捣蛋，没完没了。他们背书，没有一个背得滚瓜烂熟，全都一边背，一边少不得要人提醒。不过，他们提心吊胆过了这一关，总还能得到一张小小的蓝票作为奖励。张张蓝票上印有一段《圣经》，得到一张蓝票的代价是要背得出两节《圣经》。十张蓝票等于一张红票，可以按这个比值换到。十张红票等于一张黄票。有了十张黄票，校长便奖一本平常装订的《圣经》（当初日子好过，只卖



四角钱一本)。要是换了读者你们，哪怕是得到一本多雷插图本的《圣经》，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乐意下那么大的苦功，去专心背出两千节《圣经》吧？但是玛丽就用这种方法获得过两本《圣经》。那是她坚持两年用功的成果。有一个父母都是德国血统的男孩，曾经获得四五本《圣经》，有一次他甚至一口气背出三千节《圣经》，但由于用脑过度，从此不比白痴好多少。这对学校来说，是个痛苦的巨大损失，因为过去每逢重大场面，校长总要叫这个学生在来宾面前露上一手。如今只有年纪大的学生才保存这种票子，坚持乏味透顶的背书，以便获得一本《圣经》。因此奖赏《圣经》难得举行，是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得奖的学生那一天十分了不起，出足了风头，当时在个个“学子”胸中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而且往往能维持足足两个星期。很可能在汤姆的精神肠胃里从未感受过这种饥渴，不过毫无疑问，他的整个身心早在巴望随着奖赏而来的光荣和名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到时间了，校长在布道台前站起，手中拿着一本合拢来的《赞扬诗》，食指却夹在书页之中，让大家肃静。一个主日学校的校长照例要发表简短的讲话，手里也照例要拿一本《赞扬诗》，就像音乐会上歌唱家登台演唱，手里非要拿张乐谱不可。为什么要这样做，令人费解。因为到台上遭罪的人，没有一个会参考手里的《赞扬诗》或是乐谱。这位校长很瘦，三十五岁光景，山羊胡子，短短的头发黄里带红，戴一个笔挺的硬领，上沿几乎支到他的两只耳朵，领尖向前弯下，跟他的两个嘴角正好相齐。这就像是一道围墙，逼他只能朝前直视，要朝旁边看的话，非得整个身子转过去才行。他的下巴颏儿支撑在一个铺展开去的大领结上，那领结在长度和宽度上都相当于一张最大的大钞，而且两边都带有穗子。他的靴子尖头笔直翘起，似乎雪橇下的冰刀一样，那是当年最时髦的样式。那时的年轻人得耐心地坐在墙边把脚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顶在墙上，下好几个小时的苦功，才能取得这种效果。华尔特先生神情诚恳，内心虔诚，对宗教仪式和宗教场所敬畏有加，把它们跟世俗之事划分得明明白白，因此不知不觉在主日学校讲话腔调特殊，与平日说话截然不同。他就用这种腔调说起话来：

“孩子们听着，我要求你们尽量坐得规规矩矩，端端正正，集中注意听我讲一两分钟。好啦，就该这样。好男孩好女孩都该这样。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张望窗外，恐怕那是她以为我在外面什么地方，多半是在一棵树上跟小鸟讲话（全场窃笑，表示赞叹）。我想告诉你们，看到这么多干干净净的机智小脸聚集一堂，来学习行为和品德的规范，我的心里有些什么感受。”

以下还有诸如此类的话。我没有必要把他的演讲——记录下来。其实这是一成不变的套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在某些坏孩子中，打架和别出心裁的种种名堂又卷土重来，糟蹋了最后三分之一的演说。坐立不安和窃窃私语更像是洪水一样泛滥开来，甚至冲刷到了像西德和玛丽那样的中流砥柱。可是随着华尔特先生的声音平息下去，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演说的结束受到一阵突发的寂静以表示感动。

大部分窃窃私语或多或少是由于一件不平常的事引起的。原来来了一些客人，撒切尔律师在一位身体虚弱的老人和一位身体魁梧、头发铁灰、相貌堂堂的中年绅士陪同下进入了教堂。旁边还有一位阔太太，显然是绅士的妻子。那个太太还带着一个孩子。汤姆一直在坐立不安，满心烦躁，满心懊恼，同时还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没法去迎爱米·劳伦斯的目光，受不了她那含情脉脉的注视。可他一看到新来的小客人，他的灵魂顿时燃起一片狂喜的烈火，紧接着他便使出浑身解数，表现自己了。给人一巴掌，揪人头发，做一个又一个鬼脸，总而言之，凡好像能博得女孩欢心，得到她一声夸奖的每一种手法他全都用上了。他的兴高采烈之中只有一点扫兴，那就是使他记忆犹新，他曾在那个天使

的花园里丢人现眼过，不过这个在沙子上留下的痕迹很快在幸福波浪的冲刷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来宾们被请上最高荣誉席位，华尔特先生一结束演说便把他们介绍给全校师生。原来那位中年绅士竟是县里的法官，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同时也是孩子们曾经抬头仰望过的最最让他们肃然起敬的官员。他们都不知道他是由什么材料做成，他们真想听听他大声吼叫，又有点害怕他真会大声吼叫。他来自十二英里以外的康斯坦丁堡，这样说来他一定出过远门，见过世面。正是这双眼睛，一定仰望过县里的法院，据说那个法院有一个铁皮的屋顶。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印象，可以从深沉的肃静和一排排瞪大的眼睛里得到佐证。他就是撒切尔大法官，当地律师杰夫·撒切尔的哥哥。律师立刻走上前去和那个大人物亲密一番，叫主日学校的全体师生好不羡慕。他听到下面窃窃私语，心里准像听到音乐一样。

“瞧瞧他，吉姆！他走上台去了。我说，你倒是瞧瞧呀！他正在跟他握手。天哪，难道你就巴不得是杰夫吗？”

华尔特先生也开始“露一手”，在各种宗教事务和活动中忙忙碌碌，凡是能插手的地方，到处发号施令，意见指示一大堆。图书管理员也“露一手”，怀抱一大摞书，东跑西跑，大惊小怪，叽叽咕咕没完没了，沾沾自喜于显示小小管辖范围内的威信。年轻的女教师也在“露一手”，弯腰亲热刚刚被她打过的孩子，举起优美的手指警告坏孩子，含情脉脉地拍拍好孩子。年轻的男教师也在“露一手”，他们小声责骂，或是用其他种种小手法，显示他们的威信和对校规的重视。大多教师，不论男女都有事没事到布道台旁边的图书馆里去转转，转上两三次还不止，每次去的时候总是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女孩子们用各种各样方式“露一手”，男孩子们更是劲头十足，因此空中纸团乱飞，混战的杂声嗡嗡作响。在这一切之上，大人物对着全体师生端坐台上，在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整个大厅发射法官尊严的微笑，沐浴在自己伟大的阳光里，原来他也在“露一手”。

华尔特先生的欣喜若狂只差一件事就完美无缺了。那就是他很想有机会给学生发一本《圣经》的奖品，把盛况推向空前的高潮。他早在几个尖子学生中转过打听：有几个学生有了几张黄票，但没有一个够数。这时要是能使那个德国学生脑子康复，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正好这时，眼看一切希望就要落空，汤姆走上前来了，手里拿着九张黄票，九张红票，十张蓝票，要求奖一本《圣经》。这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华尔特先生再过一百年也不会指望这个角色来申请得奖。但又推托不了。票子都货真价实，张张有效。于是汤姆被高升到大法官他们的贵宾席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新闻也由学校当局宣布了。这可是十年来最最让人头晕目眩的头等大事，轰动全场，新英雄被升高到与大法官平起平坐，使整个学校抬头仰望到了不起的人物，而不光是一个。男孩子们妒忌到了极点，尤其是那些用票子换汤姆刷墙专利，把这一令人咬牙切齿的荣誉拱手让给汤姆的人。可如今发现尝到苦果为时已晚。这些男孩现在自己瞧不起自己，诡计多端的骗子，草丛里狡猾的毒蛇竟让他们做了头号傻瓜。

校长把《圣经》发给汤姆，并且按照当时情况，硬着头皮临时发挥，但总缺少几分真正的热忱。因为这位可怜的先生有直觉告诉他，这里边一定有见不得阳光的秘密。这个孩子的脑袋瓜里竟然储藏了两千节《圣经》的智慧，简直荒唐透顶，问也不用问，十二节就已经让他难以应付了。

这时爱米·劳伦斯又得意又兴奋。她千方百计让汤姆注意她脸上的表情。不料他看都不乐意看一眼。她心中好不纳闷，随后又有点恼怒，紧接着隐隐约约的疑心倏忽显现又倏忽消失，然后复又重现。她冷眼旁观，终于汤姆一个鬼鬼祟祟的眼神使她恍然

大悟。她的心碎了，又是嫉妒，又是恼怒，眼泪夺眶而出，她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人，尤其是汤姆。

汤姆被介绍给大法官，但是他张口结舌，气透不出来，心也在颤抖，部分由于大法官伟大威严，但更主要的因为他是“她”的父亲。要是这时大厅里一片黑暗，他倒很想跪下来向他顶礼膜拜。大法官把手放在汤姆的头上，说他是好小伙子，还问他叫什么名字。孩子结结巴巴，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挤出声音：

“汤姆。”

“不，不叫汤姆……应该叫……”

“汤马斯。”

“嗯，这才对了。我原想还要多那么一点，很好很好。不过我敢说，你总还有个姓吧，能不能告诉我？”

“汤马斯，把姓告诉这位先生，”华尔特说，“你还得称呼他先生，别忘了礼貌。”

“汤马斯·索耶，先生。”

“这就对了，真是个好孩子，出色的孩子。棒极了，有出息。两千节《圣经》真不少，很多很多。你费这么多头脑学习将来一生决不会后悔，学问在人世比什么都宝贵。它能造就伟人和好人。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伟人和好人。那时你回想起来就会说：那全都亏了我童年受益于主日学校宝贵的功课，全都亏了亲爱的老师教我，亏了我们的好校长，鼓励我，督促我，奖给我一本优美的《圣经》，一本神采夺目精致无比的《圣经》，让我终生相随，永远受到正确的培养教育。汤马斯，人家出再多的钱，也换不去你这两千节《圣经》，是呀，你是说什么也不肯换的。现在你不介意吧，把你所学到的东西，说点给我和这位太太听听。是呀，我知道你是不会介意的，因为我们都为用功读书的男孩感到骄傲。毫无疑问，十二个门徒你都知道？能不能告诉我，耶稣最初指定的是哪两个门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汤姆拉扯衣服上的一个纽扣，十分局促不安，脸涨得通红，眼睛望着地。华尔特先生的心也沉了下去。他心里在说：“很可能这孩子连最简单的问题也答不上来，大法官干吗偏偏要问他？”但是他又不得不催促他：

“回答法官先生，汤马斯……别害怕。”

汤姆还在拖拖拉拉。

“我知道你会告诉我，”阔太太说道，“最初那两个门徒的名字是……”

“大卫和哥利亚。”

让我们大慈大悲，拉上宽容的幕，就别看下面的戏了。

## 第五章 甲虫“老虎钳”和小狗

十点半光景，小教堂的破钟敲响了，人们开始聚集到这里来听早晨的布道，主日学校的孩子们便分散开来，跟他们的父母坐在一起，由父母管着。波莉姨妈来了，汤姆、西德和玛丽跟她坐在一起，汤姆被安排在靠走道的座位上，让他尽可能地跟敞开的窗子和夏天诱人的景色离得远一点。人们沿着过道鱼贯而入，有上了年纪过过好日子而如今贫困的邮局局长，有镇长和他的太太，这地方也少不了要有个镇长，如同少不了要许多不必要的东西一样。还有治安法官，寡妇道格拉斯（她四十来岁，又优美又精明，又慷慨又热心，生活很富裕，山上的住宅是镇上首屈一指的大厦，在圣彼得堡镇可以夸夸口的节庆中，她最最好客，也最最肯花钱）。还有老得背都弯了但德高望重的华德少校和华德夫人；有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理弗逊律师；有镇上的大美人，后面跟着一大群身穿细布夏衫、头扎缎带让人心醉的姑娘，她们的后面当然是镇上所有的职员店员结伴一拥而入，他们原来站在门厅上，吮着手杖的手柄，围成一道人墙，油腔滑调，傻头傻脑，扮演爱慕者的角色，直到最后一个姑娘逃出他们交织起来的火力网，才到里边纷纷找座。最后进来的是模范儿童威利·默弗逊，小心翼翼地照料着他的母亲，仿佛她是一件雕花的玻璃器皿，他一向带领自己的母亲上教堂做礼拜。所有的已婚妇女把他看成镇上的骄傲，而所有的男孩都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太规规矩矩，大人又经常把他抬出来将他们的军。每逢星期天，他裤子后边的口袋里照例有一条手帕露出一角来，仿佛不小心露出来似的。汤姆没有手帕，因此把所有有手帕的孩子都看成是势利小人。

这时所有会众都到齐了，破钟再次敲响，提醒东游西荡姗姗来迟的人，接着一阵尊诚恳穆降临教堂，只有廊台上的唱诗班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嘻嘻哈哈和窃窃私语的声音。做礼拜的整个过程中，唱诗班那里自始至终有交头接耳小声嬉笑的声音。从前有过一个教学的唱诗班，不像那样放肆，有教养得多，只是我现在记不起来在哪儿遇到过。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差不多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不过我想那多半是在国外。

牧师布置了大家要唱的赞扬诗，先韵味无穷地吟诵一遍，用的特殊腔调当地人十分欣赏。他先从中音开始，一步步不断升高，念到最最上面最最着重的一个字眼，便达到了最高音，紧接着突然下降，仿佛从跳板上一跃而下：

建功  
血海  
茫茫  
横渡  
他人      立业  
盼上  
花床  
安睡  
岂可  
我人      天堂。

人人都认为他是个朗诵大家。教堂举办“联谊会”，他往往被请来朗诵诗歌。每次朗诵结束，妇女们往往举起双手，然后又有气无力地垂落在膝盖上，装模作样地骨碌眼睛，摇头晃脑，仿佛在说：“没法形容，真是太美太美了，简直只有天堂才有。”

唱诗完毕，牧师斯普拉格先生将自己变成了活动的布告牌，滔滔不绝地宣读各种各样聚会和团体的通告，好像一直要延长到世界末日，天崩地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习俗，至今在美国还保留着，哪怕在城市里，哪怕到了报纸满天飞的年代仍然如此。一个传统的习俗越是没有道理，越是难以革除。



这时牧师做祷告了。他的祷词非常出色，非常慷慨，而且面面俱到。它为教会祈祷，为教堂里的小孩们，为村子里的其他教会，为本村，为本县，为本州，为本州官员，为美国，为美国各教会，为美国国会，为美国总统，为政府官员，为狂风暴雨中颠簸海上可怜的海员们，为在欧洲君主和东方暴政铁蹄下呻吟的几百万被压迫的人，为在灵光和福音下仍然闭目塞听的人们，为远海岛屿上的异教徒——祈祷。最后他祈求他说过的话能得到上帝的惠顾，像在沃土里播种种子一样，准时得到丰硕的收获，阿门。

一阵衣服      的声音，站着的会众都坐了下来。本书所讲的男孩汤姆并不欣赏祷告，他只是忍受了下来，也许连这点都谈不上。他从头至尾没有一刻安定过。他不知不觉在掰手指头计算牧师所谈细节的数目，他压根不听他讲的内容，但他熟悉牧师老生常谈的范围，祷词中插入一点新的东西，他的耳朵立刻侦察出来，并且整个身心非常愤慨，认为节外生枝实在无赖，太不公平。祷告做到一半，落在前面长椅靠背上的一只苍蝇悠悠闲闲搓着两只前脚，这简直在折磨他的神经，它还伸腿抱头，劲头十足地擦着头，擦得脑袋几乎和身体分家，它那细得像线的脖子都露了出来。它还用后腿去搔翅膀，把它们抚平贴在身上，似乎它们是燕尾服的下摆。它逍遥自在地进行着一整套梳妆打扮，仿佛它知道自己绝对太平无事。这一点倒也的确如此，汤姆尽管手痒心痒，巴不得立刻去抓，却又不敢，他倒也相信，一旦在祷告进行中做了这种勾当，他的灵魂会马上受到摧毁。但祷告进行到最后一句，他的手开始弯曲，偷偷往前挪，等到一声“阿门”刚刚出口，苍蝇便已经是他的俘虏了。不料姨妈早已觉察，让他放了苍蝇。

牧师宣布布道的题目，便就一些枯燥无味的道理，用低沉乏味的声音一路讲下去。一个个脑袋渐渐耷拉下去打起瞌睡来，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布道还在讲受到硫磺烈火之类没有止境的惩罚，把命中注定要升入天国的选民减少到凤毛麟角，简直不值得去拯救了。汤姆数着布道经文的页数，每次做完礼拜，牧师讲过多少页他都明明白白，但对他讲些什么却往往一无所知。不过这一回，他倒有那么一会儿，的确感了兴趣。原来牧师把千年太平盛世的场面作了一番壮丽动人的描写，那时全世界各族人民都来团聚，狮子和羊羔也躺在一起，归一个小小孩带领。这一伟大景象震动人心，寓意深刻，却对汤姆毫无作用。他只想到那个小小孩在各族人民面前大出风头，很合他的胃口，想到这一层，他的脸上都放起光来，他巴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孩子，不过那头狮子一定得驯服才行。

牧师干巴巴的布道还在没完没了地讲下去，汤姆重又陷入了痛苦。很快他想到了自己还有一样宝贝，于是就取了出来。那是一只乌黑的大甲虫，上下顎十分恐怖。汤姆管它叫“老虎钳”。甲虫放在一只存放火药发火帽的空匣子里。甲虫刚放出来，头一件事情就是咬住了他的手指。他自然也就把手指一弹，于是甲虫滚到了过道上，仰面朝天。汤姆吮了吮被咬痛的手指头。那甲虫没有办法，躺在那里腿脚乱动，翻不了身。汤姆干着急看着它，巴不得抓它回来，但鞭长莫及，只能让它太太平平设法翻身。其他对讲道不感兴趣的人，也在甲虫身上解解闷，因此也都瞅着它。

不久一只东游西荡的髯毛狗逛了过来，它很不开心，夏天困倦和寂静的气氛弄得它浑身没有力气，早在屋子里呆腻了呜哩呜哩想出去换换空气。一瞅见甲虫，它耷拉的尾巴顿时竖起，又摇又摆。它仔细打量，兜了一圈，老远嗅了一嗅，又兜了一圈，这才胆子大起来，靠近去嗅，然后努出嘴巴，小心去咬，不料正好没有咬到。于是再咬一口，接着又是一口。它对这种消遣来了劲，肚子贴在地上，让甲虫在它的两个爪子中间，继续做它的试验。不过做做它就腻了，心不在焉起来，也不再去拨弄甲虫，居

然耷拉脑袋打起了瞌睡，下巴垂下去，碰到了敌人，正好给它一口咬住。于是一声尖叫，髻毛狗拼命摇晃脑袋，把甲虫甩出五六英尺以外，再次翻身躺在地上。附近的观众看得心花怒放，好几个人用手帕或扇子挡着脸，汤姆更是乐得差点忘乎所以。髻毛狗一副傻样，可能自己也感觉到出了洋相，因此心存怨恨，很想报复。它走向甲虫，小心翼翼重新开始进攻，从外圈的各个点上一次次跳过去，前爪落在甲虫寸把附近，甚至还把头凑上去用牙齿咬，又把头猛地缩回来，让两只耳朵倒贴在两旁。没有多大一会儿，髻毛狗又腻了，想跟一只苍蝇寻寻开心，发现解不了闷以后，又围着一只蚂蚁转开了，鼻子都贴在地上。不过这也很快让它厌倦了，它哈欠连连，呜哩呜哩，把甲虫忘得一干二净，竟一屁股坐在甲虫的身上。于是又是一声痛苦的狂叫，髻毛狗沿着过道飞奔开了，狂叫还在继续，飞奔也不停止，才在圣坛面前横过讲台，又沿着另一过道飞奔，经过三道门，奔上最后一个过道。它越奔越痛，后来奔跑得像一颗毛茸茸的扫帚星，闪闪发光，在运行的轨道上以光的速度运行着。最后它痛得实在不行，发起狂来，才脱出轨道，跳到主人怀里，被主人一扔扔出窗外，这下痛苦的叫声才渐渐减弱，消失在远处。

这时教堂里人人都憋住了笑，涨得满脸通红，布道更是一蹶不振。尽管牧师很快又讲了起来，却总像一瘸一拐，走走停停，造成深刻印象的可能性丧失殆尽。即便他讲到最最诚恳的内容，后排有的会众经常在前排会众的掩护下，爆发出憋不住的笑声，真是大失体统，似乎可怜的牧师讲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当苦难的考验终于结束，牧师为大家祈福以后，全体会众无不真情流露，如释重负。

汤姆高高兴兴回家去，心想圣洁的礼拜有一点新花样，倒也有几分令人惬意的乐趣。只是有一点他耿耿于怀。他心甘情愿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髯毛狗跟“老虎钳”玩玩，可那只狗居然把甲虫带走，未免太不仗义。

## 第六章 汤姆与贝基

星期一早晨汤姆心里很不惬意。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如此。因为从这天开始他又要在学校里慢慢遭罪一个星期。他宁可在这一天前不要插进一个放假的日子，弄得又要重头开始，使被人管脚管脚显得格格外可恨。

他躺在床上动头脑，忽然灵机一动，巴不得自己生病，可以躲在家里不去上学。他含含糊糊觉得好像有这种可能性。他仔仔细细查遍了全身，没有发现什么毛病，于是又查了一遍，这回似乎侦察到了肚子痛的苗头。他就抱着极大的希望，给这种苗头鼓劲。想不到肚子痛很快减轻了，一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得进一步动头脑，突然又有新大陆发现，上边的一颗牙有些松动，这真是吉星高照，他正准备呻吟，像他以前说的敲起开场锣来，却又想到，如果带着这个理由去出庭受审的话，姨妈法官肯定会判决拔掉牙齿，这痛起来可不好受。不如把牙齿暂时留着备用，另想别法。不料过了好一阵，还是一个办法也想不出来。后来他想起医生曾经有一回说过，有一个病人害了一种病，躺在床上两三个星期，差点没烂掉一个指头。因此，他连忙把疼痛的脚趾伸出毯子，高高举起，细细查看。不过他并不知道这种病有些什么症状。尽管如此，好像碰碰运气总还值得，于是他就劲头很足地呻吟起来。

西德还在睡觉，根本没有觉得。

汤姆呻吟得更加响了，幻想自己果然开始感觉到脚趾在疼痛了。

西德还是毫无反应。

这时汤姆尽量发挥，他歇口气，加倍努力，使劲发出一连串令人钦佩的呻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西德却依然打着鼾。

这下把汤姆惹火了，他一边叫“西德，西德”，一边摇晃他。这一手立刻见效，汤姆重又哼哼起来。西德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又打个呼噜，这才胳膊支起身子，睁大眼睛瞧着汤姆。汤姆继续哼哼。西德说道：

“汤姆，嗨，汤姆！”

汤姆并不回答。

“嗨，汤姆，汤姆！你怎么啦，汤姆？”西德摇摇他，很着急地看着他的脸。

汤姆哼哼着，有气无力地说：

“啊，西德，别，别摇我。”

“啊呀，怎么啦，汤姆？我这就去叫姨妈。”

“别，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不要去叫。”

“可我得去叫。别那么哼哼，听起来好吓人。你痛多久了？”

“有好几个钟头了。哎哟，西德，你别动，你动一动会要了我的命。”

“汤姆，干吗不早点叫醒我。哎哟，汤姆，你就别哼了，哼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汤姆你到底怎么啦？”

“西德，我一切都宽恕你，哎哟哎哟，你亏待过我，我都宽恕你。我咽气的时候……”

“喔，汤姆，你不会死的，对不？别，汤姆，喔，别。说不定……”

“我原谅大家，西德，哎哟哎哟，你把这告诉大家。还有，把我的窗扇和那只一只眼的猫，给那个镇上新来的姑娘，跟她说……”

西德抓起衣服就走。汤姆这会儿感到自己真的疼痛了，他的想像力实在奇妙，因此他哼哼起来更是有腔有调，像真的一样。

西德飞身下楼，边走边嚷：

“波莉姨妈，快来快来！汤姆快要死了！”

“要死啦？”

“是啊，是啊，别拖延，快来快来！”

“胡说八道，我可不相信！”

尽管如此，她还是飞奔上楼去，西德和玛丽紧紧跟在后面。姨妈脸都白了，嘴唇也在发抖，一到床前，就气喘吁吁地问：

“汤姆，你这个汤姆啊，你又怎么啦？”

“噢，姨妈，我……”

“你怎么啦……怎么啦，孩子？”

“噢，姨妈，我的脚指头痛得快要烂掉了！”

老太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笑一阵哭一阵，然后又哭又笑，这才让自己缓过气来说：

“汤姆，你真让我吓了一大跳。现在给我闭嘴，别再胡说八道了，快快起床吧。”

哼哼停止了，脚指上的疼痛说不痛就不痛。男孩也有点觉得自己干了傻事，他连忙解释道：

“姨妈，脚趾头是似乎烂了，疼得厉害，我这一疼便把牙痛给忘了。”

“牙痛？这是真的吗？牙齿又出了什么毛病？”

“我的一颗牙松动了，痛得要命。”

“得啦，得啦，别又哼哼上了。把嘴巴张开，嗯，牙是有点松动，不过不至于痛得要死。玛丽，替我去拿一段丝线，再到厨房夹一小块烧红的火炭来。”

汤姆说：

“别，姨妈，别给我拔牙，牙不痛了。要是再痛，我也不再胡闹了。别拔了，姨妈，我不想再待在家里逃学。”

“噢，不逃学，真的不逃学吗？原来大吵大闹，就是想赖在家里不上学，好溜出去钓鱼是吗？汤姆，汤姆，我那么爱你，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却千方百计调皮捣蛋，让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心都碎了。”

这时拔牙的工具已经准备好了。老太太把丝线打个活结，拴在汤姆的牙齿上。又把线的另一头拴在床柱上，突然夹起那块火炭，向孩子脸上捅去，于是牙一下子就晃晃悠悠吊在了床柱上了。

不过尽管遭罪，也带来了补偿。汤姆早饭过后上学去，一路上碰到的孩子无不羡慕他用别出心裁的妙法吐唾沫，这下他招揽了一大群孩子跟在后面，对他的表演百看不厌。前些日子有个孩子割了手指，好一阵成了孩子们着迷和崇拜的对象，现在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无人追随而神采全无了。这个孩子心里不好受，便昧着良心故意用瞧不起的口气说汤姆这样吐唾沫算不了什么本事，另一个孩子立刻骂他是“酸葡萄”！那个不得志的英雄只好灰溜溜地跑掉了。

不久，汤姆遇到村里的流浪少年哈克贝利·芬恩。他是一个酒鬼的儿子，镇上个个母亲怕他，把他恨之入骨，因为他游手好闲，无法无天又粗野下流，还因为个个孩子都对他羡慕得要死，竟敢违抗长辈的禁令，巴不得跟他混在一起，巴不得学他的样。汤姆也跟别的体面的孩子一样，受过严厉的嘱咐，不准跟他一起玩儿。因此他反而一有机会就跟哈克玩儿。哈克一向穿大人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因此一年四季身上破破烂烂，到处开花，披一块挂一块，他的帽子也是又大又破烂，半圈新月形的宽大帽沿搭拉在边上，他要是穿外套的话，那外套差不多都要拖到脚跟，衣领扯到背后，纽扣就到了背脊下面，裤子也总是只有一条背带吊着，裤裆就像一个口袋，低低地垂在下面。里边空空如也。皱巴巴的裤腿不是卷起来，就是拖在尘土里。

哈克贝利·芬恩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天好睡在人家的台阶上，雨天睡在空桶里。他不用上学，不用做礼拜，不用叫别人做老师，不用服从谁，想钓鱼，想游泳，拔脚就去，不管多少时



间，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打架谁也管不着，他想睡觉什么时候都行。春天他头一个赤脚走路，秋天他最后一个穿鞋，他八辈子不用洗脸，八辈子不用穿干净衣服，骂起人来花样百出。总而言之，生活中一切惬意的事情，他都享受到了，圣彼得堡镇蒙受折磨、蒙受管束的体面孩子，个个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汤姆招呼那个浪漫的流浪儿：

“喂，哈克！”

“嗨，是你啊，瞧这玩意儿怎么样？”

“这是什么呀？”

“一只死猫呗。”

“让我瞧瞧，哈克。天哪，都死得邦邦硬了。打哪儿弄来的？”

“打一个孩子手里买的呗。”

“你给他什么东西？”

“一张蓝票和一个从屠夫那儿弄来的尿泡。”

“蓝票又是从哪儿弄来的？”

“两个星期以前用一根滚铁环的铁棒跟本·罗杰斯换来的。”

“我说，一只死猫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能治疣子呗。”

“能行吗？真能治？我倒知道一个更好的办法。”

“我敢打赌，你并不知道。你说说，是什么办法。”

“还不是用神水呗。”

“神水！我早说呢，有个屁用，一文不值！”

“听你说的？你就试过了？”

“我是没有试过，可鲍勃·泰纳试过。”

“谁跟你说的？”

“噢，他告诉杰夫·撒切尔，杰夫告诉乔尼·贝克，乔尼告诉吉姆·霍利斯，吉姆告诉本·罗杰斯，本告诉一个黑人，那黑人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诉我，就是这么回事。”

“嗨，那也能作准？他们都会吹牛。那个黑人我不认识，其余人都会吹牛。再说，不吹牛的黑人还从来没有过呢。呸，哈克，你倒说说看，鲍勃·泰纳是怎么个治法？”

“喔，他在一个烂树墩下的积水坑里伸手蘸一下。”

“在大白天？”

“当然。”

“脸冲着树墩吗？”

“对，我看差不离。”

“那念什么咒呢？”

“多半没念，不太清楚。”

“哈哈，还傻里傻气满口说大话，什么用神水治疣子啊！嘿，那是狗屁用处也没有的。你得亲自到树林里有神水的树墩那儿去，还得深更半夜去才行，你要背对树墩，把手塞进去，嘴里还得念：

大麦，大麦，玉米麸皮，

神水，神水，根治疣子。

然后闭上眼睛立刻后退十一步，再转三圈，这才回家，不准跟谁说话。只要你一开口，那法术就不灵了。”

“行，这办法听上去能行，不过鲍勃·泰纳不是这么干的。”

“伙计，我向你保证，他从没有干过。因为至今他还是镇上疣子最多的孩子，他要是知道怎么用神水治疣子，身上早就一个也没有了。哈克，我可是用这个办法去掉过成千上万个疣子。我青蛙玩得太多，长过许许多多疣子。不过有时候我也用蚕豆治疣子。”

“是的，蚕豆挺管用，我也试过。”

“你试过？怎么治的？”

“蚕豆掰成两瓣，用来擦疣子，然后挤出血来，涂在一瓣上，

深更半夜找个十字路口，要月亮照不到的地方，挖个小洞，埋在里边，随手把另一瓣烧掉。要知道，沾血的一瓣，会吸个不停，想把另一瓣也吸过去，这就帮上面的血去吸疣子。要不了多久，疣子便脱落了。”

“是啊，就是这样，哈克，就是这么干的。不过埋的时候要念：‘蚕豆入土，疣子脱落，永远太平！’那就更加灵验。乔·哈珀就是这么干的，他差点到过康维尔，差不多的地方他都去过，才见多识广呢。不过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用死猫治疣子的？”

“还不是半夜拿着死猫到墓地去，找个埋坏人的坟墓。一到半夜，就会有鬼来，来两三个都有可能。你可瞧不见他们，光听到噓噓的风声和他们的说话声。你得趁他们拖走坏人的时候，把死猫朝他们扔过去，嘴里还要念：‘鬼跟尸体，死猫跟鬼，疣子跟死猫，这些我跟你们一刀两断。’这个办法能把什么疣子都治好。”

“听上去挺不错。哈克，你有没有试过？”

“那倒没有。不过那是霍普金斯老婆子教我的。”

“那就行。估计错不了。据说她是个巫婆。”

“本来嘛！我琢磨她也是。她对我爸就施过妖法，那是爸亲口对我说的。有一天，爸走在路上，就看见她朝着他施妖法，他抓起一块石头丢过去，要不是她躲得快，他就打中了她。可当天夜里，他喝醉了酒，躺在棚屋顶上，不知怎么的，滚了下来，把胳膊也摔断了。”

“唷，真可恶。可他又怎么知道她对他施了妖法呢？”

“嗨，我爸可瞧得出来，那挺容易。爸说，她们瞪大眼睛盯着你看，就是对你在施妖法，特别是她嘴里念念有词的话，那一准在施妖法。她们念咒的时候，是倒着念主祷文的。”

“我说哈克，你什么时候去拿死猫做试验？”

“今天夜里。我估计今天夜里鬼会去找霍斯·威廉斯老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克，那老头是星期六埋掉的。鬼星期六夜里不就把他弄走了吗？”

“咳，瞧你说的。他们的法术不到半夜又怎么能起作用呢？紧接着星期日就到了。我估计一到星期天，鬼就不出来到处乱闯了。”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你说得对。你能让我一起去吗？”

“当然行，不过你千万别害怕才是。”

“害怕？哪至于呢。你来叫一声‘喵呜’好吗？”

“好的，有机会你就也应一声。上回你让我在附近‘喵呜喵呜’叫个没完，叫得海斯老头朝我扔石子，还骂了一声‘该死的猫！’因此我朝老头儿的窗子扔了一块砖头。这事你可别出去。”

“我才不呢。那天夜里我脱不开身，姨妈总监视着我。这一回我一定应声。我说哈克，那是什么东西？”

“没什么，只是一只扁虱。”

“打哪儿弄来的？”

“树林里呗。”

“你要什么东西才肯交换？”

“那可说不上。我还不想卖掉它。”

“不卖就不卖，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扁虱吗？”

“噢，扁虱又不是你的，你尽可以把它说得一钱不值。不过我对它倒很满意。”

“呸，扁虱多的是。我想要的话，弄个成百上千也不在话下。”

“好，好，那你干吗不去弄呢？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弄不到。这只扁虱生得特别早，是我今年第一次看到的扁虱。”

“我说，哈克，我把我的牙齿给你换扁虱总可以了吧？”

“让我瞧瞧看。”

汤姆取出一个小纸包，小心翼翼打开来。哈克贝利·芬恩一看就眼红。诱惑力实在太太。最后他说：

“这牙齿是真的吗？”

汤姆把嘴唇翻起，上面一排牙齿有个豁口。

“好，行啦，”哈克说，“这就成交。”

汤姆把扁虱放进原来放甲虫的匣子，两个孩子就此分手，谁都觉得比刚才阔气多了。

汤姆到了那幢四下里没有其他建筑的小小学校。他迈着轻快的大步走进来，那神气跟老老实实路上毫不耽搁的学生一模一样。他把帽子往木钉上一挂，赶紧规规矩矩坐上自己的座位。老师高高坐在一把底下钉木条的大扶手椅里，懒洋洋的读书声嗡嗡一片，在这催眠下，老师已经打起瞌睡来。汤姆闯进来，把他吵醒了。

“汤马斯·索耶！”

汤姆知道老师叫他全名准没有好事。

“老师！”

“到这儿来。我问你，你怎么老样子，又迟到了？”

汤姆正要说个谎逃过这一关，忽然看到两条黄辫子搭拉在一个姑娘的后背上，凭着爱情电流的感应，他立刻认出那是谁来，而且马上得知课堂里女生那边只有那姑娘旁边有个空位子。于是他就说道：

“我半路上跟哈克贝利·芬恩聊了会天。”

老师脉搏都停了下来。他毫无办法地瞪着汤姆，嗡嗡的读书声也戛然而止，学生们也心中纳闷，这一向耍赖的男孩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

老师又问：

“你……你……干了什么来着？”

“跟哈克贝利·芬恩聊了会儿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刚才果然没有听错。

“汤姆·索耶，这么直截了当地坦白承认，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简直空前绝后，你这过错就大了，光打打手心过不去。把茄克衫脱掉。”

老师舞动胳膊挥鞭抽打，打得胳膊酸了，眼看教鞭上的枝条也断了不少，这才停手。然后，他下了一道命令：

“现在，孩子，你去跟女孩子坐在一起，这是对你严厉的警告！”

表面上汤姆被教室里一阵窃笑的波动闹得满脸通红，事实上更多是出于崇敬他那不相识的偶像，以及对自己好运的喜出望外。他在松木板凳的一头坐下，那姑娘把头一甩，连忙挪开身子去。教室里到处都在胳膊对胳膊推推搡搡，眼睛对眼睛眨巴眨巴，头对头耳对耳唧唧喳喳。不料汤姆却坐着一动不动，双臂搁在面前一张矮矮的长桌上，做出一副用功读书的样子。

渐渐大家都不去注意汤姆了，学校里惯常的嗡嗡声又一次在沉闷的空气里升起。那男孩立刻开始偷偷去瞅那姑娘。她注意到了，朝他做了一个鬼脸，大约一分钟光景光给他看后脑勺。接着她小心翼翼地转过头来，就有一只桃子凑到了她的面前。她把它推开，汤姆又把它循规蹈矩地放回去，她又推开，不过反感已经减少。汤姆又耐耐心心地放回原处，于是她就让它放在那里，不再推回去。汤姆在自己的石板上写道：“请收下吧，我还有。”小姑娘斜眼看了一下，没有表示。汤姆又在石板上画了起来，却用左手挡着不让看。小姑娘有一阵根本不去理睬。不过人类的好奇心使她很快流露出一些难以觉察的迹象。男孩继续画画，只当做不知道。小姑娘作出一副有意无意想看看画的样子。男孩心里很明白，却不露一点声色。最后她只好让步，支支吾吾轻声说：

“让我看看。”

汤姆把一幅平淡无奇的漫画露出一个角来，画的是一幢房

子，两堵山墙。一根烟囱，弯弯曲曲冒出一股炊烟。小姑娘却看得挺来劲，忘了别的一切。汤姆把画画完，她打量打量，低声说：

“很不赖，再画个人看看。”

艺术家在前院画个男人，活像一台起重机，一抬腿准保能跨过房子。小姑娘倒并不吹毛求疵，对那个怪物很满意，又低声说：

“挺帅的男子汉，再画个我，正在走上前去。”

汤姆画了个古代计时的沙漏，上面添上个圆圆的月亮和四根光光的草算是头和四肢，张开的手指里拿着把奇形怪状的扇子。小姑娘说：

“好极啦，我也能画就好啦。”

“那还不是小事一桩，”汤姆低声说，“我来教。”

“你教？什么时候？”

“中午。你回家吃饭吗？”

“你要是留在这儿，我就不回家。”

“好，那就一言为定。你叫什么？”

“贝基·撒切尔。你叫什么？哦，我知道了，你叫汤马斯·索耶。”

“他们要打我，才叫我全名。我做好孩子的时候，他们光叫我汤姆。你就叫我汤姆，行不行？”

“行。”

这时汤姆又在石板上写开了，只是遮遮掩掩，不让姑娘看到，这回姑娘不再畏畏缩缩了，她干脆要求给她看看，汤姆说：

“嗨，没写什么。”

“不，你明明写了。”

“真的没写什么，你不会要看的。”

“我要看。我说什么也要看看，让我看看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会告诉老师的。”

“我才不会呢。我不会，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你跟谁都不说吗？一辈子都守口如瓶？”

“对，我跟谁都不说。这下能让我看了吧。”

“嗨，你不要看的。”

“既然你这样对我，我就非看不可。”她的小手按在他的手上面，接着便是一些小小的争斗，汤姆表示断然拒绝，手却渐渐地移开了，终于露出了几个字：“我爱你。”

“哎哟，你这个坏东西！”她在汤姆手上狠狠打了一下，满脸通红，不过样子挺得意。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汤姆觉得自己的耳朵被人抓住了，抓得很慢，却很凶狠，还一个劲儿往上提。他就这样被揪着耳朵拖到教室的另一头，让他一屁股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整个学校教室一下子哄了起来，格格地笑个不停。老师威风凛凛地在他身旁站了几分钟，这才一句话也不说，回他的宝座。汤姆尽管耳朵隐隐发痛，心里却还在暗暗得意。

教室里安静下来，汤姆的确也老老实实作了认真学习的打算，可是心的震惊依旧难以平息，轮到他当堂朗读，读得一塌糊涂。接着地理课上，他把湖泊当成山岳，山岳当成河流，又把河流看做大陆，弄得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混沌初开的时候。上拼法课，他接二连三在连三岁小孩都认识的几个字面前“栽跟头”，成绩蹩脚到了极点，无计可施，只得把在学校里神气活现戴了好几个月的白锡奖章上缴学校。



## 第七章 赛扁虱和伤心的事

汤姆越是想集中思想读书，脑子越是天马行空。最后他只得叹口气，打个哈欠，干脆放弃。他觉得中午休息永远到不了啦。空气一片死气沉沉，没有一丝微风，那是使人困倦的天气中最困倦的一天。二十五个学生懒洋洋地低声念书，就像一群蜜蜂嗡嗡响成一片，自有一股安魂催眠的魔力。外面阳光火烧火燎，远处的卡迪夫山绿色的缓坡，似乎在缓缓升高，透过热气闪闪发光的薄纱，染上了淡淡的紫色。几只老鹰展开懒懒的翅膀，在高空盘旋。除了几头母牛，再也看不见其他活的东西，而那几头母牛也正在昏昏入睡。

汤姆尽管对午休的自由望眼欲穿，也不会闲着不找点有趣的事消磨这难熬的时间。他的手东摸西摸，伸进了口袋里，他的脸顿时发出红光来，不知不觉露出谢天谢地的表情。他鬼鬼祟祟拿出那只匣子来，把扁虱放出，放在长桌的桌面上，那小东西也谢天谢地非常兴奋，但它喜爱得太早了，它刚要谢天谢地地爬开去，汤姆的大头针一拨，就叫它调头换向了。

汤姆的邻桌是他的好朋友，跟汤姆一样浑身不舒服，一下子就谢天谢地地对玩扁虱来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好朋友就是乔·哈珀。两个男孩平时赌咒发誓称兄道弟，一到星期六双方为敌大打出手。乔也从翻领上取下一枚大头针，帮着汤姆拨弄小小的俘虏。游戏的趣味越来越浓。不久汤姆就说，这样玩大家妨手碍脚，谁都玩不惬意，于是他把乔的石板放在书桌当中，又在石板中央从上到下划了一条界线。

“我说，”汤姆说，“它在你一边，归你拨弄，我决不插手。你要是让它溜到我这边来，只要我能留住它，不放它爬回去，就归我玩儿，你不能插手。”

“行，动手吧，叫它爬起来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扁虱立刻从汤姆一边逃出去，越过分界线，乔拨弄了一会儿，它又逃脱，回到分界线这边来。这种场地转换非常频繁。一个孩子兴致勃勃拨弄扁虱，另一个在旁观看，兴致不相上下。两个脑袋凑在石板上，两颗心灵把其他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最后似乎好运跟乔结上了缘。扁虱又想走这边，又想走那边，或是其他路线，它也激动不安，跟两个孩子一模一样。一次又一次，它将近胜利在望，汤姆也正手痒痒想要去拨，谁知乔的大头针轻轻巧巧一挑，又叫它回头留在了他的势力范围里。诱惑力实在太，汤姆忍无可忍，伸手过去，用针去拨。乔马上发了火，说：

“汤姆，你不许动。”

“我只是拨那么一下，乔。”

“不，朋友，那不太公平。你还是别动。”

“见鬼，我又不是拨个没完。”

“我跟你说过啦，你别动手。”

“那可不行！”

“你说不行就不行？扁虱在分界线我的这一边。”

“你瞧瞧，乔，这是谁的扁虱？”

“我可不管是谁的扁虱，在分界线我的这一边，就不许你动。”

汤姆的肩膀狠狠挨了一下，乔的肩膀也同样如此。有两分来钟，两人的茄克衫上尘土飞扬，所有的学生乐开了怀。两个孩子玩得特别投入，老师蹑手蹑脚走过来站在他们面前，教室里鸦雀无声已经有一阵子了，他们居然还无察觉。老师静静看完他们的精彩表演，这才给他们锦上添花。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放学，汤姆飞跑到贝基·撒切尔的身边，凑在她的耳朵上悄悄说道：

“戴上帽子，装作要回家的样子，走到转角的地方，躲过别人，绕小胡同再走回来。我会走另一条路，也同样甩开他们回来

的。”

先是一个又一个，后来三五成群地走了，接着又走了一批。一会儿过后，这两人在小胡同的尽头碰了头，一起回到学校，教室里空无一人，他们并排坐下，一块石板放在面前，汤姆把石笔交给贝基，手把着手教她画画，这下就创作出了另一幢让人惊异的房了。一会儿艺术的兴趣减退了，两人便讲起话来。汤姆在幸福中腾云驾雾，他说：

“你喜不喜爱老鼠？”

“才不呢，我讨厌老鼠！”

“噢，我也讨厌老鼠。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死的老鼠，可以拴根绳子，在头顶上甩圈儿玩的老鼠。”

“不，不，老鼠我怎么也喜爱不起来。我喜爱泡泡糖。”

“喔，泡泡糖真不赖！现在有泡泡糖就好了。”

“你想要吗？我就有。我可以让你嚼一嚼，不过，你还得还我。”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于是他们轮流嚼泡泡糖，坐在椅子上摇晃着四条腿，好不悠闲自得。

“你有没有看过马戏？”汤姆说。

“当然看过，只要我听话，爸还会带我去看的。”

“我看过三四次，好多好多次啦。要是拿教堂跟马戏比，教堂简直屁钱不值。马戏才百看不厌呢。等我将来长大，我要在马戏班里当小丑。”

“噢，你要当小丑？那敢情有意思极啦。小丑穿上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的花衣服，可爱极了。”

“对，这给你说对了。他们挣好多好多钱，本·罗杰斯说差不多一天有一块钱呢。嗨，贝基，你订过婚没有？”

“什么叫订婚呀？”

“喔，订婚就是说订了婚要结婚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

“你乐不乐意订婚？”

“我看我乐意，不过我不知道订婚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回事？那可说不上是一回事。你只要跟一个男孩说，你永远永远永远只要他一个人，不要别人，然后你们接个吻，就万事大吉。这谁都能办得到。”

“接吻，干吗要接吻呢？”

“干吗？要知道，这是为了……人家都这么干嘛。”

“人人都这样？”

“啊，对，相爱的人都这样。你还记得我在石板上写的几个字吗？”

“记……记得”

“你说说，是什么字？”

“不说给你听。”

“要我说给你听吗？”

“哦，哦，下回再说吧。”

“不，不，现在就说。”

“不，现在不要说。你就明天说吧。”

“不行，别拖到明天，我求求你啦，贝基，我现在就说出来。我只悄悄地说，保证有多悄悄就有多悄悄。”

贝基还有点拿不定主意，汤姆把她不吭声当作默许，伸出胳膊挽住她的腰，嘴巴凑到她的耳边，软声软气说出了那句悄悄话。接着他又添上一句：

“现在你再悄悄地跟我说……说同样这句话。”

她推三阻四了一会儿，这才说道：

“转过脸去，你看不见我，我才对你说。不过你千万别跟人说起啊，行不行，汤姆？你真的不说，是吗？”

“不说，不说，一定不说。这还不行吗，贝基？”

他把脸转过去。她羞答答地弯过身子来，呼吸轻轻吹在汤姆的鬓发上，这才悄悄地说道：“我爱你。”

她说完就跳起身来跑掉了，绕着书桌和长凳转来转去，汤姆在后面紧紧追赶，追到后来，她躲到一个角落里，拿白色的小围裙遮住了脸。汤姆抱住她的头颈一再请求道：

“听我说，贝基，这就全都齐了，全都齐了。只差没有接吻。你别害怕，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事。来吧，贝基。”他去拉她的围裙和她的双手。

她慢慢让步了，把双手放下来，由于挣扎，小脸蛋涨得通红，再后来她顺从了，主动迎上来。汤姆吻了吻她的嘴唇，说道：

“这下就全都齐了，贝基。要知道，从今以后，除了我，你永远不能跟别人好，除了我，你也永远不能嫁别人，永生永世。你乐意不乐意？”

“乐意。我除了你，永远不爱别人，我除了你，永远不嫁给别人。你也一样，除了我，你永远不跟别人结婚。”

“那还用说，一定不会。那是决不可以的。还有每次上学放学，没人看见，你都得跟我一起走。去参加舞会，你要陪我跳舞，我要陪你跳舞，这是因为订了婚的人全都这样。”

“这真是太好了。我怎么从前没有听说过。”

“嗨，那才开心呢，从前我跟爱米·劳伦斯……”

贝基的大眼睛告诉汤姆，他说漏了嘴，他立刻慌里慌张想刹住也来不及了。

“喔，汤姆。这么说，头一个和你订婚的人不是我！”

小姑娘哭了起来，汤姆连忙说：

“别哭，贝基，我已经不再喜爱她了。”

“你喜爱，汤姆，你心里最明白，你喜爱。”

汤姆伸出胳膊想抱住她的头颈，她却把他推开了，脸朝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壁，哭个不停。汤姆还想挽回，试了几次，嘴里不断说着安慰的话，但又都遭到了拒绝。这下他的自尊心抬头了，他跨着大步走了出去。他在附近站了一会儿，心里乱成一团，不安地朝门口张望了好几次，巴不得她回心转意，出来找他。但是她没有出来。这时他才觉得事情倒霉了，心想自己又做错了事。要他作出新的让步，他的内心需要作一番剧烈的斗争，不过到头来他还是鼓足了勇气，走进教室去，贝基还站在后面的角落里脸朝着墙呜呜地哭。汤姆良心受到了责备，他走到她身边，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认错才好。最后，他犹犹豫豫地说道：

“贝基，我只看得上你一个。”

没有回答，只有呜咽。

“贝基，”汤姆继续请求，“贝基，你倒是说句话啊，好不好？”

贝基呜咽得更加厉害了。

汤姆拿出他最最心爱的宝贝，一个原来装在壁炉柴架顶上的铜把手，递送到她面前，让她看看清楚，然后说：

“我求求你，贝基，收下这个东西，好不好？”

她把铜把手打在地下。汤姆大步走了出去，他翻过好几座小山，远远地跑出去，那天就没有再回学校。贝基没有多久就担起心来了，她跑出门口，没有见到汤姆的人影，绕着操场跑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于是她叫喊了起来：

“汤姆，你回来，汤姆！”

她侧着脑袋细细地听，没有回答的声音。除了寂寞孤独，没人跟她做伴。因此她坐了下来，又哭上了，一边哭，一边责备自己。这时同学们陆陆续续来上学了。她不得不把伤心掩饰起来，让一颗破碎的心平定平定，背起十字架，咬咬牙熬过这痛苦难挨沉闷死人的下午，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自己苦恼的人。

## 第八章 胆大包天的海盗

汤姆东躲西闪，在小胡同里穿来穿去，好容易避开回学校的同学，这才心烦意乱晃晃悠悠一路走去。他在一条小溪上来来回回跨越过两三回，那是因为当时的年轻人中间流行一种迷信，认为越过流水，别人就无法跟踪上来了。半个钟头以后，他消失在卡迪夫山顶道格拉斯大宅后面。那时学校已经落在他背后遥远的山谷里，几乎都看不清了。他进了一个密密的树林，穿行在乱树杂草里，到了树林的中央，枝繁叶茂的橡树底下长满了青苔，汤姆在那儿找个地方坐下。那时正值中午，没有一丝微风，热得要死，听不见一声鸟叫，整个大自然都在昏睡。除了偶尔远处传来啄木鸟啄木的笃笃声，没有其他声音打破这种昏睡。而这种啄木声使到处弥漫的寂寞宁静也显得越发深沉。汤姆的灵魂沉浸在闷闷不乐中，这正好跟环境十分谐调。他把胳膊肘撑在膝上，双手托着下巴，坐了好久好久，坠入了沉思。他觉得人生最好也不过是苦恼一场，不免对最近得到解脱的吉米·霍奇斯老头有了几分羡慕。他想，一个人能够长眠，永远永远做梦，风在树木间簌簌细语，抚摸着坟头上的野花野草，有了这些，就再也没有世事苦恼叫人伤心了。要是他是主日学校里品德良好的学生，他真情愿现在就死去，一了百了。就拿这个女孩来说，他到底对她做错了什么事？根本没有嘛。他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可人家对待他倒似乎是一条狗，一条不折不扣的狗。她总有一天会后悔的。说不定这时就后悔莫及了。啊，要是他能暂时死一回就好了。

不过青春的心终究是动人活泼的，不可能很久处于压抑的情绪中，汤姆很快惦记起生活中的牵挂来了。如果他现在就抛却一切，神秘失踪，那会怎么样呢？要是他一走了之，走得远远的，去了海外异国他乡，永远永远不回来，她会怎么想呢？他又想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做小丑的事，只是这时心里却充满了厌恶。因为小丑胡闹逗乐，又穿上一个又一个圆圈的紧身衣，居然在一个灵魂上升到虚无缥缈，无比尊严的浪漫境界时突然闯进来，未免大煞风景。不，他要当兵去，几年以后，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威名赫赫，然后凯旋归来。不，还要更好的，他跟印第安人一起打野牛，远在西部的崇山峻岭和人迹罕至的大草原上打打杀杀，成为一个大酋长，头上插羽毛，脸上涂花纹，有一天在人人困倦的夏日早晨，发出阵阵让人心惊胆战的呐喊，扬鞭跃马冲进主日学校，叫所有的同学心头燃起嫉妒之火，眼睛也红得冒火。这还不过瘾，还要比这更加威风！他要去当海盗！那才够劲儿！这下他的前途有了着落，明明白白摆在面前，焕发出无法想像的灿烂辉煌！他的名声将响遍全世界，让人听着都魂飞魄散。他将坐镇在一条漆得乌黑的快艇里，就把它叫做“风暴之魂”吧，它又长又低，高高飘扬着一面恐怖的旗帜，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进，那该有多么神采！而且，正当他的名声登峰造极时，他突然显现在古老的村子里，昂首阔步走进教堂，皮肤黑黑，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身穿黑天鹅绒紧身衣，脚登过膝长靴，肩披紫色绶带，腰挂几枝马枪，旁边还有血迹斑斑生锈的匕首，帽子上耷拉着飘动的羽毛，招展的黑旗上绣着骷髅和白骨交叉，他一路走，一路听见别人窃窃私语，好不得意：“他就是汤姆·索耶，西班牙海上大名鼎鼎的黑衣复仇大盗！”

对，就这么定了，他的终生事业就这么定下来了。他要从家里出走，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去。他第二天早晨就要着手干起来。因此他眼下就得作好准备，把他的财宝收集起来。他走到附近一根烂木头跟前，拿出巴洛牌折刀在木头的一头往下挖。不久木头便发出空洞的声音。他把手按在上面，一本正经地念起咒语来：

“没有来的快快来！已经在这儿的别走开！”

然后他刮掉泥土，一块松木瓦片便表现了出来。揭掉这块瓦



片，下面有一个做得相当不错的小小库房，四边和底部用木瓦砌得整整齐齐，库房里放着一颗石头弹子。汤姆简直惊异极了！他怎么也想不通，挠挠头说：

“啊呀，这事真是太奇怪了！”

他气鼓鼓地丢开了石头弹子，站在那儿想事儿。原来他的一个迷信居然不灵验了。他和他的伙伴们一向都认为这是百试百灵的。那个办法就是，只要念上几句必要的咒语，就会发现以前丢失的石头弹子统统都会自动回来，不管它们已经分散到天南地北。可现在这件事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地失败了。汤姆的整个迷信结构，从根基上动摇了。他不知听人说过几次，这个方法十分灵验，从没有失败过。他压根儿没有想想，他以前也试过好几次，可到头来连埋藏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他为这事又伤了好一阵头脑，最后断定有个巫婆在其中捣乱，破了他的咒语。他要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东寻西找，找到一个沙堆，中间有个漏斗形的坑。他趴在地上，嘴巴凑在沙坑上，大声说：

蚁蛉蚁蛉，我要知道的事情，你都告诉我，

蚁蛉蚁蛉，我要知道的事情，你都告诉我！

沙土果然松动了，立刻就有几只小黑甲虫爬出来，一忽儿又慌慌张张钻进沙坑里去。

“它不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准有巫婆在捣乱。”

他心里明白，跟巫婆斗法连门都没有。所以他只好自认晦气甩手不管了。但他想不妨把刚才丢掉的那颗石头弹子再找回来。于是他又回到库房那里，仔细站好位子，正好就在他扔掉石头弹子的地方，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颗石头弹子，用一模一样的姿势把它抛出去，还说道：

“兄弟兄弟，去寻找你的兄弟！”

他注意石头弹子落地的地方，跑过去瞧瞧。但是石头弹子不是扔得太近，便是扔得太远。他又试了两次，最后一次总算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赖，两颗石头弹子相距一英尺还不到。

就在这时，树林里绿色的通道上隐隐约约传来铁皮玩具喇叭的呜呜声。汤姆连忙脱掉茄克衫和裤子，把背带用作裤带，拨开烂木头背后的树丛，打里边取出一副简陋的弓箭、一把木剑和一个铁皮喇叭，抓起这些武器，赤着脚跳了出去，让衬衫在后面随风飘起。霎时，他在一棵大榆树底下站定身子，吹响喇叭回答，接着他无比警惕地踮起脚尖，探头四处张望，对一个想像中的伙伴小心地说道：

“坚持住，愉快的兄弟！继续隐蔽，等我吹号再发动进攻。”

这时乔·哈珀显现了，不仅跟汤姆一个打扮，而且同样神气活现，同样费尽心机武装起来。汤姆大声喝道：

“站住，来者通名。为何未经许可，闯进我舍伍德森林？”

“吉斯朋大爷爱上哪儿就上哪儿，谁也不管不着！你是什么人，竟敢……”

“竟敢如此口出狂言。”汤姆提醒着，因为他们在凭记忆照本宣读他们的台词。

“你是什么人，胆敢口出狂言？”

“我乃罗宾汉是也。你这卑鄙的行尸走肉，立刻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你果真是威名赫赫的绿林好汉？我倒很想跟你较量较量，看看在这片愉快的树林里到底谁可以通行无阻？给我看剑！”

他们拿起木剑，把其他东西往地上一扔，脚对脚摆好了斗剑的架势，于是一场毫不含糊根据“二上二下”剑法的战斗打响了。汤姆立刻说道：

“你要是精通剑法的话，那就把你的本事施展出来吧。”

于是他们痛惬意快地斗了起来，斗得气喘吁吁，浑身大汗。后来汤姆又大声嚷嚷：

“倒下倒下，你干吗还不倒下？”

“我才不呢。你自己干吗不倒下？瞧你已经招架不住了。”

“招架得住招架不住都没有关系，我却不能倒下，书里写得一清二楚。书里说：‘然后他反手一剑，杀死了可怜的吉斯朋大爷！’你应该转过身去，让我刺中你的后背。”

既然书上有权威说法，那自然不容反驳，因此乔转过了身去，让背上挨了一剑，就此倒在地上。

“得啦，”乔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说，“现在得让我把你杀死一次，那才公平。”

“那可不行。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哼，你也太小家子气了，说到头，还不就是这回事。”

“哟，你瞧，乔，你也可以扮成修士塔克，再不扮成磨坊老板的儿子马奇，用铁头棒把我打倒。再不行的话，可以让我来扮诺丁汉郡的郡长，你暂时扮一下罗宾汉。把我杀死好啦。”

这个办法挺让人满意，于是两个冒险家便调换了角色。接着，汤姆又重新扮演罗宾汉，被阴险的尼姑害了，伤口没有好好包扎，流血过多，体力终于衰竭。最后乔代表一大帮绿林好汉，痛哭流涕拖着他走，把弓放在他软弱无力的双手中，这时汤姆说道：“这枝箭射到哪里，就把可怜的罗宾汉葬在哪里的绿树底下。”他把箭射了出去，然后向后倒下，本来他应该倒下去就此死掉，谁知道他不巧倒在一丛荨麻上，一下子又跳了起来，那模样挺逗人，哪里像是一具死尸。

两个孩子穿好了衣服，把道具收好藏好，这才离去。他们心里对现在没有绿林好汉感到很遗憾，不知现代文明到底有什么长处可以弥补他们的损失。他们都说，宁可当一年舍伍德森林里的绿林好汉，也不当一辈子美国总统。

## 第九章 坟场的悲剧

夜里九点半，跟往常一样，汤姆和西德被赶去上床睡觉。他们做了祷告以后，西德很快就睡着了。汤姆却眼睛睁得大大地躺在床上，一直在等，等得好不耐烦。他以为天都快亮了，谁知一听钟才敲了十下。真是大失所望。要是按他的性子，他很想翻个身动一动，却又生怕把西德吵醒。所以他只得一动不动，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片黑暗。一切寂静得让人懊丧。渐渐寂静之中，一些细小得很难让人察觉的声音开始登台亮相了。时钟的滴答声首先开始招人注意。陈旧的梁木也开始发出神秘的破裂声。楼梯也悄悄地吱嘎作响。显然鬼魂出来作怪了。波莉姨妈房里传来闷声闷气有节奏的鼾声。一只蟋蟀叫得让人心烦，可谁再机灵也没法找到传来声音的地方。还有，床头墙壁里有一只报时钟在发出阴森森的咔嗒声，汤姆听得浑身发抖。这个声音意味着某一个人的寿命已经快到头了。接着远处一条狗在夜空里吠了起来，更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更微弱的吠声在响应它。汤姆烦恼透顶。末了，他只得自己安慰自己，时间已经停止，而永恒却正在开始，于是他不由自主打起盹来，连时钟敲十一下也没有听见。接着有一个凄厉可怖的猫叫声传来，和他的似梦非梦混成一片。邻居打开窗子的声音惊动了他。接着又有一声叫嚷：“去，你这死猫！”一只空瓶丢在姨妈木棚后面打得粉碎的声音把他完全吵醒了。转眼工夫，他已经穿好衣服，跳出了窗子，手脚并用在屋顶上往外爬，一边爬，还一边小心翼翼“喵呜”了几声，这才跳到木棚顶上，从那儿落地。哈克贝利·芬恩已经带着死猫在等候。两个孩子很快一起出发，消失在黑暗中。半个钟头以后，他们已到了坟场，在疯长的野草丛里很费劲地往前走。

那是西部的一个老式的坟场，坐落在一个小山上，离村子大

约有一英里半。周围有东倒西歪的木板栅栏，不是朝里倒，便是朝外倒，却没有一处是笔直的。整个坟场埋在一片杂草之中，所有的老坟全都塌了下去，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虫蛀的圆顶木牌歪歪斜斜插在坟头上，想找个依靠却找不到。木牌上原来漆有某某之墓的字样，现在即使有灯光，多半也都看不清了。

一阵微风在树木间呜呜地吹过，汤姆担忧那是死人的阴魂在抱怨他们受到了打搅。两个孩子不敢多开口，就是说话也只是嗓子眼里打个滚，因为那里弥漫着一片肃静，压抑着他们的精神。他们找到了他们要找的尖尖的新坟。离坟堆几英尺的地方有三棵大榆树长在一起，他们便隐蔽到树荫底下去了。

然后他们就在那儿默默地等待，而且似乎等了好长时间。打破这死一般寂静的惟有远处猫头鹰的叫声。汤姆的心里越来越紧张。他没法不硬着头皮找几句话说说。所以他悄悄问道：

“哈克，你看我们到这儿来，死人喜爱不喜爱？”

哈克悄悄地回答：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这儿静得恐怖，是不是？”

“我敢说是这样。”

交谈停顿了相当长时间，他们心里都在琢磨这件事情。然后汤姆又轻声说道：

“你说，哈克，我们说话，霍斯·威廉斯会不会听见？”

“那还用说，至少他的阴魂会听见的。”

汤姆隔了一会儿又说：

“我刚才应该称他霍斯·威廉斯先生才是。不过我并不是不尊重他，人人都叫他霍斯。”

“一个人提到死人，多加点小心总不出格，汤姆。”

这话真让人扫兴，谈话又一次中断了。不一会儿，汤姆拉住了伙伴的胳膊，说：

“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啦，汤姆？”两个人紧紧靠在一起，两颗心怦怦直跳。

“嘘！它又来了！你听见没有？”

“我……”

“听！现在你听见了吗？”

“天哪，汤姆，他们来了。没错，他们来了。这下我们怎么办？”

“我可不知道。你看他们会看见我们吗？”

“哟，汤姆，他们就像猫一样，天再黑也看得明明白白。我没有来这儿就好了。”

“嗨，别自己吓自己。我不信他们会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又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东西。说不定我们一声不吭，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注意我们。”

“我尽量一声不吭，但是，天哪，汤姆，我浑身都在发抖。”

两个孩子低下头，紧紧凑在一起，差不多连大气都不出。从坟场尽头飘来一个压低的声音。

“你瞧，你瞧，那边！”汤姆压低声音说道，“那是什么？”

“那是鬼火，噢，汤姆，太吓人啦！”

黑暗中有几个模糊的身影在走近来。他们手里提着老式的铁皮提灯，提灯摇摇晃晃，把无数斑斑点点的灯光洒在地上。哈克马上打了个寒战，悄没声儿地说道：

“那是鬼，准没错。一共三个，天哪，汤姆，这下我们完蛋了。你还能祷告吗？”

“我尽量试试，不过你别害怕。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现在躺下睡觉……’”

“嘘！”

“怎么啦，哈克？”

“他们是人！不管怎么说，其中一个是人。其中一个人的声音是老墨夫·波特的声音。”

“不，不会吧。是不是真的？”

“我敢发誓，你千万别动。他眼睛不尖，不会发现我们。看样子他又跟平常那样喝醉了，这个该死的不中用的家伙。”

“行，我就一动不动，也不吭声。这会儿他们站住了。找不到地儿了。这回又过来了，还挺起劲，又不起劲了。又起劲了，起劲得邪门。这回他们方向走对头了。告诉你，哈克，我又听出了另一个人的声音，那是印丘·乔伊。”

“可不，正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杂种！倒还不如他们都是鬼魂还好点。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勾当？”

这时他们的窃窃私语不得不完全停下来。因为那三个人已经站在坟边。离孩子躲藏的地方只有几英尺。

“就在这儿。”第三个声音说，那人把灯举起来，也就照亮了他的脸，原来那是年轻的罗宾逊医生。

波特和印丘·乔伊推着一辆双轮手推车，车上放着一根绳子和两把铲子。他们把东西拿下来，便动手挖掘坟墓。医生把灯放在坟头上，走到一边坐下，背靠在一棵榆树上，就在孩子们的身旁，他们一伸手就能碰到他。

“伙计们，抓紧点时间干活！”他声音很低地说道，“月亮说出来就出来。”

另外两人人粗声粗气应了一声，继续挖土，有好一阵子，只听得铲子抛土的声音和石子发出噼噼声，再无其他声音，十分乏味。后来终于有一把铲子碰到了棺材，发出沉闷的木头声。一两分钟以后，他们把棺材抬了出来，用铲子把棺材盖撬开，抬出了死人，重手重脚地朝地上一丢。月亮正好从云层中钻出来，照在死人苍白的脸上。他们把手推车推过来，把死人抬到车上，盖好毯子，又用绳子绑好。波特取出一把弹簧刀，割掉挂下来的一段绳子，这才说：

“大夫，这下这该死的东西弄妥了。你得再掏五块钱，要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让这玩意儿留在这里。”

“是该好好说说！”印丘·乔伊说。

“你瞧你瞧，这算什么话？”医生说，“你们要我先付钱，我已经付给你们了。”

“是啊，你还不光是付了钱啦，”印丘·乔伊说道，这时医生站了起来，乔伊走到了他面前。“还记得吗，五年前一天夜里，我到你父亲的厨房里讨点东西吃，你撵走了我，还说我没安好心。我那时就发誓早晚要跟你算账，就是过一百年也要算，你父亲因此把我关进了监牢，当我是无业游民。你以为我会忘记吗？我身上印第安人的血不是白流的。这回你让我逮着了。放明白些，老账新账都得摆摆平！”

他把拳头伸到了医生的鼻子底下，威胁医生。医生突然一拳打去，把那恶棍打倒在地。波特丢下刀子，喊道：

“喂，你别打我的伙计！”接着他和医生两人就干了起来，都拼了命，脚跟踩着野草，把泥土也掀上来。印丘·乔伊已经跳起身来，眼睛里怒火直冒，顺手操起了波特丢在地上的刀子，猫了腰偷偷潜行，围绕两个打架的人转了一圈又一圈，寻找机会下手。这时医生突然甩开对手，一把抓起威廉斯坟上一块又厚又重的木牌，把波特打倒在地。就在这一刹那间，混血儿瞅准了机会，把刀子捅进了医生的胸膛，一直插到刀柄。医生摇摇晃晃倒下来，半边身子倒在波特的身上，把他溅得浑身是血。这时乌云正好遮住这恐怖的惨状，两个孩子吓坏了，也就趁黑暗赶紧逃跑。

月亮重新从乌云里钻出来，印丘·乔伊正弯着腰，仔细打量躺在跟前的两个人。医生含含糊糊咕哩了几声，又喘了一两口长长的气，这才无声无息地死了。混血儿叽里咕噜地说道：

“妈的，这下算清了老账！”

于是他去搜寻尸体上的东西，搜完了，把凶器朝波特伸开的



手里一塞，就坐在撬开的棺材上等波特醒来。五分钟过后，波特动弹了。呻吟起来。他抓住刀子，举起一看，吓得打一寒战，惊惶撒手。紧接着波特坐起身来，把压在身上的尸体推开，瞪大眼睛惊恐万状地瞧瞧尸体，又望望四周，他的目光跟乔伊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天哪，乔伊，怎么回事？”波特问。

“这事倒霉透啦，”乔伊不动声色地说，“你干什么要来这一手？”

“我？我可没干这事。”

“瞧你，说这种话可洗刷不掉罪行。”

波特浑身发抖，脸色刷白。

“我还以为自己没有喝醉呢。今天夜里我就不该喝酒。这会儿酒还上着头呢，比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还厉害。我全糊涂了，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告诉我，乔伊，你老老实实跟我说，老伙计，这真是我干的吗，乔伊？我可从来没存过这个心，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这个打算。乔伊，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噢，恐怖极了，医生这么年轻，这么有前途。”

“这不，你们两个打成一团，他拿木牌揍你，把你打倒在地，你摇摇晃晃爬起来，抓起地上的刀子，捅进了他的身体，这时他也狠狠地揍了你一下，你就昏死了过去，像一段烂木头一样一直躺到现在。”

“老天，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要是我知道，我情愿马上死掉拉倒。我估计这全是威士忌作怪，让我一时性起。我一辈子都没动过刀枪，这谁都知道，乔伊，我是老打架，可从来不动刀枪。乔伊，这事你可别告诉别人，答应我，千万别。这才够朋友。我一向很喜爱你，帮你说话，你不记得了吗？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是不是，乔伊？”那个可怜的家伙在不动声色的凶手面前跪下，合掌苦苦哀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告诉人，你待我一向都很公正，墨夫·波特。我决不会出卖你。怎么样，我说这话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吗？”

“啊呀，乔伊，你真是个大好人。我今生今世都要替你祝福。”波特说着号咷大哭起来。

“得啦，再别说这种话了。这不是哭鼻子的时候。你打那边走，我打这边走。别留下脚印，快走吧。”

波特起初跑都跑不快，不过很快也就跑得快了起来。混血儿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嘴里叽里咕噜说：

“要是他真的打得昏头昏脑，喝得烂醉如泥，跟他看上去的模样一个样，他是一时想不起那把刀子来的。等走远了他才会想起来。可那时他又没胆量独自一个人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个胆小鬼！”

两三分钟以后，除了月光，谁也不会去过问那被谋杀了的医生，裹上毯子的尸体，没有盖子的棺材以及挖开来的坟墓。寂静重又笼罩了一切。

## 第十章 狗哭和不祥之兆

两个孩子飞快地朝村子方向跑啊跑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不时回过头去张望，提心吊胆，生怕有人追赶上来。路上碰到树桩，他们都以为是人，是敌人，害怕得透不过气来。经过村外几间茅屋，看门狗惊醒过来，汪汪直叫，他们跑得更快了，似乎脚上长了翅膀。

“要是我们没有累趴下以前，能跑到老硝皮厂就好了！”汤姆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小声说道，“我这就要撑不下去了。”

哈克贝利沉重的喘气声是他惟一的回答。孩子们眼巴巴望着他们一心到达的目标，拼命加快步子。硝皮厂一步步靠近了。他们终于齐头冲进敞开的大门，筋疲力尽地倒在有遮蔽的地方，这才安了点心。脉搏渐渐缓和下来，汤姆说：

“哈克贝利，你看这事会有个什么结果？”

“要是罗宾逊医生死了，我看总有人要上绞架。”

“你真是这么想的？”

“可不，这种事我懂，汤姆。”

汤姆想了想，这才说：

“那谁去告发呢？我们？”

“你在说什么呀？要是有什么事打岔，万一印丘·乔伊没有上绞架，那他迟早会杀了我们，就跟现在我们躺在这儿一样，这是不打一点折扣的事实。”

“哈克，我自己也正是这么想的。”

“要是有人去告，那就让墨夫·波特去告好了。要是他真的傻到这个分上。不过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那就很难说了。”

汤姆并不吭声，他在继续动头脑。很快他又悄悄说：

“哈克，墨夫·波特并不知道这件事，他怎么会去告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有什么理由说他不知道呢？”

“因为印丘动手时，墨夫·波特刚狠狠地挨了一下。你想，他还能看到什么？你想，他还能知道什么？”

“哎呀，的确是这样，汤姆！”

“还有，你瞧，说不定医生那一下已经结果了他的性命。”

“不，汤姆，那可不像。我看得出来，他喝醉了酒，他总是醉醺醺的，唉，我爸喝醉了酒，你就是把教堂搬来，重重打在他的脑袋上，也拿他没有办法。那可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墨夫·波特当然也是如此。不过一个人清醒的话，那一下说不定就会要了他的命。我真不知道那一下是不是要了他的命。”

汤姆又默默想了一会儿，才说：

“哈克，你能保证保持沉默？”

“汤姆，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你也清楚，万一我们泄漏出去，而他们又没有绞死那个印第安魔鬼的话，他准保会把我们淹死，就像淹死两只猫一样不用费多少事。你听着，汤姆，我们得相互发誓，非发誓不可，对天发誓了才能保守秘密。”

“我赞同，哈克，这个办法再好不过。你举起手来，我们就发誓……”

“不，那不行，发重誓可不能马虎。平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倒还可以。特别是对姑娘发誓。因为她们常常随随便便违背誓言，生起气来，往往把事情说出去。不过像这样一件大事，就得写下来，还得用血写下来。”

汤姆打心眼里赞成这个主意。这种做法又奥妙，又隐秘，让人心里感到恐惧。此时此刻，此景此情，跟这种办法最最符合了。他捡起一块干干净净的松木瓦片，放在月光地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片红赭石，凑着月光，很费劲地写下了以下几行字，向下的笔划写得特慢特重，还少不得要用牙齿咬住舌头帮忙使劲，写向上的笔划时才稍微放松一点。

哈克·芬恩和汤姆·索耶对天发誓对此事保守秘密，要有泄漏，情愿当场倒毙，尸体遗臭万年。

哈克贝利看见汤姆写字这样熟练，语句这样有气魄，佩服得五体投地，立即从大翻领上取下一枚别针，刚要戳破皮肉滴血，汤姆拦住他说：

“住手，别这么干。大头针是铜做的，说不定针上有铜绿。”

“铜绿是什么？”

“铜绿有毒。就是这么回事。你只要吞下一点试一试，就知道它的厉害了。”

因此汤姆自己取出一枚缝衣针来，抽掉纱线，两人各自用它在大拇指上刺一下，再挤出一滴血来。

后来又挤了几次，汤姆这才用小拇指当作笔，想法签上了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接着他又教哈克签上了他那名字的缩写，这样他们的誓言就算完成了。他们把松木瓦片埋在紧贴墙脚的地方，还举行了一些阴森森的仪式，念了一些咒语，便以为已经给自己的舌头上了锁，并且把开锁的钥匙也丢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影鬼鬼祟祟从破房另一头的一个豁口里溜了进来，两个孩子都没有看见。

“汤姆，”哈克贝利压低声音说，“这下就能使我们不说出来了吗，永远都不说出来？”

“那还用说？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们都得保守秘密。要不当场倒毙，难道你不明白？”

“哪能，我看也是这样。”

他们继续悄悄说了一会儿话。这时门外有一条狗伸长脖子，发出凄厉的哀叫，声音拖得长长的。那狗离他们还不到十英尺，把两个孩子吓得连忙抱在一起。

“它是在给我们哪一个报丧啊？”哈克贝利差一点闭过气去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谁知道，到墙缝里张张看，快！”

“不，你去张，汤姆！”

“我不行，我没法去，哈克！”

“去张张吧，汤姆，那狗又在叫了！”

“噢，天哪，谢天谢地，我总算听出它的声音来了，那是哈宾生儿子的狗，名叫布尔。”

“啊，那就好了，老实跟你说，汤姆，我吓得魂都出窍了！我可赌什么都行，那准是一条野狗。”

那狗又哀叫起来，孩子们又一次吓得魂飞魄散。

“糟啦糟啦，那不是布尔！”哈克贝利小声说道，“你去瞧一瞧，汤姆！”

汤姆吓得浑身发抖，不过他还是让了步，把眼睛凑在墙缝上往外张了张，说：

“哎呀，哈克，果然是条野狗！”他的声音低得差一点听不见。

“快，汤姆，快看看，它在给谁报丧？”

“哈克，它准是在给我们两个报丧，我们不是在一起吗？”

“嗨，汤姆，我看这下我们都完蛋了。我看我死了一定下地狱，绝对错不了。我太坏了。”

“我也糟透了，我逃学，千叮万嘱我别干的事我偏要去干，所以才有这种报应。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像西德一样的好孩子，只要我稍微努力一点，但是我不，我试都不肯试一试。不过要是这回我过了这一关，我一定要在主日学校好上加好！”

汤姆有点哭起鼻子来了。

“你还算不好吗？”哈克贝利跟着哭起鼻子来，“真见鬼，汤姆，跟我一比，你就算是顶呱呱的了。哎呀，天哪，天哪，天哪，我要有你一半的机会就上上大吉了。”

汤姆压下哭声，小声说道：

“你瞧你瞧，哈克，它是背对着我们的。”

哈克张了张，心里别提有多兴奋。

“它背对着我们，一点也不错。刚才也是这样！”

“是的，刚才它就背对着我们，我傻里傻气，居然没有想到。噢，你瞧，这真是太好了。你倒是说说，它这到底是在给谁报丧？”

狗停止了哀叫，汤姆竖起了耳朵细细地听了听。

“嘘，那是什么声音？”他小声地问。

“听上去，像是猪在打呼噜。对不对，那是有人在打呼噜，汤姆。”

“果真是打呼噜的声音？那在什么地方呢，哈克？”

“我看是在屋子的那一头，反正听上去有点像。爸有时睡在那儿，跟猪睡在一起，天哪，他打起呼噜来，那才叫惊天动地。还有我估计他也不会再回到这个镇上来了。”

两个孩子心里，冒险精神又一次上升了。

“哈克，由我带头，你敢走过去看看吗？”

“我可不大想去，汤姆，万一那是印丘·乔伊，那怎么办？”

汤姆胆怯了，不过诱惑力很快就强大起来，两个男孩一致赞同可以试试，说好了万一打呼噜停止，两人撒腿就跑。于是他们踮起脚，一前一后，偷偷挨过去。走到距离那人不到五六步的地方，汤姆踩在一根木头上，啪哒一声，把木头也踩断了。那人咕咚了一阵，翻了个身，把脸转到月光底下，原来那是墨夫·波特。刚才他身子一动，两个孩子心立刻停止跳动，把逃跑的希望也僵住了。这时他们的惊恐又过去了。他们又踮起脚，穿过用来阻挡风雨的破木板，走出了厂房，走出去一小段路，这才站住，互相告别。那又长又凄厉的狗叫又在夜空中回荡起来。他们转过头去，只见那条说不上是谁家的狗正站在离波特不到几步的地方，鼻子朝天，脸朝着波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没有想到，原来它在给波特报丧。”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叫了起来。

“嗨，汤姆，听说两个星期以前，有条野狗半夜里绕着约翰·米勒家哀叫，同一天晚上，还有一只夜鹰飞进屋子，停在扶梯栏杆上叫，可那儿没见死什么人啊。”

“哦，我知道这件事。人算是没死。可过后到了星期六，格雷西·米勒不是跌倒在厨房的火炉里，烧了个半死？”

“可她毕竟没有死啊，再说她现在已经好起来了。”

“得啦，你瞧着吧，她注定要死的，就像墨夫·波特注定要死的一样。黑人总是这么说的，这种事情他们最最明明白白，哈克。”

于是他们心里琢磨着这件事分了手。

汤姆爬进卧室的窗子，天差不多已经快亮了。他加倍小心脱掉衣服，放心睡着了，还暗暗兴奋没有人知道他偷偷出去，不料轻轻打着呼噜的西德其实早已醒了一个多钟头。

汤姆一觉醒来，西德早已穿好衣服走了。按照房间里的光线，时间已经不早，周围的气氛也有点不大对劲。他大吃了一惊。怎么没人来叫醒他，没像平日一样来折磨他？这种念头使他心里充满了预感。不到五分钟，他就穿好了衣服下了楼，觉得浑身酸痛，疲倦得不行。家里人都坐在餐桌旁，早已经吃好了早饭。没有一声责备的话，他们光是把目光避开，光是一味沉默，表情十分诚恳，这就使这个犯错的孩子心里凉了半截。他坐下来，装出一副快愉快活的样子，装得很费劲，却引不起微笑，得不到反应，他也只好闷声不响，一颗心沉到了脚底心。

吃过早饭，姨妈把他带到一边，汤姆以为这下要挨顿鞭子了，那也好，心情反倒可以好起来，结果并不是这样。姨妈对他痛哭流涕，问他怎么这样胡闹，非得让她这个上了年纪的人伤透了心，后来她说，你干脆这样胡闹下去得了，毁了自己，还让白



发苍苍的老人带着悲哀到坟墓里去，不想再拯救他，枉费心血。这话比挨一千下鞭子更难过，汤姆这时的心比浑身酸痛还要酸痛。他放声大哭起来，哀求宽恕他，一遍又一遍保证一定改过，姨妈这才放过了他。不过他觉得自己只得到一半的宽恕和一种极不牢靠的信任。

他离开姨妈时心里十分难过，连报复西德的念头都没去想，所以西德飞快从后门溜走实在是多此一举。他闷闷不乐地去上学，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因为他头天逃学，便跟乔·哈珀一起挨了顿鞭子，不过他倒并不当一会事，心里忙着想满肚子的伤心事，当然对这种小事也就无动于衷了。挨完鞭子回座位坐下，他把胳膊肘撑在课桌上，双手托住下巴，眼睛痴痴呆呆地盯着墙壁，简直痛苦到了极点，到了没法再痛苦的地步。他的一只胳膊肘压着一样硬邦邦的东西，都不觉得。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一副伤心痛苦的样子换了个姿势，长长地叹了口气，拿出了那样东西。那东西用纸包着。他把纸包打开，只听得又是一声长得出奇的叹息，他的心碎了。原来那是壁炉柴架上的铜把手！这真是雪上加霜，汤姆就像重负的骆驼背上压上了最后一根羽毛，把他完全压垮了。

## 第十一章 汤姆的良心受到责备

快到中午，整个村子像突然触了电，传遍一个恐怖的消息。当时连做梦还没有想到过什么电报，不过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从这家传到那家，速度一点也不比电报慢。当然，校长当天下午就放了假，他要是不放假，镇上人反倒会认为他太不近人情。

被谋杀的人身边发现一把血迹斑斑的刀子，有人认得那是墨夫·波特的刀子。消息就这样传开了。据说，镇上有个晚归的人，在半夜一二点钟碰到过波特，他在小河里洗澡，很快他就溜走了。情形很可疑，特别是洗澡这件事，因为波特从来就没洗澡的习惯。还有人说，为了抓住这个“凶手”，镇上正在到处搜索（对于分析罪证得出定论这种事，公众不会拖泥带水），只是还没法找到。骑警分头出动，四面八方的大路要道都已把守起来。司法行政官深信不到天黑就能把凶犯抓获归案。

镇上的人全都向坟场拥去，汤姆的伤心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也参加到这个行列中去。倒不是他一千个一万个不乐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而是有一种恐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在吸引他走向坟场。到了那个恐怖的地方，他个儿小，扭来扭去，便钻进了人群，看到了那里的惨状。他觉得昨晚到这儿来已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有人拧了下他的手臂，他回过头去，碰到了哈克贝利的目光。紧接着他们又赶紧把目光移向别处，生怕有人从他们的眼神里发现什么秘密。其实大家都在七嘴八舌议论，光注意面前的恐怖景象还来不及呢。

“可怜的人！”“可怜的年轻人！”“这次该好好教训那些盗墓贼了！”大家的议论多半就是这些，这时牧师说：“这是老天在罚我们，上帝的手就在这儿！”

这时汤姆浑身都在发抖，他的目光移到了印丘·乔伊毫无表

情的脸上。正在这时人群震惊起来，有几个人在喊：“就是他！就是他！他自己跑来了！”

“谁呀，谁呀？”有二十来个人问。

“墨夫·波特！”

“看，他站住了！注意，他在转身！别让他跑了！”

许多人爬在树上，汤姆听见他们在他头上说，他不准备逃跑，只是看上去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真是贼胆包天，还想来装作没事似的偷偷看一眼他干下的勾当。我看他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吧。”

这时人群向两边分开来，司法行政揪着波特的手臂，洋洋得意地走了过来。那个可怜的家伙脸色如土，眼睛里流露出完全让惊恐压倒的目光。他站在被杀的人跟前，身体抖得像抽风，他把双手掩在脸上，突然痛哭流涕起来。

“朋友们，我没有干过这事，”他呜咽着说，“我对天发誓，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压根儿没有干过这事。”

“谁告过你来着？”有人大声吼道。

这句话似乎击中了要害。波特抬起头来，朝四周看看，露出可怜巴巴，无计可施的眼神。他看到了印丘·乔伊，便大声叫道：

“嗨，印丘·乔伊，你可是答应过决不……”

“这是不是你的刀子？”司法行政官把刀子丢到墨夫·波特的面前。

要是没有人扶住他，让他慢慢坐下来，波特早就瘫倒在地了。他回答道：

“我脑子里像是有人告诉我，要是我不回来拿走的话……”他打了个寒战，挥了挥有气无力的手，做了个认输的手势，说：“跟他们说吧，乔伊，跟他们说，不说也没有用了。”

哈克贝利和汤姆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听那个铁石心肠的骗子心安理得地睁眼说瞎话，他们时时刻刻都巴不得有个晴天霹雳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他的脑袋上来，弄不懂这个霹雳为什么迟迟没有打下来。只见印丘·乔伊讲完以后，还好端端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两个孩子原来心里有些忽上忽下，想打破誓言，救那个可怜的人，不让他上当受骗还糊里糊涂，白白送掉性命。但是一看坏蛋一点没有事，他们的冲动也就渐渐减退下去，以至完全消失。显然这个可恶的家伙已经卖身投靠魔鬼撒旦，因此魔力无穷，跟他作对，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你为什么不逃走，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有人问。

“那是我身不由己啊，身不由己啊，”波特呜咽说，“我想逃跑，结果似乎除了这个地方，哪儿也去不成。”说罢他又抽泣起来。

几分钟以后，印丘·乔伊在调查中发誓，又把他的供词重复了一遍，两个孩子眼看霹雳还是没有打下来，便深信不疑乔伊卖身投靠了魔鬼。对他们来说，他现在成了从未见过的，最最邪恶最最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因此他们痴痴呆呆的目光简直不能从他的脸上移开。

他们心里还暗暗打定了主意，等有了机会，他们要天天夜里监视他，就巴望能看一眼他的魔鬼主子。

印丘·乔伊还帮忙把被害者的尸体搬到一辆大车上运走，这时吓得瑟瑟发抖的人们在窃窃私语，死人的伤口还滴了几滴血。两个孩子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可能会把疑点引向正确的方向，可是他们又一次失望了，因为不止一个村民都这么说：

“那几滴血就滴在离墨夫·波特不到三英尺的地方。”

汤姆那个恐怖的秘密和良心的不安，使汤姆事后的一个星期都睡不好觉，一天吃早饭，西德说：

“汤姆，你夜里总是翻来翻去，梦话说个没完，弄得我半个晚上都睡不了觉。”

汤姆连脸都白了，眼睛耷拉了下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波莉姨妈诚恳地说，“汤姆，你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没有，我哪儿知道什么心事。”可那孩子连手都在发抖，把咖啡也泼了出来。

“还有你尽说怪话，”西德又说，“昨天晚上你还说：‘血，血，这是血！’你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你还说：‘别折磨我了，我会说的。’你会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汤姆头昏了，眼睛也花了，面前所有的东西都在晃动，谁也说不清这会儿会发生什么事，幸亏波莉姨妈脸上担忧的神色消失了，她不知不觉替汤姆解了围，她说：

“嗨，准是那吓死人的谋杀案。我自己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梦见这个案子，有时候我甚至还梦见自己杀了人呢！”

玛丽说她受的影响也不小。这下西德才不再追问。汤姆趁他能搪塞过去，赶紧溜掉，后来一个星期里，他天天晚上抱怨牙齿痛，把下巴绑起来，不让梦话吐露出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西德也天天晚上躺在床上替他松绑，支起身子监视他，偷听好一阵子，这才把绑带复原。汤姆心中的隐秘渐渐冲淡，假装牙痛也成了多余，于是干脆就不装了。西德就是真的要想把汤姆的梦话东拼西凑出一个什么名堂来，也只能存在心里了。

汤姆觉得他的同学们总是玩给死猫验尸的游戏，而且百玩不厌，这也弄得他神经总是十分紧张。西德注意到每逢这种游戏，汤姆从不当验尸官，虽说在一切新奇的游戏中，他是一向都要带头玩的，那是他的习惯。西德还注意到在这种验尸的游戏中，汤姆也从不当证人，这又是一件怪事。西德也没有放过这个事实，那就是汤姆对这种游戏有一种明显的反感，能不玩就不玩。西德心里很纳闷，嘴里却从不说出来。不过，验尸的游戏终于不再玩了，汤姆的良心不安也就到此为止。

在这段烦恼的日子里，汤姆每过一两天总要寻找机会到小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铁窗那里去，把一些小小的慰问品塞给“凶犯”，这些东西都是他千方百计弄来的。那个关犯人的地方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牢，用砖砌成，在村头一个沼泽地里，根本没有人看守，事实上也难得关犯人。这倒帮了汤姆一个大忙，他送去这些东西，大大减轻了良心上的不安。

村里人都恨不得给印丘·乔伊身上涂了柏油，粘了羽毛，用长棍抬着他游街示众，惩罚他掘墓盗尸的罪行，然而他为人凶蛮，没有一个人敢出头干这件事，所以只能作罢。他在两次审讯时作证，都小心翼翼只说打架的事，并不提到盗墓的事，因此暂时在法庭上不去审理盗墓的案子，也被大家认为是最最明智的办法。

## 第十二章 猫喝解忧止痛药

汤姆摆脱了心中的苦恼，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新发现一件关系重大的事。贝基·撒切尔好几天不来上学，汤姆和自己的骄傲斗争了好几天，一心想吹吹口哨把她从自己的心里吹掉，但是他失败了。他又不知不觉夜里到她父亲的住宅附近去转悠，心里还觉得难过得要命。她病了！那她万一死了怎么办！这个念头使他心烦意乱，打仗的游戏不感兴趣了，连扮演海盗都不起劲。生活的魅力完全消失，只留下一腔愁闷。他把铁环收了起来，把球棒也收了起来，这些东西都失去了吸引力。

这下姨妈倒上了心事，她想办法用各种各样药物替他治疗。有些人往往对成药和层出不穷的补药迷信得要命，她就是其中之一。对这些东西，她全都爱试上一试，而且百试不倦。要是这方面又有什么新花样，她立刻会头脑发热，非得立时三刻试试不行。她倒不是拿她自己来试，因为她自己从来就不生病，身边要是谁有个头疼脑热，那就准让她逮住试上一试。那些所谓的“健康”杂志和让人上当受骗的骨相学期刊，里面尽是一些假正经的胡说八道，她却全当成了灵丹妙药。这些怎样流通空气，怎样上床下床，该吃喝什么，做多少运动，保持什么样的心情，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胡言乱语，全都是她心中的《圣经》福音。她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月的健康杂志推荐的，到了下一个月就往往全部推翻。她一向心地单纯老老实实，因此最容易上当受骗。她把那些江湖杂志和江湖假药搜集起来，就如同用死亡武装起来，骑上一匹四肢无力的马到处瞎闯，说得隐蔽一点。就是把地狱里的催命鬼也带了去。她就从来没有想到，她其实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天使，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的化身。

当时冷水浴疗法刚刚时兴，汤姆打不起精神来，她便喜出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外，逮住了一个试验的机会。每天天刚一亮，她便催他起来，让他站到木盆里边，给他兜头浇一桶冷水，然后用毛巾猛擦，就像用锉刀似地锉遍他的全身，让他精神振奋起来，接着用一条湿被单把他裹起来，盖上几条毯子，让他躺在一边，躺到浑身大汗，灵魂洁净才算罢休。根据汤姆的说法，那就是要“让灵魂里的黄色污点统统都从毛孔里钻出来”。

可到头来还是白费了这么大的劲，汤姆这孩子反而越来越闷闷不乐，脸色苍白，没精打采。于是她又给他增加了热水浴，坐浴，淋浴，和全身浸在水里的沐浴。可那孩子还是像出殡的灵车一样死气沉沉。这下在沐浴疗法之外，又增添了麦片粥和发疱膏。她干脆把他当成了药罐，按照容量，成天用灵丹妙药和江湖假药灌得不能再满才肯罢休。

汤姆却对这种折磨毫不在乎，这使老太太更加恐慌，这种满不在乎的状况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立刻改变。碰巧她头一回听说有一种能解忧止痛的药水，她当即去买好几瓶。她自己尝了一下，顿时兴奋得欢天喜地，那药辣得像液体的火。于是她把所有的沐浴疗法全都作废，这回把信心全部寄托在解忧止痛药水上了。她给汤姆服了一茶匙，心急如焚地等着看效果如何。她那心中的大石头立刻放了下来，他那毫不在乎的状况果然改变了。就是在孩子的屁股下面生一把熊熊的烈火，也不见得会使他这样神采奕奕，如痴如狂。

汤姆自己也觉得到了该振作起来的时候了。在他伤心失望的时候，这种生活本来是很浪漫的，可是现在感情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恼人的花样却越来越多。于是他考虑了种种解脱的办法，后来心生一计，假作喜爱解忧止痛药水，一次又一次主动要喝，弄得姨妈都不耐烦起来，关照他自己去喝。要是换了西德，她尽可以放下心来高兴兴奋，可是对付的是汤姆，她不得不多个心眼，偷偷地去察看药水瓶。她发觉药水瓶倒是真的在逐渐减少，



却万万没有料到，汤姆竟在用药水治疗起坐室地板上的一个裂缝。

一天汤姆正在给那个裂缝治疗，姨妈的黄猫来了，喵喵喵喵地叫个不停，嘴馋得要命，眼睛盯着茶匙，巴不得尝尝味道。汤姆说：

“彼得，你用不着喝，你就别讨了。”

谁知彼得表示，它得喝一点。

“你最好要拿定主意才行。”

彼得拿定了主意。

“那可是你自己要喝，我就给你喝点。你瞧，我可不是小气鬼。不过你要是喝了觉得不喜爱，可不能怨我，只能怨你自己。”

彼得欣然赞同，汤姆撬开它的嘴巴，把药水灌了下去。彼得向空中一蹿，足足有两码多高，发出一声狂叫，便在房间里乱窜乱转起来。家具撞翻了，花盆打翻了，一片混乱。接着它后脚站起，又是腾跳又是转圈，狂喜之中，还昂起头来，发出无法抑制的欢叫。紧接着它在房间里到处乱抓，所到之处，种种破坏惨不忍睹。波莉姨妈进来，正好看到它翻了几个筋斗，发出一阵高声欢呼，最后从敞开的窗户里窜了出去，剩下的花盆也都被它全都撞了出去。老太太在眼镜上面看到这一切，大吃了一惊，站在那儿呆住了。汤姆却躺在地板上笑得死去活来。

“汤姆，那猫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姨妈。”孩子气喘吁吁地说。

“这种事从来没有过。是什么事弄得它疯疯癫癫的？”

“我真的不知道，姨妈，猫一兴奋起来，总这么疯疯癫癫。”

“真的吗，它们总这么疯疯癫癫？”波莉姨妈口气里有点让汤姆不怎么放心。

“是的，姨妈，就是这样，我看是这样。”

“你看是这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姨妈。”

老太太弯下了腰去，汤姆心里很焦急，一直在留心观察，等到他看出姨妈的苗头，为时已晚。遮挡床底的被单下面有一只茶匙露出了马脚。波莉把它拾了起来，高高举起。汤姆畏缩了，耷拉下了眼睛。波莉姨妈跟往常一样，揪住了他的把柄，也就是说，揪住了他的耳朵，用顶针箍狠狠地敲他的脑袋瓜。

“你倒说说，小祖宗，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可怜的哑巴畜生？”

“我是可怜它才这么干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姨妈。”

“没有姨妈！你这个傻瓜蛋，这跟姨妈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呢。因为它要是有一个姨妈，那她就会亲手喂它药，让它烧心，让它把五脏六腑全都烧焦，把它当作人，一点也不怜惜！”

姨妈突然感到一阵揪心的后悔。这件事使她有了新的启发，对猫残忍的事，对一个孩子也同样如此。她的心一下软了下来，觉得很遗憾。于是她眼含泪水，把手放在汤姆的脑袋上，很温和地说：

“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汤姆。再说，汤姆，这药水也的确对你有好处。”

汤姆一本正经地抬头望着姨妈，很难觉察他是在眨眼察言观色。

“姨妈，我知道你那是为了我好。我这样对彼得也是为了它好。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过它这么活蹦乱跳过，……”

“哼，去你的，别再惹我生气了。你就试试看，能不能当一回好孩子。那就不用再吃什么药了。”

汤姆提前到了学校。大家注意到最近天天都有这种新鲜事，他常在学校大门口的广场上转悠，却不跟大伙儿一起玩，这仿佛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说他有病，看上去也八九不离十。他故意

假装东张西望，其实只注意一个方向，那就是望着通往学校的大路。不多一会儿，杰夫·撒切尔进入了视线，汤姆马上容光焕发起来，他目不转睛地又望了一会儿，接着又扫兴地转过身，走了开去。杰夫·撒切尔到了附近，汤姆迎上前去，和他搭讪，小心翼翼引他说起贝基，谁知这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居然对他的用意一点都不觉察。汤姆望了又望，一瞥见有飘飘的女衫在走过来，就充满了希望，等到发现穿这件女衫的并不是他所盼望的人，心里又恨得咬牙。最后女衫再也不显现了，他只得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走进空空荡荡的教室，坐下来一个人遭罪。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件女衫进了学校，汤姆的心立刻怦怦直跳，他马上奔出教室，像一个印第安人一样突然杀了出来。他大叫大嚷，笑得傻里傻气，疯追别的男孩，跳过围墙，又是前滚翻，又是拿大顶，把生命危险、摔断手脚的危险全都抛在脑后。总之，凡是他想得出来的一切惊险动作他都表演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自始至终，他都在偷看贝基·撒切尔，看看她有没有在注意他。谁知她似乎一点也不注意，根本看都不看一眼。难道她竟不知道他在场吗？于是他把全套武行干脆都搬到她跟前表演，发出阵阵冲锋般的呐喊奔跑过去，一把抓起一个男孩的帽子一抛抛到了校舍的屋顶上，还愣是冲进一群孩子，把他们撞得东倒西歪。自己也趴在贝基的鼻子底下，差点没把她也掀翻在地。她却转过了身去，鼻子朝着天，光说了句：“哼，有的人就自以为了不起，总想在别人面前出出风头！”

汤姆的脸一下红了。他硬着头皮爬起来，心里灰溜溜的，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一声不吭溜掉了。

## 第十三章 海盗结帮启航冒险

汤姆下定了决心。他又伤心又绝望，他对自己说，他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既没有朋友，又没有人爱他。当那些人发现他们把他逼上了这个份上，他们说说不定会后悔莫及。这不，他本来想走正道，规规矩矩过日子，可他们不让他这么干。他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着摆脱他。那就让它这样好了。让他们为将来后果不堪设想而埋怨他好了，谁又能不让他们埋怨呢？没有朋友的孩子有什么权利怨这怨那？是的，是他们把他逼上了这条绝路。他要去过犯罪生活，他别无选择。

这时他已经在牧场巷里走得很远了。学校里上课的钟声传到他的耳朵里已经隐隐约约。他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想到从今以后再也听不到这熟悉的钟声了，这件事让他挺难过，不过他身不由己，既然他让人撵到了冷酷的世界里去，他也只好听天由命。不过他原谅他们，于是他的呜咽就更加厉害了。

就是这时，他遇到了乔·哈珀，他的知己朋友目光呆滞，显然心里也有什么恐怖的重大打算。不用说这两个难兄难弟想到一起去了。汤姆用袖子擦擦眼泪，抽抽噎噎地说，他决心从死板的学校里和没有温暖的家里逃出去，到天南地北去闯荡闯荡，永远也不回来了。最后他说，希望乔不要忘记了他。

但是事情终于弄明白，原来乔特地来找汤姆也正是为了这件事。他母亲用鞭子打他，怪他把一碗搅奶油吃掉了，其实他碰都没有碰过，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碗搅奶油。这明明是她讨厌他，巴不得他离开家里。要是她存了这个心，他也无法可想，只好顺从她的意思。他但愿母亲能幸福快乐，永远不后悔把可怜的儿子赶走，让他到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去受苦受难，把命送掉。

这两个孩子哭丧着脸继续往前走，他们又订了一个新的盟

约，要结拜兄弟，互帮互助，直到最后送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永远不分开。接着他们开始订起计划来了。乔要去当隐士，在远方的山洞里靠吃面包皮过日子，将来饿死，冻死，愁死。不过他听了汤姆一番说话，承认犯罪生活好处十分显然，便答应也一起去当海盗。

圣彼得堡镇下游三英里，密西西比河宽度有一英里多，那儿有个覆盖森林的狭长小岛，岛的前端是浅浅的沙洲，这是最最适合秘密聚会的好地方。小岛上没人居住，河面上小岛延伸开去，和对岸茂密而同样无人居住的树林相望。他们选中的正是这个杰克逊岛。至于他们做海盗去抢什么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接着他们又去找哈克贝利·芬恩，他当场就入了伙，因为对他来说，干什么行当全都一样，他才不在乎这些个呢。随后，他们分了手，约定半夜三更在村子上游两英里河边一个十分冷僻的地方碰头。半夜三更更是他们最最喜爱约定的时间。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木筏，他们打算好去把它偷来。他们各人还要带上渔钩、渔线和一些备用的东西，不过既然他们已经当了亡命之徒，这些东西也得用秘密偷盗的方法去偷来。在太阳落山以前，他们千方百计散布消息，说镇上不久就会听到一个“重大的新闻”，消息传开去，他们心里乐滋滋的，暗暗得意。他们还特地关照所有那些听到这个含含糊糊暗示的人：“千万别做声，等着瞧就是啦。”

大约到了半夜光景，汤姆来了，带着一块煮熟的火腿和一些小零小碎，他站在一个小小悬崖上一丛密密的矮树里，俯瞰下面的聚会地点。那时星光灿烂，万籁俱寂，大河静静地躺着，像是一片不起波涛的海洋。汤姆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声音打破这片寂静。于是他吹了一声口哨，声音虽然很低，却很清晰。悬崖下面立刻有人作了响应。汤姆又吹了两声，发出信号，也立刻得到了响应。然后只听得那儿传来一个小心提防的声音：

“来者何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汤姆·索耶，西班牙海上黑衣侠盗是也。你们也报上名来。”

“血手大盗哈克贝利·芬恩和海上恐怖大盗乔·哈珀。”这些赫赫有名的头衔都是汤姆从他那些心爱的小说里摘录下来的。

“行啦，那就报上口令来。”

两个嘶哑的嗓音，对着黑沉沉的夜空，异口同声喊出一个恐怖的字眼：

“血！”

于是汤姆在悬崖上把熟火腿抛了下去，自己随后跟着下，一路上不免划破不少皮，挂破不少衣服。悬崖下面沿着河滩，本来有一条便道，尽管可以走得舒舒服服，但那样一来就缺少了海盗所看重的艰险，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冒险了。

海上恐怖大盗带来一条熏腿，背得筋疲力尽。血手大盗偷来一只平底煎锅和一些烤得半干的烟叶，他还带来一些玉米芯子，准备当烟斗用。可是这帮海盗之中，也只有他一个人抽烟和嚼烟叶。西班牙海上黑衣侠盗说，要是没有火，那就什么也搞不成了。这个想法无疑非常英明，当初那个地方，还没有人知道火柴是什么东西。他们看见上游一百码的地方，有一个大木筏，上面有一堆在冒烟的火，于是就偷偷跑去，取来了火种。他们时常装出一副情况惊险万分的样子，发出嘘嘘声互相警告。他们还时常突然停下，把手指按在嘴唇上，手中握着想像中的刀柄向前挺进，还用低沉恐怖的声音发出命令，一旦敌人敢于动弹，立刻给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走漏风声。他们明明知道放木筏的人早已进了村子，这时正在杂货店里，不是酗酒，就是睡觉，可是他们决不能就此例外，不按海盗方式行事。

他们马上把木筏撑了开去，汤姆指挥调度，哈克划动后桨，乔划动前桨。汤姆站在木筏正中，眉头紧锁，双臂叉胸，发号施令的声音又低沉又凶狠：

“抢风行驶，掉头，顺风前进！”

“是，是了，船长。”

“稳舵，航向不变！”

“是，稳舵，船长。”

“向外转一度！”

“是，向外转一度，船长。”

孩子们把木筏向中流划去，一路上始终都很平稳，毫无疑问，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发这种命令无非是显显威风，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扯起什么帆？”

“大横帆，中桅帆，三角帆，船长。”

“把上桅帆也扯起来，扯到桅顶！嗨，你们六个，扯起前中桅的副帆，使劲！”

“是，是了，船长。”

“就要起大风了，转左舵！风来就顺风行驶，左舵，左舵！嗨，伙计们，齐心干哪！稳住，向前航行！”

“是，向前航行，船长。”

木筏驶过了大河的中流，孩子们把木筏的前端对准方向，动手划起桨来。河水的流速不过两三英里，潮也并不太大。接下来大约有三刻钟，孩子们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时木筏已经远远漂开去，在市镇那儿经过。两三处闪闪烁烁的灯火，表明了它的方位。茫茫的流水映着星光，市镇躺在河的一边，正在平平静静地沉睡，根本没有觉察发生了什么大事。黑衣侠盗还交叉着双臂站在木筏上，对从前曾经有过欢乐，最近只有烦恼的故乡看上最后一眼，并且希望故乡能看到他如今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怀着一颗无畏的心，面对着危险和死亡，走向毁灭，嘴角还挂着冰冷的微笑。他只要微微发挥一点想像力，便可以把杰克逊岛搬到离村子的天涯海角，根本无法遥望，所以他看上最后一眼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伤心，又惬意。还有两个海盗也在看上他们的最后一眼，而且看了好久好久，看得让流水把木筏都冲过了小岛。好在他们准时发现了危险，想办法对付了过去。深夜两点左右，木筏终于在小岛前端两百码的沙洲上搁浅，他们在水里来回跑了好几趟，才把木筏上的东西都搬到了岸上去。小木筏上原来有一个旧帆篷，他们在灌木丛中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把它架了起来，就有了一个遮盖他们食物的帐篷了。天气很晴朗，他们宁可睡在露天，为的也是他们的行径要符合海盗的精神。

往树林里走二三十步，紧挨着一根大木头旁边有一个阴暗的角落，他们就在那儿生起了篝火。他们在平底锅里煎了点熏腿当作晚饭，还把带来的玉米饼吃掉了一半。这个原始森林在一个荒岛上，人迹罕至，无人开发，无人居住，尽可无拘无束，大开宴席，他们都觉得这样做非常光彩非常好玩，便都说，从今以后再也不想回到文明世界里去了。升起的篝火照亮他们的脸，还把红彤彤的光照在树干上，这些树干仿佛成了这座森林大庙里的大柱。那些光也照在油亮的树叶上和纷垂的青藤上变幻异彩。最后一片熏腿吃光了，最后一块玉米饼也狼吞虎咽下了肚。孩子们心满意足，摊手摊脚，在草地上躺了下来。他们本来可以找一个更加凉快的地方，可他们都不乐意离开热烘烘的篝火，认为那才有浪漫的情调。

“这不挺开心吗？”乔说。

“开心极啦，”汤姆说，“你们倒说说，那些小子们要是看到我们，他们会怎么说？”

“怎么说？哼，他们拼上小命也想上这儿来，哈克，你说不是吗？”

“我看也是这样，”哈克贝里说，“反正这样挺合我的胃口。我可不想过更好的日子。一般说来，我的肚子不总是吃得饱饱的，再说，这里不会有人来欺侮你，威胁你。”



“我就喜爱这种生活，”汤姆说，“不用早起，不用上学，不用洗脸，不用干一切讨厌的傻事。你瞧，乔，海盗上了岸，就什么也不用干了。要是做隐士，那就得祷告个没完，反正一点开心的事儿都挨不上边，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是呀，是呀，你说得对，”乔说，“你瞧，当然我可没有想得那么多。如今我尝到了这个滋味，我当然心甘情愿当海盗了。”

“可不，”汤姆说，“如今跟从前不一样了，人们不那么看重隐士了，海盗却往往受人尊敬。再说隐士总得找一个最最硬的地方睡觉，还得头上披块麻布，撒上一些灰，淋在雨里干站着……”

“干吗要头上披块麻布，还撒上灰？”哈克问。

“那我可不知道，反正他们都得这么干。隐士都这个样。你要是当隐士，你也得这么干。”

“见他的大头鬼，我才不肯干呢。”哈克说。

“哼，那你干什么呢？”

“不知道，我就是不肯干。”

“啊呀，哈克，你当了隐士，你就非干不可，你怎么逃得了呢？”

“嘿，我才不受这个罪呢，我会逃走。”

“逃走！那你岂不是成了一个倒霉透顶，懒得出奇的隐士了吗？那你才丢人现眼呢！”

血手大盗正忙着干别的正经事，顾不上回答。他掏空了玉米芯子做成烟斗，再安上一根草秆做的烟管，装满烟叶，用火炭一点，嘴里就喷出一团芳香的烟来，这时他真是得意非凡，完全心满意足了。还有两个海盗对他这种神气活现的坏习气羡慕得要死，暗暗下定决心，说什么也要赶紧学会这一手。哈克接着才问道：

“那海盗尽干些什么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噢，他们的日子才过得风光呢。他们把抢来的船只放火烧掉，把抢来的钱埋在小岛上什么阴森恐怖的地方，让什么鬼魂之类替他们看守。他们还让船上的人统统都去见上帝，逼他们走跳板掉下海去喂鱼。”

“不过他们把女人弄到岛上去，”乔说，“他们不杀女人。”

“是不杀女人，”汤姆赞同这个说法，“他们不杀女人，因为他们很高尚，况且那些女人也往往都很优美。”

“他们穿的衣服才叫棒呢！棒得没法说！浑身都是金银钻石。”乔眉飞色舞地说。

“你是说谁？”哈克问。

“那还不是说海盗呗。”

哈克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打量着自己那身衣服。

“瞧我穿这一身可不配当海盗，”他说道，口气里有着懊恼和自怜，“除了这一身，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呀。”

另外两个连忙告诉他，只要开始去冒险，好衣服还不立刻就会到手。他们让他明白，尽管有钱的海盗照例一开始就有讲究的行头，不过穿一身破烂先干起来也不要紧。

这些小叫花子的谈话声渐渐停了下来，瞌睡虫开始偷偷爬上他们的眼皮。烟斗从血手大盗的手指间掉了下来，他无忧无虑，一天下来够累的，也就立刻睡着了。海上恐怖大盗和西班牙海上黑衣侠盗却睡不着了。他们心里做着祷告，而且是躺着做的，因为岛上没有人支使他们跪着大声做祷告。说实话，他们有过根本不做祷告的念头，不过他们不敢得寸进尺，只怕得罪了老天爷，冷不防给他们打来一个霹雳。然后，他们马上到了瞌睡的境界，不过只是在那儿溜。原来这时间闯进来一个家伙，不肯跟他们罢休。那就是良心。他们开始含含糊糊感到一种惊恐，觉得离家出走犯了错误。接着他们又想起了偷肉，这一来就觉得真正受到良心责备了。他们提醒良心，他们偷过几十次糖果和苹果，偷肉也

算不了什么，可是这种轻飘飘的辩解说服不了良心。到头来，他们觉得怎么也回避不了这个顽强的事实，顺手拿些糖果水果，那不过是“捞”，而拿熏腿、火腿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偷”了。《圣经》十诫就有一诫禁止偷窃。所以他们暗暗下定决心，将来干这个行当决不能让偷窃的罪行玷污海盗的生涯。这样一来良心才答应他们休战，于是这两个自相矛盾得荒唐离奇的海盗才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 第十四章 快乐的海盗露营地

汤姆早晨一觉醒来，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坐起身来，擦了擦眼睛看看四周，才总算明白过来。那是一个灰蒙蒙的黎明，十分凉爽，树林里弥漫着一派深沉的寂静，自有一种让人心平气和的舒适感。大自然似乎在沉思默想，没有一片树叶，没有一个声音打扰它。露珠在绿叶和青草上晶莹发亮，篝火上盖了一层白灰，有一缕淡淡的蓝蓝的烟笔直升向天空。乔和哈克还在睡觉。

远远的树林里有一只鸟在鸣叫，另有一只鸟在跟它应和。接着又有啄木鸟的啄木声传来。渐渐，那种让人感到凉爽的朦胧晨光发白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也多了起来，生命显得很活跃。令人惊奇的大自然抹去了所有的睡意，展现在几个陷入沉思的孩子面前。有一条小虫爬在一片沾着露水的叶子上，时常抬起大半个身子，嗅嗅四周，然后继续前进。汤姆说，那是它在量量尺寸。小青虫爬到他的身边来了，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是一块石头，小青虫一会儿继续爬来，一会儿又想去别处，他的希望也跟着起伏不定，最后小青虫把一扭一扭的身体伸向空中，苦苦地动了一会头脑，这才下了决心爬上汤姆的腿，在他身上到处旅行起来。汤姆满心喜爱，因为这就是说，他将要获得一件新的衣服，而且毫无疑问，这准是一套神采夺目的海盗服。

这时又显现了一大队蚂蚁，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它们在孩子们的周围忙开了，其中有一只最具英雄气概，双臂居然抱起一只比它大五倍的死蜘蛛，拼命朝树干上爬。有一只红棕色黑斑的瓢虫，爬上一片高得足以让它头晕目眩的草叶，还爬到了尖尖的顶上。汤姆弯下腰去，凑在它的头上，说道：

瓢虫啊瓢虫，快快飞回家去，

孩子没人去管，大火往上直蹿。

瓢虫果然扑扇翅膀飞了起来，去看看它家到底怎么样了。汤姆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因为他早就料到这种甲虫会对火灾疑神疑鬼，他过去就经常跟这种头脑简单的家伙开玩笑。接着又来了一只屎壳郎，不屈不挠地推着粪球，汤姆去碰碰它，那个小家伙立刻把腿缩拢来装死。这时小鸟叽叽喳喳一片喧闹，一只猫鸟，也叫学舌鸟，落在汤姆头顶一棵树上，模仿周围邻居们欢天喜地的鸣声，因此特别热闹。接着一声尖叫，又有一团蓝色的火焰一闪而过，原来有一只坚鸟飞掠而下，落在一根小树枝上，把脑袋一歪，打量三个陌生的人，心里好奇得不得了。还有一只灰色的松鼠和一只像狐狸一样的大家伙也匆匆地赶来，过了一会儿甚至坐下来观看这些孩子，对着他们吱吱乱叫。这些野兽从来没有见过人，所以根本不知道害怕。这时整个大自然都已经醒过来活动了，远远近近都有阳光的长矛投射下来，穿过茂密的树叶。还有几只蝴蝶也拍着翅膀翩翩地飞来了。

汤姆把另外两个海盗鼓动起来，他们大吼一声，嘻嘻哈哈跑了开去，不到一两分钟都已脱光了衣服，在那白色沙底透明的浅水里你追我赶，打起滚来。他们对茫茫大河对岸远处沉沉入睡的小村已经不再想念。不知因为有一股觉察不到的激流，还是河水有点涨潮的缘故，把他们的木筏冲走了，这倒反而使他们兴奋，因为这样一来，仿佛他们与文明之间的桥梁也就烧掉了。

他们玩了个惬意，才高高兴兴回到营地，肚子却饿得咕咕叫。不久篝火又重新生了起来。哈克在附近找到了一眼清凉的泉水，孩子们就用橡树或山胡桃树的阔叶做了几个杯子喝水，他们觉得那泉水有股野村的芬芳，并不比咖啡差多少。乔正要切熏腿当早饭吃，汤姆和哈克却叫他再等一会儿。他们到河边一个很有希望钓到鱼的河湾下了渔线，差不多立刻就有了收获。他们还没让乔等得不耐烦，就带来了几条优美的鲈鱼、两条翻车鱼和一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鲇鱼，让一家子吃也绰绰有余了。他们把鱼和熏腿一起煎来吃，结果使他们感到十分惊奇，鱼的味道鲜得不得了，似乎从来就没有尝到过。其实，淡水鱼一捉上来，马上烧来吃，味道本来鲜美，况且，露天睡觉，露天运动，加上河里洗澡以后肚子饿等等因素都等于加了许多美味的佐料，这里的奥妙，他们是不知道的。

吃过早饭，哈克便抽起烟来，还有两个人在树阴中躺了一会儿。接着他们便一起穿越树林，去对这个小岛作一次探险旅行。他们兴高采烈踏步前进，走在腐朽的木头上，穿过一些杂乱无章的灌木丛，还穿过一些无比威严，尽可以称为森林之王的大树，那些大树都有藤萝从上面垂下来，就像王冠上垂下来飘带之类的饰物一样。他们还不时遇到一些让人喜爱的幽静角落，那里有芳草萋萋的地毯，有缀上无数珠宝的繁花。

他们看到了许多他们看着喜爱的东西，却没有看到什么让他们感到惊奇的东西。他们发现那个小岛大约有三英里长，四分之一英里宽，小岛跟对岸离得最近的地方，只隔开一条窄窄的河道，大约两百码宽。他们差不多每过一个小时就要游一次泳，所以回到营地，下午就过去了一半。他们肚子饿得厉害，来不及去钓鱼吃，于是就很阔气地吃了一些冷火腿，然后躺在树阴下聊天，只是聊着聊着就觉得没有劲了，干脆停了下来。树林里弥漫着一片诚恳气氛，特别冷清，开始影响到了孩子们的情绪，他们不由自主陷入了沉思。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望忽然兜上了心头，而且随后有了一个含含糊糊的轮廓，原来那正是萌芽中的思乡病。连血手大盗都在怀念那些门口的台阶和空的木桶，他从前在那里睡过觉。不过他们都为自己的软弱感到难为情，没有勇气说出来。

这时几个孩子觉得远处有个声音隐隐约约响了一阵子，就像人们一向不去注意的钟摆滴答声一样。后来，这个神秘的声音越

来越响，他们便觉得非去弄个明白不可了。他们都吃了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侧耳细听。有好长一段时间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始终保持着一片寂静，过了一些时候才又有一阵深长而沉闷的隆隆声从远处飘过来。

“这是什么声音？”乔压低嗓子悄悄地问。

“我也正在纳闷。”汤姆也小声地说。

“那可不是打雷，”哈克的口气里带点恐慌，“因为雷声里还……”

“听！”汤姆说，“听着，别说话！”

他们又等了好一阵子，仿佛等了有好几年，这才又有同样的轰隆声闷闷地打破了诚恳的寂静。

“我们瞧瞧去。”

他们一下子跳了起来，连忙朝面对小镇的河边跑去，他们分开那里的草木，越过水面偷偷远望过去。摆渡的小汽轮在村子下游一英里的地方，顺水漂浮，宽阔的舱面上人头济济，还有许多小船不是在渡船左右划动，便是顺着水流也在附近漂浮。这边的几个孩子弄不懂船上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名堂。接着有一大团白烟从渡船边上冒上来，成为一缕烟逐渐扩展开来，袅袅上升，又化为一朵悠闲的云，与此同时，那个沉闷的轰隆声又传到了几个孩子竖起的耳朵里。

“我懂了！”汤姆叫了起来，“是有人淹死了！”

“这就对了，”哈克说，“去年夏天比尔·特纳淹死，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他们说在水里放炮，可以使尸体浮上水面。对啦，他们还拿大面包灌上水银，也抛在水面上浮动，说万一碰到有死人的地方，面包就会在那儿停下来不动了。”

“可不是，我也听说过这种事，”乔说，“不知道是什么使面包这么灵？”

“那倒不一定是面包那么灵，”汤姆说，“我看多半是他们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面包念过了咒语，因此抛到水里去才会那么灵。”

“不过他们并没有念什么咒语，” 哈克说，“那是我亲眼看到的。”

“那才怪呢，” 汤姆说，“十有八九他们只是在心里默念。说什么也得默念默念，这谁都能想到。”

另外两个孩子也都赞同汤姆的说法有道理，因为一个笨头笨脑的大面包，要不是事先念咒语把奥妙教给它，就派它去完成这么重大的使命，指望它干得这么神奇巧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天哪，这会儿我要是在那边就好啦。” 乔说。

“我也是，” 哈克说，“谁要是告诉我淹死的是哪个人，哪怕把我所有的家当都给它，我也情愿。”

孩子们还在那儿张望和细细听着，汤姆突然恍然大悟，大声嚷嚷起来：

“伙计们，我可知道淹死了什么人，原来就是我们自己啊！”

他们顿时觉得自己成了英雄。这可真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原来有人在想念他们，哀悼他们，为了他们，许多人心都碎了，许多人痛哭流涕，许多人会想起他们以前错待了这些失踪的孩子，感到良心受到责备，如今一再悔恨也无济于事。最妙的是全镇的人都在纷纷议论这几个死去的孩子，那些活着的孩子一想到他们威名赫赫，准会羡慕得要死。这真不赖，当个海盗，毕竟值得！

暮色降临了，渡船回去照常摆渡，小船也都不见了。海盗们也回了他们的营地。有了这样显赫的新名声，又给这么多人带来这么天大的麻烦，他们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因此他们一个个洋洋得意，兴高采烈。他们又捉鱼，做饭，吃饭，然后纷纷猜测村里人会有什么感想，会有什么议论，照他们的说法，大家越是为他们担忧伤心，他们也就越是感到惬意。不过到了夜色笼罩，他们渐渐停止了谈话，只是坐着，眼睛呆望着篝火，脑子显然已经不知道飞到了哪里去。刚才的高兴已经过去，汤姆和乔又



不由自主想起家人来了。家人对这种绝妙的胡闹决不会像他们那样感兴趣。于是他们心中又升起了疑惧，渐渐变得苦恼和不快了，还不知不觉叹了一口气。后来乔小心翼翼转弯抹角地去试探另外两个孩子，看看他们对重返文明世界到底抱什么态度。话要说回来，这当然不是说回去就回去，而是……

汤姆嘲弄了他，把他的嘴给堵上了。哈克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实话来，连忙见风使舵，跟汤姆一唱一和。动摇分子也连忙替自己设法开脱，尽量使自己身上少沾一些胆怯退却想家恋家的毛病。后来他很庆幸自己总算摆脱了窘境。这样一来，这伙海盗里的叛变情绪暂时得到了有效的平息。

渐渐夜也深了，哈克打起瞌睡来，不久便发出了鼾声。乔也跟着睡过去了。汤姆却胳膊肘支着脑袋，好一阵子一动不动，呆呆地望着他们两个。最后他终于爬起身子来，跪在地上，在微微闪烁的篝火旁搜索，他在青草里拾起几块白色半圆形梧桐薄树皮，横看竖看，选了其中两块，跪在篝火旁边，用红赭石在两块树皮上挺费劲地写上了一些字。他把一块卷起来放进茄克衫的口袋里，把另一块放在乔的帽子里，再把帽子从主人身边稍微挪开一点，他还在那只帽子里放上一些对小学生说起来差不多是无价之宝的东西。其中有一段粉笔，一个橡皮球，三个渔钩，跟一颗真价实货的“正宗水晶球”石弹子。接着他便踮起了脚，悄悄地在树林间行走，直到人家再也听不见他声音时，才撒开两腿，立刻朝沙洲那里奔去。

## 第十五章 汤姆偷偷跑回家去探望

不过几分钟，汤姆已经到沙洲的浅水滩，涉水往对岸的伊利诺斯州走去，走到一半，水深还不到齐腰，激流却不允许他继续涉水，剩下大约还有一百码，他信心十足，决定泅渡过去。他向上游游了四分之一距离，河水把他冲向了下游，速度比他预料快得多，不过他好歹还是到了岸边，他又顺水漂了一段，发现一处地比较低，这才爬上岸去。他伸手摸了摸茄克衫的口袋，树皮还好好儿地放在里边。接着他闯进树林，沿着河边走，衣服在滴水。将近十点钟，他到了一块开阔地，对岸便是村子，只见渡船停在高高的岸边和树木的阴影里。在闪闪烁烁的繁星底下，一切显得十分平静。他爬下河岸，注意观察了一阵，划了三四下水，爬上了船尾拖着的一条小船。他躺在座板下等待，张大嘴巴喘着气。

没有一会儿，渡船上的破钟便轻轻敲响了，也听到口令声；“开船！”一二分钟以后，大船掀起的浪头使小船的船头翘得高高的，摆渡便开始了。汤姆因为自己的成功很是很意，他知道那是渡轮的最后一个班次。他好不容易熬过了漫长的十多分钟，轮机才停止转动，汤姆从小船上滑下了水，在夜色中向岸边游去，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特意在下游五十码的地方上岸。

他飞快地穿过行人寥寥无几的小巷，一会儿就到了姨妈家后院的木板墙边上。他翻过墙去，经过耳房，在起坐间窗子外面张望。里边还点着灯，波莉姨妈，西德，玛丽，乔·哈伯的母亲都聚在一起谈话。他们坐的地方靠近床边，床摆在他们和门口之间。汤姆潜到门口，偷偷拔掉门闩，轻轻把门推开一条缝，然后继续小心翼翼往里推，门只要嘎吱一声，他便吓了一跳，赶紧打住，后来他估计能挤进去了，便趴在地上，把头先伸进去，这才

提心吊胆开始往里爬。

“有什么风把蜡烛吹得摇摇晃晃？”波莉姨妈说，汤姆赶紧往里钻。“门会不会开着。可不，果然开着。嗨，今儿个怪事就是多。西德，你去把门关上。”

汤姆正好钻进床底下，他先躺在那儿平平气，然后再往前爬，爬到差不多能碰到姨妈脚跟的地方。

“我刚才就说，”波莉姨妈说，“他不是一个坏孩子，怎么说呢，只是太淘气。你们瞧，他还有点轻浮，冒冒失失。不过他还是个毛孩子，不能对他太认真了。凭良心说，他从来没什么坏心眼，心肠好得很，还没见到过比他心肠更好的孩子。”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我的儿子乔也跟他一样，总是恶作剧，什么调皮捣蛋都有他的份，可他一点也不自私，好得没法再好。天哪，我想起来心里就难过得要命，我竟会去冤枉他吃了攒奶油，还打了他一顿，我就记不得把攒奶油放酸了，还是我自己倒掉的呢。可怜的孩子受了冤屈，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永远看不到他了。”哈珀太太哭哭啼啼，心都碎了。

“但愿汤姆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得好一些，”西德说，“不过他要是从前在一些方面规矩一点的话……”

“西德！”汤姆尽管看不见，也知道老太太这会儿准在朝西德瞪眼睛，“如今汤姆不在了，不许你再说他的坏话！上帝会去关心他的，用不着你操心。嗨，哈珀太太，我不知道怎么就让他走了，真不知道怎么会就这么让他走了。尽管他时常折磨我这把老骨头，把我的心都揪了出来。不过他毕竟是我最大的安慰呀！”

“上帝给了我孩子，可又把他收了回去。让我以上帝的名义为他祈祷吧。天哪，这实在叫人太难过了，太难过了。上一个星期天，我的儿子乔就在我的鼻子底下放了一个大爆竹，我把他打趴在地上，当时我真不知道他会这么快就……唉，要是他今儿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再放一次爆竹，我准会拥抱他，为他祝福……”

“是呀，是呀，你心里的滋味我明白，哈珀太太，我完全明白。这不就在那天下午，汤姆给猫灌解忧止痛药水，我一想到猫在屋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上帝宽恕我，我就用顶针箍打了汤姆的脑袋，可怜的短命孩子，如今他脱离了苦海。我听得出他说的那最后几句话，明明就在责备我……”

老太太回忆起这段往事，哭得好难过，再也说不下去。这时汤姆也气短得直想哭，他这是可怜自己多于同情别人。他听见玛丽也在哭，还时常插话，替他说几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十分了不起，不再像以前那样瞧不起自己了。姨妈的伤心深深感动了他，真想从床底下钻出来，让姨妈来个喜出望外，这种十分辉煌的戏剧性效果跟他的天性十分投合，不过他还是管住了自己，依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他在继续侧耳倾听，按照她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谈话，在琢磨当时的场面。起先，人们估计几个孩子去游泳淹死在河里，接着有人发现小木筏不见了，又有几个孩子传说，失踪以前那几个孩子曾透露过，镇上很快会“听到一个重大的新闻”，于是就有自作机智的人把几个消息串在一起，断定孩子们划着木筏离家出走了，不久在下游某个小镇上就能找到。但快到中午的时候，小木筏又找到了，停靠在村子下游的密苏里河岸边，大约在五六英里以外。这一下希望破灭了，谁都确定他们淹死了，不然的话，不到天黑，他们肚子饿得咕咕叫，早就乖乖地回家了。大家深信不疑，打捞尸体没有结果，那是因为他们淹死在河心水最深的地方，要不然的话，他们一个个都是游泳的好手，还会游不到岸上来？那是星期三晚上的事，要是到星期天还找不到他们的尸体，那就什么希望也没有了。那天上午教堂里要举行丧礼。汤姆听到这里，不由自主浑身发起抖来。

哈珀太太抽抽噎噎道了晚安，转身要走，这时两个失去孩子

的老太太不约而同激动起来，抱在一起，又痛哭了一场，这样才算得到了一些安慰，分了手。波莉姨妈一反常态，特别温柔地跟西德和玛丽道了晚安。西德也有点抽鼻子，玛丽却是真心实意哭着奔出去的。

波莉姨妈跪下来替汤姆祷告，她的祷告做得十分动人，非常富有感染力，苍老发抖的声音念出来的祷词里有着无限的慈祥，因此她还没有祷告完毕，汤姆早已经泪流满面。

姨妈上了床，汤姆好一阵子动也不敢动一动，还担忧自己会发出什么声音来，因为姨妈时常发出一声伤心的叫喊，还心神不安地在床上连连翻身。不过她终于平静了下来，只是睡梦中还要呻吟几声。这时汤姆偷偷从床底下爬了出来，慢慢站起身，在床边用手挡住了烛光，细细地端详姨妈。他心里洋溢着对姨妈的惻隐之情。他拿出梧桐树皮来，放在了烛台旁边。谁知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迟疑了起来。接着他脸上突然发光，心里想到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又匆匆忙忙把树皮收进了口袋，弯下腰去，吻了吻姨妈憔悴的嘴唇，立刻偷偷走出房间，把身后的门带上了。

他穿过小巷，回到了停泊渡船的码头，那儿空无一人，他便放心大胆登上渡船，他早就知道上面除了一个值夜的人，再无别人，而那个值夜的人，天天很早就上了床，而且一上床，就睡得像个死人。他解下了拴在船尾的小船，溜了进去，一会儿工夫已经小心翼翼朝上游划了起来。他把小船往上游划了一英里光景，便开始转向，摸过河去，弯着腰拼命地划桨。他利利索索地靠了岸，这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当时他还真有点动心，想把那条小船占为己有。他的理由是小船也可以权当大船来看，这样一来，它不就成了海盗天经地义的战利品了吗？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样一来，人家不免进行彻底搜查，结果真相败露，得不偿失。所以他一上岸就钻进了树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坐下来休息了好一阵子，竭力不让自己睡着，这简直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然后他小心翼翼朝下游走去，黑夜已快过去，他到沙洲的对面，天已经放亮。他又休息一阵，等到太阳很高了，灿烂的光辉把大河照得金光闪闪，才往河里跳，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湿淋淋的站在露营的地方，只听见乔正在说话：

“不，哈克，汤姆最讲信用了，他一定会回来的。他才不会开小差逃跑呢。他明白，开小差对一个海盗来说，那就是最大的耻辱。汤姆很有骨气，才不会干这种事呢。他准是在计划干什么事，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事去了。”

“得啦，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总是归我们了，是不是？”

“也许是吧，不过也不一定，树皮上不是写着，要是他不回来吃早饭，这些东西才归我们。”

“他不是回来了嘛！”汤姆大声嚷嚷，趾高气扬地踏进露营地去，戏剧效果非常理想。

一会儿工夫丰盛的早饭摆了出来，又有熏腿，又有鲜鱼，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汤姆添油加醋讲了讲他的冒险。故事讲完，他们一个个成了自命不凡的英雄好汉，更加大吹大擂。接着汤姆便躲到一个绿树成荫的角落里去睡觉了，这一觉要睡到中午才能够醒来。还有两个海盗去钓鱼和探险了。

## 第十六章 尝试抽烟和小刀丢了

吃过午饭，这一帮人到沙洲上去找乌龟蛋。他们东找西找，把树枝插进沙子里。碰到了软的东西，便跪下来用手挖开沙子，有一次他们从一个洞眼里就掏出五六十个蛋来，都是圆滚滚、白生生的，比核桃还要小。当天晚上，他们吃了一顿煎龟蛋，味道好极了。星期五早晨他们又吃了一顿。

那天早晨吃了早饭，他们大叫大嚷，跳跳蹦蹦冲到沙洲去，他们绕着圈子你追我赶，一边跑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最后光着身子，嘻嘻哈哈闹到了沙洲的浅水滩上，迎着激流闹开去，那时下面的激流会随时绊了他们的腿，因此他们觉得特别有趣。有时他们也会弯腰站在一起，伸开手掌，相互朝对方脸上泼水，谁都歪着脖子侧着脸躲避泼来的水花。他们就这样逐渐靠拢，最后把对方抓住，扭成一团，扭到后来，力气最大的一个便把别人都按到水里，于是大家都滚到了水里，几条雪白的腿和雪白的胳膊缠在一起，好一阵子难解难分，等到大家重新站起来，又喷鼻子，又吐口水，又是笑，又是喘。

他们玩得精疲力竭，才又跑出浅水，趴在又干又热的沙滩上，或仰面躺着，用沙子盖在身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冲进浅水里，还玩刚才的游戏。后来，他们忽发奇想，光光的皮肤可以代替小丑肉色的紧身衣，于是便在沙滩上围成一圈，演起马戏来。这个马戏团竟然有三个小丑，因为谁都要争先恐后扮演这个风头十足的角色。

接着他们又拿出石头弹子来，玩“掏弹”、“弹弹”和“碰弹”的游戏，玩着玩着就玩腻了。于是乔和哈克又去游泳，汤姆却不敢去冒险，因为他发现刚才把裤子甩掉的时候，把脚脖子上一串“响尾蛇嘎嘎铃”也一起甩掉了。他心里还在嘀咕，没有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神秘的护身符，刚才游泳了那么长时间，竟然也没有抽筋。后来他找到了那串铃，才敢再去游泳。不过那时候另外两个孩子已经游够了，准备去休息。他们渐渐各自游荡开去，不知不觉就无精打采起来，竟呆呆地望着宽宽的河面对岸，望着在阳光中沉睡的村子。汤姆也发觉自己的大脚趾在沙滩上画来画去，写出了“贝基”两个字。他把那两个抹掉了，对自己的软弱很是生气。但是抹掉了，他居然又写了起来。他实在有点身不由己。他又一次把那两个字抹掉，把另外两个孩子召集过来，强迫自己跟他们一起玩，以此抵制袭来的诱惑。

可乔的闷闷不乐更是差不多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想家想得快要死，好像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眼泪立刻就要流出来了。哈克也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汤姆虽说也十分灰心丧气，却竭力不露一点声色。他心里早有个秘密，还不打算这就把它讲出来，不过眼看这种沮丧的局面得不到控制，他就不得不把秘密提前抖搂出来。所以他故意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说道：

“伙计们，我敢打赌，这个岛上从前准有过海盗，我们要再探探险，寻寻宝。他们准把财宝藏在什么地方，说不定碰巧能找到一口腐烂的箱子，里边尽是金银财宝。你们觉得怎么样？嗯？”

这种话引起的热情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汤姆只得又用别的方法开导他们，尝试了一两次，全都宣告失败，真让人泄气。乔坐在地上拿根树枝拨弄沙子，哭丧着脸，终于开了口：

“伙计们，我们还是不干了吧，我要回家去。这儿实在太冷清了。”

“甯，快别这么想。慢慢你就会觉得惬意了。”汤姆说，“你想想，在这儿钓鱼有多么惬意。”

“我可不想钓鱼，我要回家。”

“乔，在这儿游泳有多棒。”

“游泳也没有意思。不知怎么的，这里没有大人禁止我下水



游泳，我反倒不想游了。我只是想回家去。”

“噢，你也太那个了，简直像小娃娃！我看你这是想回家去找妈妈。”

“是的，我是想妈妈，你有妈妈的话，你也会这么着。我也不见得比你更像小娃娃。”乔说着说着，吸起鼻子来直想哭。

“好吧，好吧。我们就让这个哭鼻子的娃娃回到妈妈那里去吧，好不好，哈克？好可怜好可怜的可怜虫，竟要去找妈妈！那就让他去找得啦。你喜爱这儿，对不对，哈克？我们俩留下来，好吗？”

“好……那好吧。”哈克也有口无心地说了一声。

“我这辈子再也不跟你说话了，”乔站起来说道，“看你怎么样。”他生气地走了开去，竟动手穿起衣服来。

“谁稀奇你跟谁说话？”汤姆说，“你回家去让人家笑话吧。瞧你这个了不起的海盗，我跟哈克可不是什么哭鼻子的娃娃。我们铁了心要待下去，对不对，哈克？他要走，那就让他走吧。没有他，我们照样过日子，对不对？”

其实汤姆心里也有些那个，看见乔板着脸穿起了衣服，免不了惊慌起来。哈克瞅着乔准备回家，心里也像在动什么头脑。一声不吭总不是什么好兆头，汤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乔不说一句告别的话，便涉水向伊利诺斯州的河岸走去。汤姆的心里沉甸甸的。他抬眼看看哈克，哈克让他看得受不了，垂下了眼睛，过了一会儿说：

“汤姆，我也想走，这儿真够冷清的，他一走就更糟了。让我们回去算了，汤姆。”

“我可不干，你们要走，都走好啦。我打算待下来。”

“汤姆，我看我还是走的好。”

“行，你就走吧，谁拦你啦？”

哈克也动手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拾起来。他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汤姆，我看你也回去吧。哦，你好好想一想，我们会在那边岸上等你的。”

“哈，那你们要等多久就天晓得了，我看那就算了。”

哈克闷闷不乐抬脚走了，汤姆站在那儿目送他的背影，他心里也有一股强烈的愿望牵着他，也想作出让步，不再去争什么强好什么胜，跟他们一起走算了。不过他还巴望那两个孩子会停下脚步来，谁知他们还在继续涉水，汤姆忽然觉得自己特别冷清孤单。他最后跟自己的好胜心作了一次斗争，这才拔脚去追伙伴，嘴里大声叫喊道：

“等等，等等，我还有事情告诉你们呢。”

那两个孩子立刻站住了，转过身来。汤姆走到他们面前，开始公开自己的秘密。他们起先还不乐意听呢。后来才渐渐弄明白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这才嚷嚷起来，拍手赞成，连连说这个主意真是妙到了极点。

他们还怪他为什么不一上来就挑明，那样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走了。汤姆为自己作了辩解，他的话好像也很有道理，他说他真正的原因是在担忧，会不会把这个秘密计划真的说了出来，也仍然不能把他们长久地留在岛上，所以才故意把这一手留在最后打动他们。

孩子们高高兴兴回到了岛上，又打起精神来玩儿，一边还在没完没了地谈汤姆的计划，对他的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美美地吃一顿龟蛋和鲜鱼以后，汤姆宣布他现在要学抽烟了。乔说这个主意不错，他也想试试。于是哈克做了两个烟斗。还给他们装上了烟叶。这两个是抽烟的新手，虽说他们也抽过葡萄藤做的雪茄，可抽那玩意儿只能让舌头发麻，而且看上去没有一点点神气。

这会儿他们趴在地上，胳膊肘支着上身，抽起烟斗来了。他们心里很紧张，有些提防，有些将信将疑。那烟的味道很不对

头，他们抽了几口，就觉得有点想吐，不过汤姆还是说道：

“啊呀，原来抽烟就这么容易，要是早知道不过如此，我早就学会了。”

“哼，我也早就学会了，”乔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啊，有好几回我看见人家抽烟，心里真想自己也抽上几口才好。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学会抽烟。”

“我也是这样，是不是，哈克？你听我这样说过，是不是，哈克？我到底有没有说过，哈克可以作证。”

“你是这样说过。还说过不知多少回呢。”哈克说。

“哦，我也这么说过，”汤姆说，“都说过好几百回了，有一次在屠宰场那里，你不记得了吗，哈克？我说这话时，鲍勃·泰纳在场，约翰尼·米勒，杰夫·撒切尔也在场。哈克，你还记得我说过这话吗？”

“记得记得，你的确说过这话，”哈克说，“还记得头天我还丢掉过一颗白石弹子来着。不，不是头天，而是前两天。”

“你瞧你瞧，我没有瞎说吧，”汤姆说，“哈克记得明明白白。”

“我相信我能抽它一整天，”乔说，“我一点也不觉得头晕。”

“我也不觉得头晕，”汤姆说，“我也能抽上一整天，不过我可以打赌，杰夫·撒切尔准不行。”

“杰夫·撒切尔！得啦，他抽上两口就得晕倒。你给他试试，准保够呛。”

“我敢打赌，他一定够呛，还有约翰尼·米勒，我真想看看他怎么出洋相。”

“啊，我还不是一样？”乔说，“嘿，我也敢打赌，约翰尼·米勒抽起烟来最最差劲。只要闻一下，就会要他的命。”

“没错没错，乔。嗨，要是同学们现在看到我们那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嘿，伙计们，这事现在别提，总有一天，他们都在场，我就来找你，说：‘乔，烟斗带来了没有？我想抽它一口！’那时你就大大咧咧回答，似乎这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你就说：‘带着呢，不还是那把老烟斗，另外我还带着一把，只是烟叶差点。’我就说：‘没关系，只要够劲就行。’于是你一下子掏出两个烟斗来，我们不慌不忙点着了就抽了起来，那时就瞧他们瞪大眼睛的傻样吧！”

“天哪，那才叫惬意，汤姆，我恨不得现在就是那会儿。”

“我也正这么想！我们再告诉他们，那是我们当海盗那会儿学会的。这一来他们好不后悔当初没跟我们一起出来。”

“那还用说吗，我敢打赌，他们不后悔才怪！”

谈话就这样继续下去，不过没多久就不大有劲了，渐渐有点上句不接下句。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吐痰却越来越多。这两个孩子的腮帮子每个毛孔都成了喷泉，舌头底下也似乎地窖淹了水，得赶紧庠水，还难免泛滥成灾。不管你怎么努力，总还有一小股泛上来的水往喉咙里流，而且回回都会引起一阵突如其来的恶心。这两个孩子这时脸色也苍白了，心里难过得要死。乔的手指都没了力气，因此烟斗也掉了下来。汤姆的烟斗也跟着掉了下来。两个喷泉不断地大喷特喷，两个抽水机也拼命地庠水。乔终于有气无力地说：

“我把小刀丢了，我看我还是去找一找的好。”

汤姆嘴唇抖抖索索，说话也结结巴巴。

“我帮你去找一找。你走这条路去找找。我到泉水附近去找找。不，哈克，你不用来了，我们找得着的。”

哈克重新坐了下来，等了一个多钟头。他感到一个人太寂寞，因此就去找两个伙伴。不料他们两人一东一西离得老远，都脸色苍白，躺在树林里睡得死死的。哈克一看就知道即使有什么不对头，这时也已经熬过去了。

那天晚上吃晚饭，他们谁都话不多，露出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吃过晚饭，哈克又给自己准备了烟斗，也要给他们两人准备，两人却都拒绝了，说他们都有点不大舒服，准是午饭吃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半夜里，乔醒来了，把另外两个孩子也都叫醒。空气令人感到十分压抑，仿佛有什么不祥之兆。那时没有一点微风，周围死气沉沉一片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尽管这样，孩子们还是依偎在一起，尽量贴近在篝火旁。他们一声不吭坐着，仿佛在等待什么。诚恳的沉默还在继续着，篝光照不到的地方，一切都让浓重的黑暗吞没了。不久，有一道惊惧的亮光含含糊糊在树上的树叶间闪过，却又转眼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道光闪来，比刚才那道光亮一些。接着，第三道光又闪来了。于是有一阵低沉的叹息声穿过树林的枝叶而来，孩子们感到脸颊上飞快地掠过一缕气息，他们浑身发抖，以为那是黑夜精灵从他们身边走过。后来有一会儿，暂时安静下来。跟着又来了闪光，阴森森的，照得黑夜如同白昼，他们脚边的草叶，一片片明明白白，他们三张惊慌失措，白得像死人一样的脸也被照得明明白白。一阵深沉的雷声从天上轰隆隆滚下来，滚向远方，化为怒冲冲的低吼，才最后消失。一股冷风席卷而来，树叶簌簌作响，篝火的灰烬像雪片一样在周围飞舞。又有一道强光射来，照得树林通明透亮，一声霹雳紧随而至，似乎劈开了孩子们头顶上的树冠。紧接着来了一片漆黑，他们惊恐万状，抱在了一起。几粒豆大的雨啪哒啪哒打在了树叶上。

“快，伙计们，快到帐篷里去躲躲！”汤姆嚷道。

他们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在黑夜里不管树根，也不管藤蔓，跌跌撞撞一味乱窜，三个人各自奔向一处。一阵咆哮的狂风穿过树木，一路上把什么都吹得大叫大嚷起来。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响雷震耳欲聋，一阵紧似一阵。这个时候滂沱的大雨已倾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来，狂风越刮越猛，一片片雨幕被它赶得贴地而来。孩子们你喊我叫，但怒吼的狂风，隆隆的雷声，把他们的声音完全盖没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一个个跑回了营地，钻进帐篷躲雨。他们又冷又怕，浑身淌水，不过总算能与伙伴们有难同当，这好歹也是一个安慰。他们根本没法谈话，因为即使没有其他声音，旧帐篷上啪哒啪哒的响声就够呛。暴风雨越下越大，篷布拴不住了，挣脱了绳索，随风飞走了。孩子们手抓在一起逃走，不知跌倒了多少回，不知有多少处受了伤，才终于逃到耸立在河岸边的一棵大橡树下躲一躲。这时空中的激战已经达到了高潮。天空闪电，火光不息，下面一切都照得形状分明，清晰得连影子都没有。树木低头弯腰，大河波涛汹涌，白沫泛起。水花大片飞溅，对岸悬崖高耸的轮廓，全都透过飞驰的流云和斜斜的急雨，时隐时现。每过一会就有一棵大树败下阵来，咯嚓一声，倒在年轻的矮树丛里。响雷再接再厉，爆炸声惊天动地，难以形容的威力让人心胆俱裂。暴风雨使出了无比巨大的力量，这时到达了巅峰，仿佛要在这同一个时刻里，把小岛劈得粉碎，烧成灰烬，还把它淹到树顶，再卷入大河，而且还要把岛上所有的生物都震聋。这一夜，对这几个离家出走露宿荒岛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够呛。

可是这一场搏斗终于结束，天地间的各种力量互相恐吓着埋怨着，渐渐减弱，于是和平又占了上风。孩子们怀着无比恐惧的心情回到露营地，发现了一件值得大大庆幸的事，原来他们上半夜睡在下面的那棵梧桐树，这时已经彻底毁了，让霹雳劈成了碎片；幸亏霹雳打下来的当时，他们不在树下。

营地里所有的东西都淋得湿透了，当然也包括营火，这几个粗心大意的孩子，跟他们同一代的所有年轻人一样，根本没有作防雨的准备。这下事情倒霉了，他们浑身稀湿，冷得发抖，狼狈不堪。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原来的营火靠大树生起，把倒下的树

干也烧着了，因为那树干正好向上弯，下面有空隙，所以烧了进去，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没有让雨淋着。于是他们在有遮蔽的木头底下找些木片和树皮，耐心地引火，把那堆营火又重新点燃了起来。接着他们添加了粗大的树枝，烧得旺旺的，这时他们又重新兴高采烈了。他们把已经煮熟的火腿放在火上烤干了美美地吃上一顿，吃完了便坐在营火边，把半夜里的经历加油添醋吹上了天，一直吹到了早晨，也实在因为周围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根本没法睡觉。

太阳刚开始偷偷照在孩子们身上，困倦也跟着上了他们的身，于是他们从树林里出来，到沙滩上躺下睡觉。但是没有多少时间，他们就让太阳烤得受不了啦。他们只得闷闷不乐动手做起早饭来。吃完饭，他们心里不惬意，四肢关节都很僵硬，于是又想起家来了。汤姆看出了这个苗头，千方百计让海盗们兴奋起来。但是他们对石弹子、马戏、游泳和所有的玩意儿都没了兴趣，直到他提起那个了不起的秘密才总算引起了他们一点兴致。趁这一点兴致没有过去，他又用一个新的主意提起他们的精神。他们暂时不当海盗了，换换口味，改扮印第安人。他们果然被这个主意吸引住了，所以一会儿工夫，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用黑泥把浑身上下涂得一条条的，像是斑马一样，当然他们谁都是酋长，谁都飞奔着闯进树林去攻打英国人的殖民地。

后来他们分裂了，成了三个敌对的部落，都从埋伏的地点冲出来，发出阵阵战斗的呐喊，互相袭击，千百次轮番厮杀，千百次剥去头皮。这一天鲜血真是流成了河，不过这一天他们也因此无比惬意。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聚集到了营地上，又饿又愉快。不过这时也显现了一个问题，敌对的印第安人没有讲和的话，照例是不能坐在一起友好地吃饭的，而且要是不抽上一口和平烟，那讲和就简直不可能进行。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其他的办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样一来，其中两个野蛮的印第安人就多半宁可一直当海盗了。可既然没有其他办法，他们也只能硬硬头皮，拼命装出一副兴奋的样子，要了烟斗，根据一定的仪式，抽上了烟。

这一下，他们又该为扮演野蛮的印第安人兴奋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能抽上一点烟了，不必走开去找丢掉的刀子，再也不会头晕和恶心了。这么说来，学会抽烟很有希望，他们怎么能不下点苦功夫轻易就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当然不会，所以吃完晚饭，他们立刻小心翼翼练习起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个黄昏他们才过得得意洋洋呢。这个新成就让他们感到骄傲，心里乐滋滋的，这个成就哪怕把六个部落的印第安人的头皮和全身的皮全都剥下来，也根本无法与它相比。既然我们暂时不必多去交代他们，那就让他们去抽烟聊天，自吹自擂吧。



## 第十七章 海盗们参加自己的丧礼

与此同时，星期六下午，小镇上却很平静，没有什么欢乐可言。哈珀家的人和波莉姨妈一家子都穿着丧服，在伤心痛哭。

村子里笼罩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寂静，尽管这个地方平常也一向非常安静。现在村子里的人做事都心不在焉，很少开口，时常叹气。星期天放假也成了孩子们的负担，他们没心思去玩，后来干脆谁也不玩儿了。

下午，贝基·撒切尔发觉自己在空荡荡的校园里走来走去，心里十分闷闷不乐。她在那儿也找不到安慰自己的东西。她自言自语地说：

“噢，要是我把那火炉架上的铜把手留下来就好了。现在我连一点点纪念他的东西都没有。”她好不容易忍住了小声呜咽。

过了一会儿，她又站住了，跟自己说起话来；

“就是这儿。哦，要是再来一次，我就不会那么说了，决不会那么说。如今他不在了。我永远永远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个想法使她再也管不住自己，她淌着眼泪走开去。那时有一群男孩女孩走了过来。他们都是汤姆和乔过去在一起玩的伙伴。他们站在那儿，望着栅栏外面，谈到最后一次见到汤姆的情形，口气十分虔诚，还谈到汤姆干过什么什么事情，乔说过一些什么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小事里早有不祥的预兆。个个孩子都能确切地指出，那两个失踪的孩子站在什么地方，同时不忘记再添上这么一段话：

“当时我就站在这儿，就像现在一样，你好比是他，我跟他就离得这么近。他笑一笑，就像这么笑，那时仿佛有股邪气让我浑身一凛，真是怕死人了，当然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怎么回事，如今我可再清楚不过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他们又争论起来，那两个孩子在世时到底谁最后看到他们。个个孩子都力争这个让人伤心的特殊光荣。个个都说得有根有据，不过见证人未免多多少少作一些修正，后来谁最后见到死者，跟他们作了最后的谈话，终于得到了公证。于是那个幸运的家伙便自以为了不起，大有不可一世的神气，其余人也张大了嘴巴，望着他，好不羡慕。有个可怜的小家伙说不出什么其他的光荣，挖空心思想起了一件事，居然也很神气地说：

“喔，汤姆·索耶有一次还打了我一顿呢。”

但是他这想给自己脸上贴金失败了，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有这种经历，这一光荣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过了一会儿，这些孩子游荡了开去，不过还在悼念两个英雄生前的往事。

第二天上午，主日学校一结束，教堂的钟便敲响了，不过敲得跟往常有点不一样。这是一个十分沉静的安息日，钟声跟这笼罩自然的寂静十分协调。村民们聚集起来，在过道里停留了片刻，低声交谈这件伤心的事。不过进了教堂，就没有了交头接耳的低语，只有妇女就座时丧服的沙沙声打破寂静。谁也记不得小教堂什么时候曾经这样满座过。最后鸦雀无声。大家都屏息凝神等了片刻，才见波莉姨妈进来了，西德和玛丽跟在后面。他们后面便是哈珀一家子，也都穿着黑衣服。这时全体会众和年老的牧师全都恭恭敬敬站了起来。一直到这些穿丧服的人都在前排落座，大家才坐下来。于是响起了一阵默默的祷告声，中间还夹着一些强忍的呜咽。接着牧师摊开了双手作起祷告来，会众也唱起了一首动人的圣歌，跟着是一段经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于是丧礼开始，牧师说起两个失踪孩子的美德，说起他们招人喜欢的行为以及他们将来不可限量的前途，把他们描绘得活灵活现，在场的人无不点头称是，想起自己平时对他们这些优点视而不见，对他们的过失和毛病吹毛求疵，心里都不免非常难过。

牧师还叙述了两个孩子生前许多动人的轶事，足见他们生性慷慨，非常可爱，现在大家也都不难看出，这些轶事又高尚又美好，而发生这些事情的当初，大家居然认为那是流氓行为，该受鞭打才行，现在想起来都伤心后悔。牧师把这些悲痛动人的故事一个劲地讲下去，讲得会众越听越感动，终于放声大哭起来，和那些穿丧服的人打成一片，泣不成声。牧师本人也不能控制自己，竟也在讲台上号啕大哭。

教堂的楼座里有一阵沙沙的响声，谁也没有去注意。过不了多久，教堂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牧师拿开擦眼泪的手帕，抬头一看，吓得呆在了那里！一双双眼睛随着牧师的目光看去，全体会众差不多不约而同地一下站了起来，只见三个死去的孩子正在沿着通道走过来。走在头里的是汤姆，其次是乔，最后是哈克，他穿得破破烂烂，一副畏畏缩缩、蹑手蹑脚的样子。原来他们刚才躲在空空荡荡的楼座里，静静地听完了悼念他们的布道词！

波莉姨妈、玛丽和哈珀一家，都向他们失而复得的孩子们扑了过去，吻得他们透不过气来，还连连不断倾吐感动上帝的话，而哈克呢，可怜巴巴地站在那儿，又害羞，又别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钻，躲避那么多不欢迎的目光。他迟疑了一会儿，正要滑脚溜掉，汤姆却一把抓住了他，说：

“波莉姨妈，那不公平，也该有人兴奋见到哈克才是。”

“应该应该。可怜的孩子没有母亲，我就很兴奋见到他，”谁知道波莉姨妈把关切倾注在哈克身上，反而使他更不自在。牧师突然扯大了嗓门，大声嚷嚷道：

“‘赞扬上帝，赐福众生，’大家一起诚心诚意地唱！”

于是会众诚心诚意地唱了起来。《百篇赞扬诗》的老调渐渐嘹亮起来，爆发出凯旋归来的气势，栋梁和椽木都为之震动。海盗汤姆·索耶昂首环顾无比羡慕他的小伙伴们，心里承认，那是他生来最最得意的时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受骗的会众成群结队走出教堂，他们还说，为了再听听这样一次引吭高歌的赞扬诗，就是又一次上当也心甘情愿。

那一天，汤姆既挨巴掌，也受亲吻，全看波莉姨妈的心情变化而交替转换，而且两宗加在一起的总数比一年里所受到的还多得多。他弄不明白，到底哪一宗是表示对上帝的感动，哪一宗是表示对他本人的慈祥。

## 第十八章 汤姆透露梦中的秘密

原来汤姆的大秘密，汤姆的妙计就是跟他的海盗弟兄们一起回家参加他们自己的丧礼。他们星期六下午抱着一段大木头，划水靠近密苏里这边的河岸，在村子下游五六英里外上岸，到小镇边一个树林里一直睡到天蒙蒙亮，才穿过偏僻的胡同小巷，溜进了教堂的楼座，在一堆破破烂烂的长凳里补足了睡眠。

星期一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波莉姨妈和玛丽对汤姆都很亲热，对他要些什么关怀备至。谈话也比平日多得多。波莉姨妈说：

“行啦，汤姆，我不得不说你这次玩笑开得很巧妙，让大家差不多受了一个星期罪，为来为去就为你们几个乐一阵子。可惜你心肠不应该这么硬，叫我也跟着活遭罪。你既然可以抱一根大木头游过来参加丧礼，为什么不渡过河来给我一点暗示呢，也好让我知道你并没有死，只不过是跑出去。”

“是啊，汤姆，这一点你本来完全可以做到，”玛丽也说，“要是你想得到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你会吗，汤姆？”姨妈问，她脸上被希望的光芒照亮了，“你倒说说，要是你真的想到了，你会不会这么做？”

“我……嗯，我不知道，要是这么一来，岂不是把这一切全都弄糟了？”

“汤姆，我原来还指望你对我还有那么一片孝心呢。”波莉姨妈说，她的口吻里很伤心，使孩子开始不安起来。“哪怕你只想到过这一层，并不曾去做，也就算有那么一点孝心的意思了。”

“哦，要我说，姨妈，那不碍事，”玛丽替汤姆开脱道，“汤姆就这么个浮皮潦草的样子，他总是匆匆忙忙，从来不好好想一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就更让人可惜了。西德就会想到，也会回家来一趟这么做的。汤姆，总有一天你会回想起什么事来，那时就太迟了。像这种事又不费你什么神，要是你多替我想想也就好了。”

“你瞧，姨妈，你也知道，我的确是很替你着想的。”汤姆说。

“要是你有点像这么回事，我哪会有不知道的。”

“但愿我当初想到过就好了，”汤姆的口气里的确很后悔，“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梦见过你，这点也很要紧，是不是？”

“那又有什么要紧，连猫也做梦，不过这总比什么也没有强一点。你做什么梦来着？”

“噢，星期三夜里，我梦见你坐在床边，西德坐在大木箱旁边，玛丽紧挨着。”

“不错不错，我们正是这么坐的，我们一向就这么坐。你的梦竟然还替我们操这么多心，我很兴奋。”

“我还梦见乔·哈珀的母亲也在这里。”

“是啊，她的确在这儿！你还梦见些什么？”

“噢，还梦见好多呢。不过现在有点含含糊糊。”

“嗨，你好好想想不行吗？”

“我似乎觉得风……风吹了……吹了……”

“再仔细想想，风确实吹了什么东西，你想想！”

汤姆把手指按在额头上，很着急了一阵子，这才说：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是风吹在蜡烛上。”

“上帝怜悯我们，讲下去，汤姆，讲下去！”

“我似乎觉得你说过的：‘怎么回事，我相信那门开着……’”

“讲下去，汤姆！”

“让我再仔细想想，只要一会儿。噢，对了，你说你相信那门是开着的。”

“当时我坐在这儿，是说过这一句话，对不对，玛丽？还往

下说！”

“后来……后来……唉，我有点记不大清了，似乎你叫西德去……西德去，嗯……嗯”

“对啦对啦，我叫西德去干什么来着？叫他去干什么？”

“你叫他去……噢，你叫他去把门关上。”

“天哪！，我这辈子还没有听说过这种稀奇事呢！再也别跟我说梦没有什么道理这类的话了！我巴不得立刻把这事告诉西瑞尼·哈珀，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再用她那套反对迷信的废话来解释。汤姆，你说下去！”

“唷，这会儿什么都像大白天一样明明白白了。接着你说我并不坏，只是太淘气，太冒失，不过那也怪不得我，我只是一个毛孩子什么的。”

“我就是这么说的，噢，天哪！讲下去，汤姆！”

“后来你就哭了起来。”

“我是哭了。我哭可不是头一回。后来呢？”

“后来哈珀太太也哭了起来，她说乔也跟我一模一样，她真不该冤枉他吃了攒奶油，更不该用鞭子抽他，还说那是她自己倒掉了攒奶油……”

“汤姆，有什么神灵附在你的身上！你简直像是一个先知，你现在说的不正像先知在预言吗？天哪天哪！你说下去，汤姆！”

“后来西德他说……他说……”

“我似乎没有说过什么。”西德说。

“不，西德，你说过。”玛丽说。

“你们别打岔，让汤姆讲下去！他说什么来着，汤姆？”

“他说……他似乎说他但愿我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得好一些，还说要是我从前规矩一点的话……”

“瞧，听见了没有？这正是西德说过的话。”

“你还叫他闭上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帝作证，我说过这话。一定有一个天使在保佑你。这里一定有一个天使，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

“哈珀太太还告诉你，乔放过一只大爆竹吓了她，于是你就讲了彼得和解忧止痛药水……”

“这真是分毫不差！”

“你们还谈了一大堆话，谈到大伙儿到河里去打捞，星期天要举行丧礼……你和哈珀太太抱在一起痛哭，后来她就走了。”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似乎我又回到了当时的场面。汤姆就算你当时在场，也不可能说得这么像模像样了！后来怎么样？讲下去，汤姆。”

“我记得似乎你替我祷告来着，我似乎看得见你，也听得见你说的每一句话。后来你上床去睡了，我心里好难过，于是拿出了一片梧桐树的树皮，在上面写道：‘我们没有死，我们只是离家去当海盗了。’我把树皮放在桌上，蜡烛的旁边。你躺在床上睡着了，看上去非常慈祥，因此我记得似乎还走过去，弯下腰在你的嘴唇上亲了一下。”

“真的吗？汤姆，你真的亲了我一下？你这么做，我就什么都原谅你了！”她一把抓住孩子，紧紧拥抱，使那孩子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

“尽管只不过是个梦，心眼还不坏。”西德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声音低得刚刚听得见。

“你给我闭嘴，西德！一个人梦里干的事，他醒着的时候也会这么干的。汤姆，这个大苹果我一直替你留着，原来准备万一你能回来，我就给你。现在你去上学吧，你究竟回来了，感谢上帝仁慈。谁相信上帝，听上帝的话，上帝就对他们容忍，大发仁慈，老天爷知道，我是不配受这份恩惠的，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要是只有配受这份恩惠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得到他的帮助度过难关，那么最后一个黑夜来到，该吹灯拔蜡的时候，还能脸



带笑容，升到天堂里去安息的，恐怕就只有那么几个人了。快去上学吧，西德，玛丽，汤姆。快走吧，瞧你们耽误了我多少工夫。”

孩子们都动身去上学，老太太急着去拜访哈珀太太，要用汤姆那个奇怪的梦去打消她那些专讲实际的思想。西德离开家的时候，心里早有几分数了，不过他觉得最好不要说出口来，他在肚子里琢磨：

“这个梦靠不住，哪有这么长，竟一点漏洞也没有？”

再说汤姆，这下真成了英雄！他不再跳跳蹦蹦，而是威风八面，大摇大摆，十足一个海盗！他感觉得到别人的目光都向着他，这的确是事实。他一路走过去，一心装得看不见别人的目光，听不见别人的议论。其实他这个人，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像面包和水一样不可缺少。这时比他小的孩子都成群结队走在他后面，觉得跟着他无比光荣，他也巴不得他们跟着，好让大家看看，仿佛他就是游行队伍的鼓手在领头，马戏团里的主角大象，带着别的一大群野兽进城。跟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却故意装出一副根本不知道他离家出走过的样子，心里却羡慕得不行，他们要能得到汤姆晒黑的皮肤，跟他那闪闪发光的名声，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过看来，哪怕用一个马戏团跟他交换，汤姆也舍不得脱手两样中的任何一样。

到了学校里，孩子们更是围着汤姆和乔转，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崇拜表情非常丰富，弄得两个英雄不久就忘乎所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对如饥似渴的听众讲起了他们的历险，不过那只是一个开头罢了。他们的想像力足以提供丰富的材料，看来一讲起来就会没完没了。最后他们掏出了烟斗，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吞云吐雾，那时他们的光荣真是达到了顶峰。

汤姆以为自己这下可以不受贝基·撒切尔的影响了。光荣就足够了。他尽可以生活在光荣之中。如今他出了名，有可能她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要求和好，那好，来就来吧，该让她看看，他也能像别人一样毫不在乎。不久，她果然来了，汤姆假装没有看见她，故意走了开去，跟一大群男女孩子聊天。很快他就看到，她在轻快地跑来跑去，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脸色通红，眼神飞舞，假装忙于追赶同学，抓到一个就疯笑一阵，尖叫一阵。不过汤姆注意到她老在他的附近抓人，而且抓到了，总要故意向他膘一眼。她的这种表现，使汤姆心中早就有的虚荣心得到了大大的满足，也就更加不可一世起来。因此她不但没有博得他的欢心，反而使他更热衷于假装不知道她就在身边，装得不露一点声色。接着她就放弃了这种嬉戏，犹豫不决地走来走去，时常叹上一两口气，闷闷不乐地偷看汤姆一眼。这时她发现汤姆有意去跟爱米·劳伦斯搭讪，跟她话说得比谁都多。她的心觉得一阵剧痛，顿时心乱如麻，坐立不安起来。她想走开去，谁知她的一双脚不听她的使唤，反而把她带到了那群同学那儿。于是她装得很愉快，跟一个女孩子说上了话。那个女孩差不多就在汤姆的胳膊旁边。

“啊呀，玛丽·奥斯汀，你这个坏姑娘，你干吗不到主日学校里来？”

“谁说我没有来着，难道你没有看见？”

“是啊，没有看见。你真的来了，坐在哪儿？”

“我在彼得小姐那个班，我一向都在那个班上，我倒是看见过你的。”

“真的？哦，真是怪事，我竟会没有看见你。我要跟你说说野餐的事。”

“野餐？这真是好极啦。谁来主持呢？”

“我妈让我来主持。”

“啊，那真是妙极了，但愿她能让我参加。”

“行啊，一定请你，野餐是为我举行的，我想请谁就请谁。我一定请你。”

“那真是好极了，你什么时候举行呢？”

“快了，多半就在假期里。”

“唷，那可好玩极了。你是不是打算请全体男女同学？”

“对啊，跟我要好的，想跟我要好的，我全都请。”她又偷偷看了汤姆一眼，不料汤姆正跟爱米·劳伦斯谈那场暴风雨，谈得起劲，谈到一个霹雳把梧桐树劈得粉碎，而他就站在离那棵树不到三英尺的地方。

“啊，我能来吗？”格雷西·米勒说。

“欢迎欢迎。”

“那我呢？”萨莉·罗杰斯问。

“欢迎。”

“还有我呢？”苏珊·哈珀说，“还有乔呢？”

“全都欢迎。”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都接受了邀请，大家开开心心鼓起了掌，只有汤姆和爱米不在内，汤姆还冷冷地转身走了开去，带走了爱米，一边还在跟她谈着话。贝基嘴唇也发抖了，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她强忍着装出快愉快活的样子，掩饰了过去，还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不过这一下，野餐没有了意思，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意思。她赶紧走开去，就像女人家说的那样，“哭了个惬意”。这时她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呆呆地一直坐到上课铃响，这才站起身来，把辫子一甩，眼睛里闪出报仇雪恨的目光，她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行动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还是一个劲和爱米调情，他眉飞色舞，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还游来荡去，专找贝基，想用自己的行动再伤伤她的心。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她，不过他那兴头的水银柱直落下来，原来她正在校舍后面，悠然自得地坐在一条小凳子上，跟阿尔弗雷德·坦普尔同看一本画册，看得津津有味，两个头都靠在了一起，似乎他们把世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脑后。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姆的血管里立刻翻腾起又红又烫的嫉妒烈火。他开始憎恨自己丢掉了跟贝基重新和好的机会。他骂自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还把一切想得起来的坏名称全都按在了自己的头上。他懊悔莫及，真想哭它一场。这时爱米还和他走在一起，心花怒放像只喜鹊一样叽叽喳喳个没完。但是汤姆的舌头不灵了，耳朵也听不见爱米在说些什么。爱米停了下来，一心盼望他能搭搭腔，不料他尴尬尴尬，结结巴巴，哼哼哈哈，多半答非所问，说对头的只是碰巧。他还一再绕到校舍后面，让那可恶的场面烧得自己的眼睛发痛。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自以为看明白了，贝基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世上竟还有他这么一个人，这一点气得他都快发疯了。

其实这一切贝基全看在眼里，她明白，自己在这场斗法中得到了胜利，看到他活遭罪，跟她刚才一样，真是乐不可支。

这会儿爱米愉快的闲聊简直叫汤姆无法忍受了。汤姆暗示他有许多事要去做，而且这些事非得他去照管不行，时间在飞逝，他不得不赶紧去办。谁知暗示不起一点作用，那姑娘还在叽叽喳喳一个劲讲下去。汤姆心里想：“真是该死，难道我就甩不掉她吗？”后来他说他非要去忙别的事情不可了，她这才没有一点心机地说，放了学，她立刻来找他。他心里很是反感，转身就急急忙忙走开了。

“要是别的孩子倒也罢了，”汤姆恨得咬牙切齿，“镇上所有别的孩子都可以，唯独这个圣路易城来的花花公子不行。他自以为穿得漂亮了，就不可一世。得，先生，你头一天到镇上来，我就揍过你一顿，如今看样子，我还得揍你一顿！你就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你会落到我的手上来，那时我把你……”

于是他在想像中动手痛打了那个孩子一顿，他往空中拳打脚踢，接二连三还不解气，还用手指挖了对方的眼珠。“这下你认输了吧，对不对？你也叫喊得够了吧？是不是？那好，就算这回教训了你一下。”

中午，汤姆逃回家去了，他的良心再也受不了爱米那种满心感动的幸福，他的嫉妒同样再也受不了别的痛苦。贝基还跟阿尔弗雷德在一起看画册，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却还是不见汤姆来遭罪，于是她的胜利便蒙上了阴影，她感到索然无味了。接下来她心事重重，精神恍恍惚惚，伤感也接踵而来，三番两次侧耳细听一个脚步声，谁知希望总是落空，汤姆还是没有来。最后她满心烦恼，后悔自己不该做得这么过分。可怜的阿尔弗雷德眼看自己失去了她的欢心，却怎么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还在一个劲大声嚷嚷：“这里还有一张挺有意思的，你瞧！”她终于失去了耐心，说道：“喂，别来烦我！我才不爱看这些玩意儿呢！”说着说着，她突然眼泪直流，站起身来就走。

阿尔弗雷德还想跟上去安慰她，不料她却说：

“给我走开，别管我，行不行？我恨你！”

男孩站住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她。本来是她说得好好的，要整个中午跟他在一起看画册的，可她又莫名其妙哭着走了开去。于是阿尔弗雷德心事重重走进空无一人的校舍，好不委屈，好不恼怒。他轻而易举地猜到了事情的真相，这个小姑娘只是在利用他来发泄她对汤姆的怨恨。想到了这一点，他对汤姆的仇恨有增无减，巴不得有什么办法，能让汤姆遇上麻烦，而自己又能轻易脱身。汤姆的拼音课本被他瞅到了，机会来了，他喜出望外，把课本翻到下午要上课的那一页，将墨水倒在了上面。

不料这时贝基正在后面的窗子外朝里张望，他这个举动她全都看在眼里。她不让男孩发觉，便抽身走开了。她动身回家的时候，还想着要去找汤姆，把这件事告诉他，说不定汤姆会感动她，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裂痕就能愈合。但是走到半道，她又改变了主意。想起上午她谈起野餐，汤姆对她冷漠的态度，她心里还像火烧火燎一样难过，她受到了怎样的羞辱呀！她决心让汤姆去为那本弄脏的课本挨一顿打，而且抱定宗旨要恨他一辈子。

## 第十九章 我没有仔细想想

汤姆心里闷闷地回到家里，姨妈劈头劈脑的头一句话就让他清楚，他的苦闷休想在家里得到一点宽慰。

“汤姆，就是活剥了你的皮也难消我的心头之恨！”

“姨妈，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哼，你做的好事。我跑到西瑞尼·哈珀那里去，压根儿是个老糊涂，竟满心指望她深信不疑你那个胡说八道的梦。可你说怎么着，好家伙，她早就打听过了，你那天晚上到家里来过，我们的谈话你听得明明白白。汤姆，我真不知道像你这样一个竟干出这种事来的小孩，将来会成什么样子。你竟然一声不响，让我跑到西瑞尼·哈珀那里去出尽洋相。现在想起来都叫人心寒。”

原来事情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汤姆早晨还自以为机智，玩笑开得很巧妙，现在却只显得又卑鄙又下流了。

“姨妈，我是不该这么干，我只是没有仔细想想。”

“唉，孩子，你从来就不仔细想想。除了你那些自私的打算，别的你从来就什么也不会想到。你可以想到夜里从杰克逊岛跑回家来跟我们的苦难开玩笑，你可以撒谎编出一个梦来作弄我，却就是想不到可怜可怜我们，叫我们别为你伤心。”

“姨妈，我知道这样做很卑鄙，不过我的确并不是存心要做这种卑鄙的事，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并不是存心的。再说，我那天晚上回来，并不是为了跟你们开玩笑的。”

“那你回来干什么？”

“我那是想让你别为我们难过，因为我们并没有淹死。”

“汤姆，汤姆，我要是真的相信你有那么一点好心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应该感动上帝的人了。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你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好心。这点我也明明白白，汤姆。”

“姨妈，我确实有过这种念头，要是没有过，我情愿当场死掉。”

“啊，汤姆，你就别再撒谎了，以后也千万别撒谎。撒谎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这不是撒谎，我说的是真话。我想让你别伤心，我回家来就是为了这一点。”

“我真想不顾一切相信你的鬼话。真要是那样，你的一大堆罪过也可以抵消。就算你出去胡闹吧，我好歹有些宽心了。可你说得也实在太离谱啦，要是不的话，你干吗不早点告诉我呢？孩子？”

“啊呀，你看，你一说起要举行丧礼的事，我就满脑子想着溜回来躲在教堂里，自以为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计划，说什么也不肯糟蹋掉了，这样一来，我就把树皮放回了口袋，一声不吭就走了。”

“什么树皮？”

“我在树皮上写了字，告诉你们我们出去当海盗。这会儿我真巴不得在我亲你的时候你醒了过来。说真的，我真巴不得这样。”

姨妈脸上僵硬的线条松了下来，眼睛里也突然发出温柔的光芒。

“你亲了我吗。汤姆？”

“这是真的，我是亲过你。”

“汤姆，你的确实确亲过我？”

“确实，我是亲过你，姨妈，千真万确。”

“那，汤姆，你为什么要亲我呢？”

“因为我爱你，你躺在床上呜呜咽咽，直让我心里难过。”

这话听上去倒的确像是真的。老太太说起话来声音都发抖了，想掩饰也办不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汤姆，再亲亲我！现在你快去上学吧，别再烦我啦。”

汤姆刚走，她就立刻跑到一个小房间里去，把汤姆出去当海盗时穿破的那件茄克衫找出来。她把衣服拿在手上，却不敢去摸，自言自语说道：

“不。我不敢摸，可怜的孩子，多半他又在说谎，不过这个谎撒得叫人开心，叫人感到安慰。但愿上帝……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原谅他的，因为他心里的好心眼才会撒这个谎。我不想去拆穿他，我就不要去查看这个口袋了。”

她把茄克衫放到一边去，站着想了一会儿心事，有两次伸手要去拿茄克衫，又两次缩了来。后来她第三次伸过手去，这一回她想冒冒险，自己给自己打气，这是一个好心的撒谎，好心的撒谎，我不乐意它伤了我的心。这下她才去摸了摸茄克衫的口袋。一会儿工夫，她读到了树皮上的字，她淌着眼泪说：

“哪怕现在孩子再犯成千上万个错误，我也会原谅他了。”



## 第二十章 汤姆替贝基受罚

波莉姨妈吻汤姆的时候，态度跟平常很不一样，把汤姆的烦恼一扫而光，他重新又轻松爽快起来。他朝学校走去，很走运，在牧场巷口遇到了贝基·撒切尔。他的态度一向取决于心情的好坏，所以他一点也没有犹豫就向她走去，说道：

“贝基，今天我所做的实在不像话，我很抱歉。以后我一辈子也不会这么干了，我们这就和好，好不好？”

姑娘站定身子，轻蔑地瞧着他的脸：

“汤姆·索耶先生，你不来纠缠我，我就感激不尽了。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她把头一昂，就只顾往前走了。汤姆一时怔住了，甚至想不起来说一句：“优美妞儿，谁在乎呢？”后来想了起来，却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心里很气愤。他闷闷不乐进了校园，巴不得她是个男孩，那样的话他就能狠狠揍她一顿。没多久他又遇到了她，他走上前去，刺了她一句，她立刻进行反击，于是两人彻底决裂了。贝基一肚子怒火，巴不得立刻就上课，能够看到汤姆为了弄脏课本挨顿鞭子。她本来还有点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揭发阿尔弗雷德，现在受到汤姆的冲撞，她把把这个想法完全取消了。

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自己就要大祸临头。校长杜平先生，已经人到中年，年轻时候的雄心壮志却还未能如愿以偿。他有一个心爱的志愿，那就是当个医生，但由于家境贫寒，命中注定他至多只能当个乡村小学校长。可是每天班上没有背诵课的时候，他总要从写字桌里取出一本神秘的书来，聚精会神钻研一番。他把那本书小心翼翼锁在抽屉里。学校里的淘气学生哪个不心里痒痒想看看那本书，苦就苦在没有机会。不仅如此，男孩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孩个个都对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自己的看法，看法五花八门，没法得到证实。这一回贝基走过靠近门口的书桌，正好发现钥匙竟插在锁上！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朝四下里扫了一眼，见没有人，这本书就到了她的手里。封面上的书名是某某教授的解剖学，她看了也不懂，于是就翻了翻书，一下就翻到了一张精美的彩色插图，一张光身体的人体图。就在这时，一个影子落在书页上，原来汤姆踏了进来，而且扫了那插图一眼。贝基连忙抓起书来要想合上，谁知心急惊惶，把插图撕开了一半。她把书丢进抽屉，一把锁上，又急又难为情，不由得大哭起来。

“汤姆·索耶，你真卑鄙，鬼鬼祟祟偷看别人正在看的東西。”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东西？”

“汤姆·索耶，你怎么就不害羞，你心里明白，你要去告发，啊呀，这下我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要挨鞭子了，我在学校里还从来没有挨过鞭子呢！”

她又顿了顿脚说：

“你要去卑鄙，尽管去卑鄙好啦！你别臭得意，我可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等着！可恨，可恨，太可恨！”说着她又爆发出一阵哭声，冲出教室去。

汤姆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弄得失魂落魄，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接着他自言自语道：

“女孩真是古怪的傻瓜。说什么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挨过揍！真是见鬼，挨揍算什么？女孩就是这个孬样，她们脸皮薄，胆子小。哼，我怎么会向老杜平去告发这个小傻瓜呢？我要跟她算账，办法还不多的是，哪儿会这么卑鄙。而且告发不告发又有什么关系？老杜平难免会问，这是谁撕破了他的书？没人会回答，然后他还不按老办法处理，挨个查问，查到犯错误的姑娘为止。老杜平自会有办法知道，根本不用别人告发，姑娘们的脸就先告发了她们自己，因为她们都是软骨头。这回她准会挨揍。对你贝

基·撒切尔说起来，这倒真是一个难关，没法蒙混过去。”汤姆把这件事又琢磨了一阵，这才说道：“算了吧，她要是看到我遇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她就兴奋还来不及呢。我干吗操那个心，让她出身冷汗去吧。”

于是汤姆去跟外面一帮吵吵闹闹的同学混在了一起。不多一会儿，老师来了，便上起课来。汤姆对功课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不时朝教室里女生那边瞧上一眼，贝基的脸总是让他心神不定。他想起种种事情，心里不肯同情她。不过那也只是不表同情而已，说什么也不是什么幸灾乐祸。弄脏拼音课本那件事很快被发现了。这以后的一阵子，汤姆光是忙着想自己满脑子里的心事，倒也并不怎样。贝基就不一样，她原来很烦恼，没精打采的，这时候来劲了，对事情的发展显然很感兴趣。她预料汤姆不会承认自己把墨水泼在书上，也不会因为他否认就摆脱得了麻烦。事情果然如她所料，汤姆越是否认越是把事情弄糟。贝基以为自己会为这件事兴奋，她还一个劲儿让自己相信她真的很兴奋，不料她发现自己也弄不清是不是真的兴奋。事情越来越糟的时候，她一时冲动，真想站起身来，揭发阿尔弗雷德·坦普尔，不过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保持沉默。因为她心里在想：“他一定会告发我撕破了插图，因此我一个字也不能说，哪怕出了人命也不能说。”

汤姆挨了鞭子回到座位上，根本就没把它当一回事。因为他以为自己跟别人打打闹闹，不知不觉把墨水泼到了上面去。他的否认，只是习惯成自然，照例总是要否认的，而且要否认究竟。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老师坐在讲台上打瞌睡，教室里充满了嗡嗡的读书声，叫人昏昏欲睡。过了一会儿，杜平先生挺挺身子，打了个哈欠，伸手打开书桌上的锁，想去拿书。不过他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到底要不要拿出来，还是仍然留在里边。多数学生只是懒洋洋抬起头来看看，只有两个学生注意他的动作，神情十分紧张。杜平先生又心不在焉在桌子摸索了一阵，这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书取了出来。他往椅子背上一靠，准备读书。

汤姆飞快地瞅了贝基一眼，他从前看到过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猎枪对准了它的头，它无路可逃，一副狼狈的样子，这会儿贝基也跟那只兔子的模样差不多。他一下子把他和她的争吵忘得一干二净。得赶快，得想个办法才行！而且得立刻想出来，因为事情十万火急！他一时呆头呆脑，没有了主意。有了！他灵机一动，想跑上去，一把抢住了书就往外逃，逃得飞快！可是他的决心稍有动摇，就错过了时机。老师已经把书打了开来。他想，要是还能追回这个错过的机会就好了，可眼看为时已晚，再也帮不了贝基什么忙了。接下来，老师的目光盯住全体学生，在他的注视下，一个个学生垂下了眼睛，他的目光自有一种威严，就是没有过失的学生看着也胆战心惊。这片寂静大约持续了从一数到十的工夫。老师在把他的怒气鼓得足足的，这才开口道：

“是谁撕坏了这本书？”

教室里一片寂静，连大头针掉在地下也听得见。沉默还在继续下去，老师把学生的脸——端详过来，寻找神色看上去心虚的学生。

“本杰明·罗杰斯，你有没有撕过？”

本杰明摇摇头。又是一片寂静。

“约瑟夫·哈珀，是你吗？”

又是否认。这些慢慢的审问真要把人折磨死，汤姆越来越忐忑不安。老师他仔仔细细扫视了一排排男生以后，思索了一会儿，开始转向了女生。

“爱米·劳伦斯？”

摇摇头。

“格雷西·米勒？”

又是摇摇头。

“苏珊·哈珀，是你干的？”

还是摇摇头。接下来就该轮到贝基·撒切尔了。汤姆急得浑身发抖，事情已经火烧眉毛，却一无办法。

“贝基·撒切尔，你撕了书吗？”

汤姆一看她的脸已经吓得发白。

“不行，你得眼睛看着我的脸。”

贝基已经举起双手告饶。

“你撕坏了这本书吗？”

突然一个主意像闪电一样在汤姆的脑子里掠过，他站起身来，大声喊道：

“是我撕的！”

所有的学生都给闹糊涂了，都瞪大了眼睛瞧着汤姆不可思议的愚蠢举动。汤姆站了一会儿，召集起全身不听指挥的机能，这才走上前去接受惩罚，可怜的贝基又惊又喜，把感动和爱怜的目光射到他的身上，这样一来就足够抵偿他挨一百下鞭子的痛苦了。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脸上有光，欢欣鼓舞，因此杜平先生的鞭打空前凶狠，空前残酷，他也一声不吭地接受下来，接着还毫不在乎地接受了另一个更加冷酷的命令：放学后要留校禁闭两个小时。因为他心里明白什么人会等在外面，一直等到“禁闭”结束。这样一来就不能把这段烦恼的时间看做是损失了。

那天夜里汤姆躺在床上尽在盘算如何对阿尔弗雷德进行报复，原来贝基已经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她又是害羞又是懊恼，甚至没有漏掉自己不忠实的事。不过即使有复仇的渴望，种种愉快的想法还是占了上风。他想着想着，终于沉沉睡去，贝基最后一句话还朦朦胧胧萦绕在他的耳畔：

“汤姆，你怎么这样了不起！”

## 第二十一章 毕业大考和 淘气学生的报复

暑假快要到了，向来严厉的校长，比过去变本加厉，苛求得令人莫名其妙。因为他一心想在毕业大考那一天大出风头。这下他的教鞭和戒尺就难得有空闲了，至少它们在较小的同学那里是闲不着的。只有最大的学生和十八到二十岁的女生才能不致挨打。杜平先生一向鞭打起来狠劲十足。他虽然假发底下的脑袋已经秃得发亮，人却刚到中年，精力上一点没有衰退。如今这个盛大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他那内心的横暴也就表露无遗，他似乎非常喜爱惩罚有细小过失的学生，好像从中得到整人的无穷乐趣。他这样干的结果使小学生白天在恐怖和苦难中苦熬，到了夜里就聚在一起商量报复的办法。他们决不放过一个和校长先生捣乱的机会。在这种斗法中校长先生始终要占上风。孩子们报复成功，每次随之而来的惩罚也就更多，牵连很广，人人惴惴不安，最后总是学生一败涂地退出战场。但是他们还是一起秘密商量，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估计有希望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找到一个油漆匠的儿子，对他赌咒发誓，还把计策告诉他。请他帮忙。那孩子对这条妙计很感兴趣，原来他自己也早有这个打算。因为校长在他家里包吃包住，有不少事情让他怀恨在心。校长的妻子几天里就要到乡村去探亲访友，孩子们准备利用这个机会顺利实现这个计划。校长每逢盛会总要事先喝个大醉，给自己壮壮胆，油漆匠的儿子说，大考前夕他醉得厉害，就会在椅子上打起瞌睡，那时他就见机行事，等到一定时候去把他叫醒，催他快到学校去。

再说校长一切准备就绪，有趣的盛会准时召开了。一到晚上八点，学校里灯火辉煌，到处悬挂着用鲜花和绿叶做成的花环和

花彩。校长高高在上，坐在讲台的“宝座”上，后面是一块大黑板。他看上去还是一派醉意。他的两旁各摆着三排长凳，前面还有六排长凳，凳上坐着镇上的贵宾和家长。他的左首，一排公民后面是一个临时搭的大讲台，台上坐着当天晚上要进行各项作业练习的学生。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小男孩，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穿得也规规矩矩，只是浑身都不舒服，都快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还有一排排呆头呆脑的大男孩。那一排排大大小小的姑娘，像雪堆成一般，穿着细麻布或是平纹细布的衣服，显然都在专心想着她们赤裸的手臂，祖母辈传下来的老式装饰物，粉红色蓝色的缎带以及插在头上的鲜花，因此不免有点局促不安。屋子里的其他地方也挤满了学生，不过他们都是不参加节目的。

作业练习开始了。一个很小的男孩站起来背诵，十分扭捏：“诸位大概料想不到我这样小小年纪，会登上台来当众讲话……”为了配合讲话，他还费劲吃力做出各种手势，这些手势虽然准确却很生硬，有点像机器一样，而且还是出了点毛病的机器。不过他尽管差点吓破了胆，好歹还是平平安安背完了讲话，像机器一样鞠了躬退下场去，还竟然获得了热烈的鼓掌。

一个羞答答的小姑娘口齿不清地背诵了《玛丽有一只小羊羔》，她楚楚动人地行了一个屈膝礼，也得到了不少掌声，于是她涨红了脸，开开心心地去坐下了。

汤姆·索耶趾高气扬信心十足地走上前去，高声朗读那篇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的演说《不自由，毋宁死》，他悲壮慷慨，手舞足蹈，不料背到一半就背不下去了。怯场突然鬼使神差地袭击了他，使他两腿发抖，气都透不过来。是啊，他确实获得了全场的同情，不过碰到了冷场也是事实，因此也更不好受。校长皱了皱眉头，这真是雪上加霜。汤姆终于挣扎了一阵败下阵去，落了个彻底失败。场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下掌声，而且很快就平静了下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着是朗诵珍贵的诗篇《孩子们站在燃烧的甲板上》和《亚述人下来了》等等。后来是朗读表演和拼音比赛。背诵拉丁文课的寥寥无几，却都得到很高的荣誉。

现在轮到晚会上最重要的节目了。一些年轻的小姐要朗诵各自“别出心裁”的作文。她们轮流走到讲台上，清了清嗓子，展开用精致丝带扎好的底稿，便念了起来，一心一意把注意力放在脸部的表情和音调的抑扬顿挫上。这些题目，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毫无疑问也都在这种场合上发挥过了，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字军时代，她们母系方面的祖先也都作过这类作文。“友谊”便是这种题目之一，此外还有“昔日回忆”、“历代宗教”、“梦乡”、“文化之利”、“种种政体的比较对照”、“忧郁”、“子女孝道”和“心愿”等等。

这些作文普遍的特色之一是故意培养多愁善感的情调。另一特色是不惜浪费美丽的辞藻，让它们泛滥成灾，硬要将一些特意收集起来的字句灌进你的耳朵，定要把它弄成陈词滥调才肯罢休。而这类作文尤为突出的标志和使这类作文完全成为败笔的是篇篇结尾都有一段滥得不能再滥、让人深恶痛绝的说教，这不仅是狗尾续貂，简直是一条明明已经断了的尾巴，却还在摇摇摆摆，扭捏作态。这是不管什么题目，做文章的人非要绞尽脑汁，折腾出这番那番道理，想在道德和宗教方面让人深思。这些粗俗的说教，明明毫无诚意，竟然仿效成风，难以在学校里淘汰，就是如今还依然如故，也许只要有世界存在，它们都难以淘汰。在我们全国，没有一所学校的年轻小姐不感到文章非加上一段说教的结尾不可。并且，你还能发现，学校里最最轻浮、最最缺少宗教信仰的姑娘，作文里的说教却往往最长，虔诚得不能再虔诚。不过这些话也就到此为止吧。大实话往往听起来让人不舒服。

让我们回到“大考”的晚会上来。首先念的一篇作文题目叫《人生原来如此吗？》也许读者对其中几段还容忍一二：



在日常生活的道路上，年轻的心展望预期的欢庆景象，情绪何等兴高采烈！他们在想像中忙于描绘一幅幅带玫瑰色彩的图画。在幻想中醉心时髦、耽于声色享受的人，已置身于欢乐的人群，成为一切观光者注目的对象。她那优美的形体，雪白的衣裳，在令人迷乱的欢舞中飘然回旋。在这快乐的集会上，她的眼睛最最闪亮，她的舞步最最轻盈。

在这种美妙的幻想中，时间快速溜走了，欢迎她进入极乐世界的时刻已经到来，对此她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美丽的梦想。在她心醉神迷的幻觉中，一切都如同仙境一般。新奇的景象一个比一个更为诱人。可是这一会儿以后，她就发现在这赏心悦目的外表下，一切都是虚荣，迷惑她灵魂的恭维，这时听来只觉得粗暴刺耳，舞场也已失去了魅力，她拖着用完力气的身体，捧着辛酸的心，转身走了开去，深信尘世的欢乐无法满足灵魂的渴望。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许许多多。朗读这篇作文的时候，会场上时时响起表示满意的嗡嗡声，还伴有一些轻声的赞叹：“多么美妙！”“多么深刻！”“多么真实！”等等。这篇东西最后以最令人生厌的大段说教结尾。全场却报以热烈的鼓掌。

然后有一个身体瘦削、神情忧郁的姑娘站了起来，她的脸色由于药吃得太多，消化不良，苍白得十分触目。她念了一首诗，我们只要引上两节就够了：

密苏里少女告别阿拉巴马

阿拉巴马，再会吧，我是多么爱你！

但我要和你暂时别离，

离别的惆怅充满了我的心里，

紧蹙的眉头翻腾着火热的回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我曾漫游你繁花满枝的树林，  
我曾在达拉波萨溪畔读书休憩，  
曾在达拉西滔滔洪流旁凝神谛听，  
曾在库萨山腰欢呼晨光。  
但我现在心中充满悲痛也不以为羞，  
回眸泪水盈盈也毫不脸红，  
因为我现在必须离开的地方并非陌生，  
因为我对之叹息的人们也并非陌生，  
因为这个州就是我的家，这里欢迎我，  
如今我要告别你的山谷和高山，  
一旦我的眼睛我的心和我的 tete 对你冷淡，  
亲爱的阿拉巴马，那时它们也不再在人世。

在场很少人知道 tete（神智）是什么意思，不过大家对这首诗仍然十分满意。

其次出场的是一个黑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姑娘，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摆出一副悲痛的表情，以便给人深刻的印象，然后有板有眼地朗诵起来。

### 幻 境

漆黑的夜，风狂雨暴。高空上帝宝座的周围一颗闪烁的星星也没有，但深沉有力的雷鸣不断震撼着耳膜，而恐怖的闪电，在天空云楼肆虐，好像在藐视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嘲笑他的避雷针无法左右其恐怖的威力。这时甚至狂风也恶狠狠从神秘的巢穴中冲出来，到处咆哮，好像也要插上一手，把这种狂热的景象推向高潮。

正是在这森森黑暗使人消沉的时刻，我的心灵为渴求人类的同情而哀叹，也正在这个时刻——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师长，我的安慰者，和向

导，

我悲哀中的欢乐，欢乐中的第二天福——美丽的女王来到我的身边。

她像有些机智人所描绘的那样，在伊甸园阳光灿烂的幻境里悠闲散步，在这个罗曼蒂克的年轻王后身上，除了超凡绝俗，毫无装饰。她的脚步那么轻盈，一路走来毫无声息，若不是她和蔼可亲的触摸给人以神奇的颤栗，她一定会像其他不露锋芒的美女一样悄悄走掉，不让人觉察，不让人追寻。她指着外边正在较量的狂风暴雨，叫我注视它们所代表的两种生命，脸上罩着一种奇特的愁容，仿佛十二月的白袍上冻结着冰泪。

这篇恶梦般的文章写了十页光景，结尾一番说教把非长老会的教友贬得一无得救希望，因此得了头奖。这篇文章被认为是那天晚上参赛辞藻最华丽的杰作。镇长给作者发奖，还作了热烈的讲话，说它远远超过他生平看到过的动人文章，就是丹尼尔·韦伯斯特听了也会赞不绝口。

顺便说一下，动不动就用“美妙”两字，还把人生经历说成“人生一页”的文章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多。

再说那时带着几分醉意的校长先生在神情中也有了几分和蔼可亲，他把椅子推到一边，背对台下的听众，开始在黑板上画一幅美国地图，准备考地理。他的手瑟瑟发抖，地图画得十分倒霉。一阵强忍的窃笑在全场波动。他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连忙动手补救，擦掉一些线条，重新画上，谁知画得更加七歪八扭，窃笑声越发嘹亮。他全神贯注继续画地图，好像打定主意不因窃笑泄气。他觉得所有的眼睛全盯在他的身上，便想像自己已经取得成功，不料窃笑依然在高涨，明明白白这是在起哄。这也难怪。原来讲台上有个顶楼，就在校长先生头上开着个天窗，这时天窗里有根绳子挂下一只猫来，那猫腰系绳子，脑袋和嘴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包着破布，爪子抓着绳子。后来它身子摇摇晃晃往下翻，爪子抓不到绳子，便在空中乱抓乱舞。窃笑声越来越响，校长还在专心画图，猫已经距离他的脑袋只有五六英寸。只见它一点点下来，下来，又低了一点，拼命乱抓乱舞的猫爪抓住了假发，就再也分不开了。一转眼工夫，猫带着它的战利品，被提到顶楼上去了！校长先生的秃顶让灯光照得金光闪闪，原来油漆匠的儿子在秃顶上涂了一层金漆。

会议就此散场。孩子们报了仇，也泄了恨，暑假也到来了。

## 第二十二章 哈克·芬恩引用《圣经》

“少年节制会”的绶带非常耀眼，看得汤姆心里痒痒的，就此加入了这个新的教会组织，他保证当了会员不抽烟，不嚼烟，不说渎神的话，决不破戒。可入会以后他马上有了一个新发现，原来一个人保证不去干某件事，恰恰使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去干那件事。不久想喝酒，想咒骂的欲望折磨得他不行。这种欲望强烈得出奇，要不是指望有机会挂上红色的绶带大出风头，他也许早就退了会。美国独立纪念日七月四日就要到了，可是汤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愿望，原来他戴上这种“脚镣手铐”不到四十八小时，就觉得没有指望等到那天了。后来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治安推事法官弗雷泽身上，那老法官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因为他官大，死后一定会举行盛大的葬礼。因此这三天里汤姆特别关心老法官的病情，千方百计打听消息。有时他希望大增，竟胆敢把绶带拿出来，对着镜子彩排一番。谁知老法官病情时好时坏，叫人泄气。后来宣布他的病情好转了，再后来据说正在逐渐康复。汤姆懊恼异常，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他马上申请退会。不料当天晚上老法官旧病复发咽了气。从此汤姆下定决心，对这种人说什么也不能相信。

葬礼十分排场。节制会的少年们列队游行，出尽了风头，故意气气这个新退会的汤姆，让他妒忌得七窍生烟。不过汤姆又恢复了自由，多多少少还气得过。他现在既可以喝酒，又可以咒骂，但他惊奇地发现，怎么自己倒不那么想喝酒和咒骂了。正是可以无拘无束去干这些事，反倒消除了他干这些事的欲望，这些事也就失去了魔力。

汤姆不久发现，盼望已久的暑假也无聊得让他不好过了。

他想写写日记，但是三天里竟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只得放弃记日记的念头。

最最出色的黑人演唱团来镇上演出，引起轰动，热闹了一阵子。汤姆和乔·哈珀组织了一队小演员，愉快了两天。

甚至光荣的七月四日在某种意义上过得也不怎么的，因为那天煞风景，下了大雨，结果连游行也被取消。汤姆心目中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便是不折不扣的美国参议员本顿先生，谁知他也叫人大失所望，原来他的身高竟没有二十五英尺，而且压根儿跟这个高度沾不上边。

来了一个马戏团又走了。孩子们用破烂毯子搭成帐篷，在里边玩了三天马戏的游戏，入场费男孩每人三根大头针。女孩每人两根大头针，玩到后来大家也就不想玩了。

一个骨相学家和一个催眠大师也来了又走了，使这个小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闷更枯燥。

有时也举行一些男孩女孩的聚会，虽说这些聚会十分爽快，可是次数太少，使得等待下一次聚会十分烦恼。

谋杀案恐怖的秘密长期以来一直令人痛苦，简直像是一个毒瘤，没完没了地折磨人。

接着麻疹又传染开了。

长长的两个星期里，汤姆像个囚犯只得躺在床上，对整个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他病得很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后来他终于能下床走动了，四肢无力地到镇上去走走，不料竟发现件件事、个个人都发生了变化，让他十分丧气。镇上开过一个信仰复兴会，人人都恢复了信仰，不仅成人，而且男孩女孩都入了教。汤姆到处逛逛，抱一线希望，能碰到一张还带有邪气、该受到诅咒的面孔，结果到处碰壁。他发现乔·哈珀在读《圣经》，便伤心地走了开去，不想看到这种令人丧气的景象。他去找本·罗杰斯，发现他正访问穷苦人家，带着一筐布道的小册子去散发。他好不容易找到吉姆·霍利斯，却想不到吉姆

把他最近害麻疹说成是宝贵的赐福，那是一种警告，提醒他改恶从善。他每遇到一个孩子，便增添几分懊丧，最后走投无路，只得赶紧去找知心朋友哈克贝利·芬恩，那是他最后避难的地方。不料哈克也用《圣经》里的话来接待他。这下他的心碎了，灰溜溜潜回家去，爬到床上，觉得全镇所有人里边，只有他一个永远永远迷途难返。

那天夜里袭来一阵恐怖的狂风暴雨，隆隆的雷声让人胆战心惊，漫天的闪电让人睁不开眼来。他把被子蒙在头上，满心恐怖等待对自己的最后审判，因为他没有一丝怀疑，这惊天动地的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他深信自己把老天爷惹得忍无可忍，现在报应来了。在他看来，这样大张旗鼓动用排炮来歼灭一只臭虫，未免太小题大做，过于浪费，不过他觉得把他这样的虫子斩草除根，安排一场代价巨大的风暴，好像也在情理之中。

大雷雨渐渐精疲力竭，没有达到目的便偃旗息鼓。汤姆头一个冲动便是谢天谢地，从此改过自新，第二个念头却是且慢这样做，因为眼前很可能不会再有什么大雷雨了。

第二天医生又来了，汤姆的麻疹又发作了，这回他一躺躺了三个星期，简直像一百年那样难熬。后来他终于又能下床到外面去走走了。但是他想起自己寂寞的处境，孤孤单单没有一个同伴，这次虽说死里逃生，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了。他无精打采在街上游荡，发现吉姆·霍利斯正在扮演少年法庭上的法官，审问一只猫的谋杀案，被它谋杀的小鸟也在场作证。接着他又发现乔·哈珀和哈克·芬恩正在小胡同里吃一只偷来的甜瓜，可怜的孩子，他们跟汤姆一样，又重新堕落了。

## 第二十三章 墨夫·波特得救了

最后小镇昏昏欲睡的气氛被大大激奋起来，谋杀案终于要开庭审判了，这事立刻成了镇上热门的闲谈话题。汤姆想逃避也无法逃避，每逢有人提起，他心里就直哆嗦，良心的不安和惊恐的心理，使他深信不疑这些话都是说给他听的，故意在“试探”他。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人家怎么会疑心到他知道此案的内情。但是他一听到这种闲谈议论，心里还是七上八下。这些话每时每刻都使他不寒而栗。他把哈克拖到僻静的地方，想跟他谈谈，吐露一下自己的心事，把自己的烦恼让另一个也在为此烦恼的人去分担，好歹得到几分安慰。况且，他还要证实一下，哈克是不是真的严守了秘密。

“哈克，你跟人谈起过这事吗？”

“什么事？”

“你心里明白。”

“噢，那还用说吗？”

“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我敢向天发誓。你问这干吗？”

“嗨，还不是心里害怕。”

“哎呀，汤姆·索耶，要是让人发现，那咱俩休想活过两天，你心里明白”

汤姆觉得安心多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哈克，他们谁也没法让你说出来，是不是？”

“让我说出来？让我说出来，不就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让那个杂种把我淹死？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两样。”

“好，那就好。我想只要我们一声不吭，就能太平无事。可不管怎么说，咱们还得再发个誓，那就更万无一失了。”



“我赞同。”

于是他们尊严万分地又发了一次誓。

“人家都在说些什么，哈克？我已经听到不少了。”

“说些什么？哦，还不是墨夫·波特长，墨夫·波特短，没完没了。老叫我浑身冒汗，我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也老在我身边唠唠叨叨。我看他十有八九完蛋了。你是不是有时很替他难过？”

“差不多一直在替他难过，难过得不行。他算不了什么，不过他没有干过伤害别人的事。不过就是钓钓鱼，挣几个小钱买杯酒喝，到处游荡混混日子，但是老天爷，我们都是这么干的。至少我们多数人是这么干的。连布道的人也不例外。他心眼不坏，有一次他钓的鱼不够两个人分，他就给了我半条，有好多回我倒霉，他总是好心地护着我。”

“哟，哈克，他还替我修补过风筝，替我在渔线上装过钓钩呢。但愿咱们能把他救出来。”

“哎呀，汤姆，咱们可没法把他救出来。再说，救出来也没有用，人家还会重新把他抓回来的。”

“是啊，多半他们会重新抓他。但是我恨听到人们骂他，倒似乎他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其实他根本没有干——那件事情。”

“我也这样，汤姆。听他们说，他倒似乎是全国最最杀人不眨眼的恶棍，还说不知为什么没有早把他给绞死了。”

“是的，他们一天到晚这么叨叨。我还听他们说，万一判他释放，他们就用私刑把他处死。”

“这种事他们干得出来。”

两个孩子作了长谈，却并没有带来多少安慰。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们不知不觉晃悠到了孤零零的小监牢附近。也许他们心中还模模糊糊抱着希望，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可以去除他们的困难。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仿佛天使和仙女对这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幸的囚犯已经没了兴趣。

孩子们干了他们以前常干的事情，到铁栅栏那儿送一些烟叶和引火柴给波特。他给关在地牢里，那儿没有警卫看守。

波特对他们的礼物很感动，可他这样反倒叫他们良心受到谴责，这一回尤其厉害。波特说了下面一段话，使他们感到自己胆小怕事，完全是背信弃义的小人：

“孩子们，你们对我太好了，比镇上哪个都好，我忘不了你们，忘不了。我心里老在对自己说：‘我以前常给所有孩子修补风筝和做点别的事情，指点指点他们哪儿是钓鱼最好的去处，我一有机会就跟他们交朋友，如今老墨夫倒了霉，孩子们都把他忘了，只有汤姆没忘，哈克没忘，他们没有忘记他。’我说，‘我也没有忘记他们！唉，孩子们，我干了件恐怖的事情，当时喝醉了昏头昏脑，我说得清的也就是这些。现在我只好去受绞刑，活该如此。活该如此，这也是我最好的下场。我看，我也反正只有这个盼头了。’得，咱们别谈这个，我不想让你们感到难过。你们两个对我够朋友。不过，我要跟你们说说，你们千万别喝醉，那样你们就不会被关到这儿来了。你们往西站一点，就这样，行啦。一个人遭了大难，就想看看几张对他好的面孔，这才是最大的安慰。除了你们两个，谁也不上这儿来。真诚友好的脸，真诚友好的脸哪！你们轮流一个骑在另一个身上，凑上来让我摸摸你们的脸。行啦，再握握手吧，把你们的手从栅栏里伸进来，我的手太大，伸不出来。小小的手，没有什么劲，可这两双小手帮了墨夫·波特的大忙，只要办得到，它们还会帮他更大的忙。”

汤姆痛苦万分回到家里，那天夜里做的梦更充满了恐怖。第二天和第三天，他老在法院外面转来转去，差不多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在拉着他往里边去，他好不容易才算强迫自己依然待在外面。哈克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有意互相躲避。时常他们各自走开了，却又鬼使神差立刻把他们拉了回去。每逢有闲人从法院

里晃开去，汤姆总是竖起耳朵细听，可听到的尽是一成不变令人丧气的消息，显然无情的网套住了可怜的波特，越套越紧。第二天傍晚，镇上传说，印丘·乔伊提出的证据确凿可靠，陪审团作出什么判决已成定局。

那天晚上，汤姆深夜还在外面，他是从窗子里爬进去上床睡觉的。他高兴得不得了，过了好几个小时方才入睡。第二天早晨，全镇的人都蜂拥到法院去，因为那天将是个重大的日子。挤满法院的旁听者，男女各占一半。等了半天，陪审团才鱼贯而入，就坐下来。又过了一会儿，戴着脚镣手铐的波特让人押送进来了。他面色苍白，显得很憔悴，神情畏畏缩缩，一副绝望的样子，坐在众目睽睽的地方。印丘·乔伊也同样惹人注意，他却跟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又隔了一阵子，法官到了，执法官宣布开庭。律师们照例要交头接耳一番，搜集起有关的文件。这些烦琐的细节带来的耽搁，造成一种准备开庭的气氛，使人印象深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时传唤了一位证人，他证明案发当天清晨，曾看见墨夫·波特在小溪洗澡，一被人发现就溜掉了。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原告律师说：

“传讯证人。”

犯人抬起眼睛看了片刻，又垂了下去，这时辩护律师说：

“我没有问题要问。”

第二证人证明他在尸体附近发现了那把刀。原告律师说：

“传讯证人。”

“我没有问题要问。”波特的辩护律师回答道。

第三个证人发誓说，他常见波特佩带那把刀子。

“传讯证人。”

波特的律师还是拒绝询问证人。

听众的脸上开始露出恼火的神情。难道这个律师存心不作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点努力，就这样轻易送掉委托人的性命？

接着又有几个证人证实波特被带到凶杀现场当时畏罪的表现。他们也没有受到被告律师严厉的盘问，便离开了证人席。

那天早晨发生在坟场上、对被告十分不利的情形，在场的人都记得明明白白，如今每一个细节都有可靠的证人证实，但是波特的辩护律师没有询问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全场的人都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满，响起了一片嗡嗡的抱怨声，遭受了法官的申斥。这时原告律师说道：

“鉴于有关公民全都宣誓提供了简单明了无可置疑的证词，我们毫无疑问把这桩恐怖的罪行归结为被告席上这个不幸的犯人所干。我们宣布本案查证工作结束。”

可怜的波特发出一声呻吟，他把双手蒙在了脸上，身体也有些左右摇晃。一阵痛苦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法庭。许多男人受到了感动，许多女人流泪表示同情。这时只见被告律师站了起来，说道：

“法官先生，本案开始审讯的时候，在我们的陈述里，先入为主，要证明我的诉讼委托人是由于喝醉了酒，在身不由己的精神错乱影响下，才盲目干下了这件恐怖的事，现在我们改变了这种看法，申请撤回原来的辩护。”然后他向法院书记说，“传汤马斯·索耶出庭！”

全场人人脸上都一下子露出莫名其妙的惊异表情，连波特也不例外。一双双眼睛都用惊奇而关切的目光盯着汤姆，看他站起来，走到证人席上。那个孩子显得十分惊慌，吓得魂飞魄散。他先宣了誓。

“汤马斯·索耶，六月十七日大约半夜，你在什么地方？”

汤姆朝印丘·乔伊的脸瞥了一眼，舌头就不听使唤了。旁听的人大气不出一声，可他还是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孩子终于恢复了一点胆气，好不容易迸出一点声音，法庭上一部分人勉

强能够听到：

“在坟场上。”

“请大声说话。别害怕！你是在……”

“在坟场上。”

一丝轻蔑的微笑掠过印丘·乔伊的脸上。

“你是在霍斯·威廉斯的坟墓附近吗？”

“是的，先生。”

“说话再大点声。你离坟墓有多近？”

“就像现在我离你那么近。”

“那你是不是躲了起来？”

“是躲了起来。”

“躲在哪里？”

“躲在坟墓边上几棵榆树背后。”

印丘·乔伊的身体不为人觉察地微微动了一下。

“有人跟你在一起吗？”

“有，先生。我上那儿是跟……”

“等等，别忙。你用不着说同伴的姓名。适当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传讯他的。你们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到那儿去？”

汤姆犹豫起来，脸色很慌张。

“说吧，孩子，不用害怕。说真话总是值得别人尊敬的。你们带了什么东西到那儿去？”

“只带了——一只——死猫。”

全场掀起一阵嬉笑声。法官连忙制止

“我们要出示死猫作为证物。哦，我的孩子，你要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就用你自己的口气说——什么也别遗漏了，更不用害怕。”

汤姆开始说了，起先还有些吞吞吐吐，后来说说就来了劲，话也越说越流畅，过不多久，法庭上一切声音都寂静下来，只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汤姆一个人在说话。这时一双双眼睛都注视着他，一张张嘴巴都张得大大的，都屏住了呼吸在听他的一字一句。谁也没有注意时间到底过去了多久，都让离奇古怪阴森恐怖的故事吸引住了。汤姆心中压抑已久的感情在言辞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道：

“医生一挥木板，墨夫·波特倒在地下，印丘·乔伊拿起刀子跳过来，猛地一刺……”

哗啦一声，如闪电一般，混血儿冲开阻拦的人群，蹿出窗口，逃得无影无踪！

## 第二十四章 白天风头十足， 黑夜担惊受怕

汤姆又一次成了金光闪闪的英雄，受到大人的宠爱，年轻人的妒忌。他的名字甚至上了印刷品，可以流芳百世，因为镇上的报纸表扬了他。有人相信，只要他将来逃得过绞刑，说不定有一天他还会当总统呢。

像往常一样，反复无常，盲目冲动的社会这时又拥抱着墨夫·波特来了，如今对他的抚爱跟当初对他的侮辱一样慷慨大方，不相上下。不过这种行为涉及社会的荣光，所以大可不必吹毛求疵。

这些日子，汤姆白天风头十足，洋洋得意，夜里却担惊受怕，恐怖到了极点。印丘·乔伊闯进他所有的梦，眼睛总是凶光毕露。如今天黑以后，天大的诱惑也不能吸引他到外面去活动了。可怜的哈克也同样倒霉，同样惊恐不安。因为汤姆在开庭那个重大日子的头天晚上，把事情全都跟律师说了，哈克十分害怕他参与此事的秘密也会吐露出去。尽管印丘·乔伊一逃跑，免除了他出庭作证，尽管律师也答应过给他这个可怜的家伙保守秘密，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既然良心不安驱使汤姆连夜赶到律师家里去，连最最阴森恐怖的誓言也封不住他的嘴巴，居然把恐怖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这怎么不叫哈克差点把对人类的信任丧失干净呢？

白天，墨夫·波特的感动之情使汤姆对自己说了实话无比兴奋，一到夜里，却又巴不得当初能管住自己的舌头，没把实情说出去。

汤姆既害怕永远捉不到印丘·乔伊，也害怕他被捉住而不处死刑。他心里明明白白，那个家伙不死，他没有亲眼看到他的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体，他是永远无法平平静静呼吸的。

悬赏布告已经出了，四乡也都搜遍了，就是没有抓到印丘·乔伊。圣路易斯派人来了，那里有的是神通广大、令人生畏的得力干将。派来的一名侦探像猫捉老鼠那样东寻西找，摇头晃脑，样子也的确聪明能干，并且也照例跟他所有的同行那样，获得了惊人的成绩，也就是说，他“找到了线索”。不过你总不能把线索当作杀人犯送上绞架，因此侦探侦查完毕回去以后，汤姆依旧没有半点安全的感觉。

日子总要慢慢地过去，每过去一天，惊恐的重压也总会微微减轻一点。



## 第二十五章 探 宝

个个体格健全的男孩一生中总有一个时期会产生强烈的欲望，要到什么地方去挖掘埋藏的财宝。这种欲望有一天也突然触动了汤姆的心。他风风火火去找乔，哈珀，没有找到。接着他去找本·罗杰斯，谁知他去钓鱼了。不久，他碰巧遇到了血手大盗哈克·芬恩。哈克肯定能一拍即合。汤姆把他领到冷僻的地方，毫不保留地说出了这件事。哈克哪会不乐意，凡是冒险的事，只要能玩得惬意又不要本钱，他都巴不得插上一手。因为他尽管缺少金钱，时间却大大过剩，正愁没法打发。

“咱们到哪儿去挖呢？”哈克问。

“噢，差不离哪儿都行。”

“哪能呢，总不见得到处都有财宝吧？”

“当然不会，财宝总藏在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哈克，财宝有时藏在岛上，有时一只腐烂的箱子埋在枯死的老树梢下面的地里，半夜树影落在上面。不过多半藏在闹鬼的屋子里，埋在地板下。”

“谁藏的呢？”

“还用问，当然是强盗，你以为是主日学校校长？”

“我不懂，我要是有财宝，我才不藏起来呢。我要花掉它，快愉快活过日子。”

“我也会这样，可强盗干事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总是把财宝藏起来，让它留在那儿。”

“他们从此就不来取了吗？”

“才不呢，他们是想来取，可他们往往忘了留下的记号，要不就是人死了。反正财宝在地下埋了好久，长满了锈。说不定哪天有人找到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找到那些记号的办法。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纸条就是花上一个星期也不见得能弄明白，因为上面多半是符号和象形文字。”

“象……什么，”

“象形字，像图画一类的玩意儿，你瞧，这些东西乍一看，似乎跟什么都不相干。”

“这种纸条你到手过吗？”

“没有。”

“哎呀，那你怎么去找记号呢？”

“我用不着记号。他们不是把财宝藏在闹鬼屋子的地下，就是藏在一个岛上，藏在一棵枯树下面。枯树上总戳出一根大树枝。哦，我们在杰克逊岛上已经试过一试，以后可以再试试。还有小河上闹鬼的老房子，那儿也有许多枯死的树木，多得要命。”

“那些树底下都有财宝吗？”

“瞧你说的，哪儿会呢？”

“那你怎么知道哪棵树底下有宝呢？”

“所有的树底下都去找找。”

“哎呀，这样一来，整个夏天都找不过来。”

“嗨，那又有什么关系？你想想，要是找到一个铜罐，里边装一百块金元，上面全都蒙上锈斑，灰不溜秋的，那时你会怎么样？还说不定会找到一只腐烂的箱子，里边尽是钻石呢。”

哈克的眼睛都发亮了。

“这真妙。对我说来，实在是妙极了。你只要把一百块金元给我就行，我不要什么钻石。”

“那好吧，不过我要是你，我决不把钻石扔掉。有的钻石，一颗就值二十块钱，差不多没有一颗不值个六七毛或块把钱。”

“啊，真那么值钱？”

“那当然，谁都会跟你这么说的。钻石你看见过吗，哈克？”

“记不得看见过那东西。”

“嗨，国王都有大把大把钻石。”

“哼，我可不认识什么国王，汤姆。”

“量你也不认识。不过，你要是去欧洲，就可以看到一大堆国王，到处乱蹦乱跳。”

“他们真的乱蹦乱跳？”

“乱蹦乱跳？奶奶的，才不呢！”

“咦，那你干吗说他们乱蹦乱跳呢？”

“呸！我的意思是说你会看见一大堆国王。国王当然不乱蹦乱跳，他们干吗要乱蹦乱跳？我的意思是说你会看见他们，到处都是，你知道，一般说来都是这样。就像那驼背老理查一样。”

“理查！他姓什么？”

“他没有姓。国王都只有名没有姓。”

“没有姓？”

“就是没有嘛。”

“得啦，汤姆，只要国王乐意没有姓，那就随他们去好了，我可不想当国王，光有名没有姓，就像黑鬼一样。行，你说你打算先打哪儿挖起？”

“哟，我也不知道。要不我们到小河对岸的小山上去，先从树枝枯死的那棵老树下手，好不好？”

“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们弄来一把有毛病的尖头镐和一把大铁锹，便动了身。到那里要步行三英里。赶到那里他们气喘不定，热得不行，便在附近一棵榆树的树阴里躺下来，休息抽烟。

“我喜爱寻宝。”汤姆说。

“我也是。”

“哈克，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在这里果然找到了财宝，你打算拿你的那一份干什么？”

“嗨，天天吃个馅儿饼，喝杯苏打水，要是来了马戏团，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场场必到。我敢打赌，日子一定过得美滋滋的。”

“哦，那你就不准备攒点钱下来？”

“攒钱，干吗要攒钱？”

“唉，为了以后过日子呀。”

“哼，那才没有用呢。迟早爸会回到镇上来，我要不赶紧花掉，他会全部都抢去。跟你说，没几天，他会花个精光。汤姆，你拿了你那份干什么？”

“我打算买一面新鼓，一把货真价实的剑，一个红领结，一只大脑袋的小狗，再有就是娶个媳妇。”

“娶媳妇？”

“是这个打算。”

“嗨，汤姆，你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吧？”

“你等着瞧吧，将来你会明白的。”

“哟，汤姆，你干这事就是傻透啦。瞧瞧我爸我妈，光打架！他们一直在打架，没完没了，那我可记得明明白白。”

“那又有什么。我要娶的姑娘不会打架。”

“要我说，汤姆，她们全是一路货，全都会整治人。你趁早事先想想仔细。这事可马虎不得。那丫头叫什么？”

“那根本不是什么丫头，是一个姑娘。”

“我看全都一样，有人说成是丫头，有人说成是姑娘。不去管这些个，汤姆，她叫什么名字？”

“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这会儿不行。”

“那好吧，以后告诉我也行。不过要是你结了婚，那我就比以前更寂寞了。”

“不，你不会寂寞。你来跟我们一起住。现在可得动动窝了，该去挖财宝啦。”

他们干了半个钟头，干得浑身冒汗。没有结果。他们又辛辛苦苦干了半个钟头，还是没有结果。哈克说：

“强盗老把财宝埋得这么深吗？”

“有时很深，不过也不一定。深深浅浅没个准。我看我们没有找对地方。”

于是他们又选了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动手挖掘。这回进度慢了一点，不过还是有进展。有一阵子，他们一声不吭埋头苦干。后来哈克把身子撑在大铁锹上，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淌下来的汗珠，说：

“咱们挖完这一块，打算再上哪儿去挖呀？”

“我看不妨到那边卡迪夫山上去，挖挖寡妇房子背后老树底下的那块地。”

“我看那准是个好地方。不过，寡妇会不会夺走我们到手的财宝呢？那可是在她地里挖出来的呀。”

“她想夺走？那就叫她来试试看。谁找到埋在地下的财宝，就算是谁的。不管在谁的地里，都没有多大关系。”

这个说法挺圆满。活儿继续干下去。后来哈克又说：

“真该死，咱们准又挖错了地方。你看呢？”

“事情真怪得出奇，哈克。我也弄不懂。有时候巫婆会来捣乱。我看这会儿麻烦就出在她们身上。”

“呸，巫婆大白天没法施展本领。”

“对，说得不错。这点我倒没有想到。噢，我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咱们真是一对该死的大笨蛋。得先找树枝的影子半夜落在什么地方，该在那儿挖才行。”

“真该死，咱们傻里傻气白干了好一阵。真他妈的，咱们还得夜里再来这里才行。可路又远得吓人。再说你能溜出来吗？”

“我打赌一定溜出来。今天夜里咱们也非干不行，因为有人看见挖了那么多坑，一猜就猜到这里藏着什么，他们也会来打这个主意的。”

“行，那我今天夜里还到你那儿装猫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好，咱们把干活的家伙藏在矮树丛里。”

那天夜里，两个孩子差不多都在约定的时间到了那里。他们坐在树阴下等待。那是个偏僻的地方，古老的传说又把那个时刻说得十分阴森恐怖。飒飒作响的树叶间妖精在窃窃私语，漆黑的角落里鬼怪在埋伏，远处又传来深沉的狗叫和猫头鹰的应和，声音仿佛来自坟墓。孩子们让这种气氛镇住了，都不大敢说话。后来他们估计已经到了深夜十二点钟，就在树影落下的地方作了个记号，动手挖掘。他们的希望高涨起来，兴致越来越大。劲头也越来越足。这时坑越挖越深，每当听到镐头碰到什么东西，他们的心便怦怦乱跳一阵。但回回都空欢喜一场，无非是一块石头或一块木头。汤姆终于说：

“这样挖不行，哈克，咱们又找错了地方。”

“嗨，这回咱们错不了。咱们对准了影子才动手挖的呀。”

“这我知道，不过，这里边准还有毛病。”

“什么毛病？”

“是时间，咱们只是大概地估了一下。看样子不是晚了，就是早了。”

哈克把铁锹一丢。

“准是这么回事，”他说，“毛病就出在这上面。这回咱们只好拉倒。咱们没法把时间算得那么准确，再说干这种事太怕人。这里深更半夜周围尽是妖魔鬼怪晃来晃去。我总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要转过身去吧，又怕前面说不定有什么东西会趁你转身，给你来一下。打我来到这里，我的身上一直在起鸡皮疙瘩。”

“唉，我也跟你差不离，哈克。他们把财宝埋在树下，多半还要埋个死人在这儿看守财宝。”

“天哪！”

“可不，他们就是这么干的。我常听别人这么说起。”

“汤姆，我可不愿在有死人的地方干傻事。跟他们打交道，

一个人还能不惹祸遭殃。”

“我也不喜爱惊动死人，哈克。万一这里有个死人骷髅头戳出土来跟你说话，那才够呛。”

“别说了，汤姆，你别吓我。”

“唉，是太恐怖，哈克。我心里也觉得不好受。”

“我说，汤姆。咱们放弃这个地方得啦。咱们到别处去试试。”

“好，我看也不如换个地方。”

“换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汤姆想了想，说：

“那个闹鬼的房子。这回找对了头。”

“妈的，我才不去闹鬼的房子呢，汤姆。唉，这种地方比埋死人的地方更糟。死人说不定会说话。不过他们不像鬼那样，趁你一不注意披着尸衣溜过来，冷丁从你肩膀上瞅着你，还把牙磨得格格响。这种事就饶了我吧，汤姆。谁也受不了。”

“是呀，可鬼怪只有在夜里走动。我们大白天去挖掘，鬼魂不会打搅我们。”

“话是不错，但是你得明白，不管白天黑夜，从没有人上那闹鬼的房子去。”

“哦，那多半因为他们不喜爱到有过凶杀的地方去，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不过，黑夜里倒也从来没看到过有什么动静。只有一些蓝光晃过窗子，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鬼魂。”

“哎哟，汤姆，只要有蓝光在周围晃动，你可以打赌，在蓝光背后，十有八九有鬼魂紧紧跟着。这种说法挺有道理。你又不是不知道，除了鬼魂，谁也不使用蓝灯。”

“是的，是这个理儿。不过，反正鬼魂大白天不出来，咱们干吗要害怕？”

“哦，那好吧。你要是这么说，咱们就到闹鬼的房子里去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付着试试吧。不过我估计那也不过是碰碰运气罢了。”

这时他们已经动身下山了。就在他们脚下，那幢闹鬼的房子耸立在月光下的山谷中，没有其他房屋毗邻，孤零零的，连围墙也早就没有了，丛生的杂草把门口的台阶也淹没了，烟囱已经倒塌，窗户只剩下空框框，屋顶也坍了一角。孩子们远望一阵，半信半疑期待会看到一道蓝光晃过窗子。他们低声谈话，这倒跟当时当地的气氛正相吻合。他们尽量往右边走，尽量跟那幢闹鬼的房子保持一段相当的距离，这才穿过卡迪夫山后的森林，走回家去。



## 第二十六章 真强盗挖到财宝

第二天中午左右，两个孩子又来到那棵枯树跟前，取出两件工具，汤姆迫不及待要到闹鬼的房子里去，哈克不是不想去，只是他突然想起一件事，说道：

“听我说，汤姆，你知不知道今天星期几？”

汤姆心里算了一下星期几，很快抬起头来，露出惊慌的神色。

“天哪！我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想到，哈克？”

“哦，原先我也没有想到，突然记起来今天是星期五。”

“他妈的，一个人再小心也还要出岔。哈克，星期五干这种事，说不定会闯大祸。”

“说不定才怪，不如说准会出岔子。别的日子说不定能碰上好运气，星期五却不行。”

“再傻的人也知道这一点。我看你也不是头一个发现这个道理，哈克。”

“我可从来没说过是我头一个发现，我说过了吗？倒霉的日子还不光是星期五。昨天夜里我还做了一个糟透了的梦，梦见了老鼠。”

“倒霉，那准是个坏兆头。老鼠打架了吗？”

“那倒没有。”

“哦，还算好，哈克。你要知道，不打架只不过是身边有坏兆头，咱们只要特别小心，说不定还能躲过。今天咱们就别去挖了，在这里玩玩得啦。你知道罗宾汉吗，哈克？”

“不知道，谁是罗宾汉？”

“他是英国从古到今最了不起的大人物，一等一的好汉。他是个强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得！但愿我也能当强盗。那他抢谁呢？”

“他只抢郡长，主教，富翁，国王这类大亨。他从来不与穷人过不去。他爱穷人。他也总把抢来的财物分给他们，公平得很。”

“啊，他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不打半点折扣，哈克。噢，他是自古以来最最高贵的侠盗。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这种人了。他就是把一只手缚在背后，也能把英国随便哪个人打倒在地，他只要拿起紫杉弓，就能射中一英里半开外的一枚银角子，百发百中。”

“什么叫紫杉弓？”

“不知道，反正是一种弓呗。还有他要是只射中银角的边上，他就会丢掉弓大哭一场，还会咒天骂地。咱们这就扮演罗宾汉玩玩。玩这个又高尚又有趣，我来教你。”

“敢情好。”

于是他们玩扮演罗宾汉的游戏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是他们时不时朝那闹鬼的房子投去渴望的目光，瞧上一眼两眼，还对第二天的满心期望和说不定会碰上好运气的可能性，交换上一两句话。太阳开始西沉，他们横穿长长的树影，走回家去，不久便隐没在卡迪夫山上的树林里，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星期六，刚过中午，两个孩子又来到那棵枯树跟前。他们在树下抽抽烟，聊聊天，然后又接着挖上回挖过的坑。挖了一阵，心里也并不存多大的希望，只是因为汤姆说过，以前有许多例子，人们往往挖到离财宝只有五六英尺的地方不挖了，结果别的人闯来，三锹两锹便挖到了财宝。不过这一回他们的确没有挖到什么，所以就扛起家伙走了开去。他们一直在心里跟自己说，他们并没有让财运轻易溜掉，探宝该做的事他们已经做到了份上。

他们走到闹鬼的房子时，火辣辣的阳光下，那幢房子笼罩着

死一样的寂静，凄凉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们竟一时没有胆量进去冒险。后来他们慢慢挨到门口，提心吊胆地朝里张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地板的房间，里边杂草丛生，墙上没有泥灰，虽说还有个古老的壁炉，窗户却没有窗扇，楼梯也破破烂烂。没有蜘蛛的蜘蛛网乱七八糟到处都是。他们蹑手蹑脚走进屋子，脉搏不知加快了多少。他们一边压低声音说话，一边竖起了耳朵在细听最最轻微细小的声音，肌肉紧张得不得了，随时准备滑脚开溜。

过了一阵子，他们这才渐渐习惯，惊恐的心理也渐渐减少。到这时他们对这个地方才又好奇地作一番仔细的观察。他们很钦佩自己的胆量，对此感到很惊异。接下来他们就想到楼上去看看了。可这一上去多少有点像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为这他们互相激励一番，果然产生了效果。他们把挖泥刨土的家伙朝角落里一丢，便登上了楼。楼上也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他们总算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口壁橱，以为一定可以大有收获，却不料大失所望，里边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好在他们的勇气说来就来，这回更是把握十足。他们正准备下楼去大干一番，谁知——

“嘘！”汤姆说道。

“怎么啦？”哈克低声问道，脸吓得煞白。

“嘘！注意那儿！听见没有？”

“可不，乖乖，不好啦！咱们还不快逃！”

“别说话！别动！他们在朝大门走过来。”

两个孩子扑倒在楼板上，眼睛凑在地板的木节孔上，躺在那里等待，吓得失魂落魄。

“他们停住了脚步，不，又过来了，果然又过来了。千万别出声，哈克。天哪，要是能跑出这幢房子去就好了。”

有两个男人走进来。两个孩子各自在心里琢磨。

一个是又聋又哑的西班牙老头子，最近在镇上露过一两次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另一个却从没见过。

那“另一个”家伙衣衫褴褛，披头散发，脸上哪儿都让人看不顺眼。西班牙人身裹一条作披肩用的彩毯，脸上长着又浓又密的络腮胡子，墨西哥阔边帽子里垂下长长的白发，戴着一副绿色的眼罩。他们进门时，“另一个”在低声说话，他们面朝大门，背靠墙壁，在地上坐了下来。那说话的人还在说下去。这会儿他的神态自然了一些，一路说下去，差不多都能听清。

“不行，”他说，“我什么都想到家了，不打算插手这件事。那太危险。”

“危险？”又聋又哑的西班牙人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两个孩子听到吓了一跳。“怎么这么没有种！”

那个声音让两个孩子气都透不过来，浑身不停地发抖。原来是印丘·乔伊！只听得他们沉默了一阵子，乔伊才说道：

“我们在上游那边干的事情才叫危险！结果也没出什么事。”

“那不一样。那远在上游，附近又没有什么房子。咱们虽然试过好多回，都没有成功，却都神不知鬼不觉。”

“哦，你说说，还有什么比大白天到这儿来更危险的？要知道，谁看见我们都会起疑心。”

“那我知道，不过干了那件傻事以后，还有哪个地方比这儿更方便？我也想离开这幢破房子，我昨天就想走来着，谁知那两个孩子讨厌透顶，老在山上玩。这儿他们一眼就能看得明明白白，我们想从这儿出去，非暴露不可。”

那两个“讨厌透顶”的孩子听了这话，这才恍然大悟，也就浑身哆嗦开了，想想亏得记起星期五，推迟了一天到这里来。这会儿他们心里巴不得再等上一年来才好呢。那两个人拿出一些吃的东西吃了一顿。印丘·乔伊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这才说道：

“你给我听着，小伙子，你到河上游那个老地方等着，我会捎信给你的。我要冒冒险到镇上去看看风色，打听打听，弄清情

况。要是可以动手，咱们就干定了那桩危险的勾当。得了手，咱们就撒腿逃跑，溜到得克萨斯去。”

两个人觉得这个办法万无一失。很快他们打起呵欠来，印丘·乔伊说：

“我困得要死，真想睡个觉。这回该轮到你去望风。”

他在乱草丛里躺下，蜷起了身子，很快打起鼾来。那个伙伴推了推他，他就不再打鼾，平静下来。那个伙伴望望风也打瞌睡了，脑袋耷拉得越来越低。于是两个人都打起了呼噜。

两个孩子心里在谢天谢地，这才出了一口大气。汤姆悄悄说：

“机会来了，快走吧！”

哈克说：“我不行，万一他们醒来，还不要了我的命。”

汤姆劝了一会儿，哈克还是畏畏缩缩不敢动弹。后来汤姆终于轻手轻脚慢慢站起来，自个儿动身了。谁知他刚跨出头一步，楼板就摇摇晃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响得要命，差点没把他吓死，赶紧又趴下了。这下要了他命也不敢尝试第二回了。两个孩子趴在楼板上，心里默默计算慢慢过去的时间，算到后来，他们都觉得时间已经到了天涯海角，永恒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时他们才看见太阳终于西沉，心里又谢天谢地起来。

楼下的鼾声也停止了。印丘·乔伊坐起身子，先四下里张望一下，然后冲着伙伴一阵冷笑。伙伴的脑袋已经耷拉到了膝盖上，他一脚把伙伴踢醒，说：

“瞧瞧你，你这也叫望风，伙计！还好没有出什么事！”

“哟，我睡着了吗？”

“哼，跟睡着也差不了多少。伙计，咱们该到走人的时候啦。剩下的那点油水怎么办？”

“不知道。我看，还照老样子，放在这里。在动身去南方以前，财物不必带走。六百五十五块银元带在身边分量可不轻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行，就这么办，再到这儿来一次也不打紧。”

“不打紧。不过我说，最好夜里来，跟以前那样，那比较保险。”

“对头。不过你瞧，我寻找机会下手说不定要很长时间，难保有个三长两短，放在这里也不是个万全之策。咱们干脆把它埋妥了，埋得深深的。”

两个孩子一时把惊恐和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暗自在那里欢喜不尽，四只眼睛紧紧盯着楼下两人的动作。真是时来运转，银光闪闪的好运从天而降，大大超过他们所有的想像！六百多块银元，那可是一大笔财富，尽够让五六个孩子成为阔佬，这不等于说是探宝碰到了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再不会有疑神疑鬼瞎碰瞎撞的麻烦，该到哪里去挖，心里早就有数。他们不断用胳膊肘互相推推搡搡，这种意味深长的动作，两人都心领神会，这意思也无非是：“嗨，这下你该不会后悔上这儿来了吧！”

乔伊的猎刀碰到了什么东西。

“喂！”

“有什么东西？”他的伙伴问。

“一块快烂的木板。不，我看是一口箱子。嗨，你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弄个明白，干吗把箱子放在这里。别着急，我已经戳出了一个洞。”

他伸手进去，很快又抽了出来。

“伙计，那可是钱哪！”

两人细细看了看取出来的硬币，原来都是金的。楼上两个孩子跟他们一样激动万分，兴奋透顶。

乔伊的伙伴说：

“咱们赶快挖出来。壁炉那边有把旧铁镐放在角落里的草丛中，是我刚才发现的。”

他跑过去，把孩子们的十字镐和铁锹拿了过来。印丘·乔伊

拿起铁镐细细打量了一番，又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嘀咕了几句，这才动起手来。

他不久就把箱子挖出土来。那箱子不怎么大，外面包着铁皮，虽然经过长年累月的腐蚀，还看得出来，原来是十分结实的。那两个家伙顾不上说话，乐不可支地仔细端详里边的财宝。

“伙计，这可是好几千块金元哪。”印丘·乔伊说。

“怪不道大伙儿老说，有一年夏天莫雷尔那帮人总在这一带转悠。”他那伙伴说。

“我知道，”印丘·乔伊说，“我说，看上去这些钱跟那帮人有关系。”

“这么一来，你就不必再干那件事情了。”

那个混血儿皱皱眉头说：

“这你就不了解我了。多半你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可不光是抢些东西，那是报仇雪恨！”他的眼睛里凶光闪闪。“在这件事上我要你帮上一把，办完事情，咱们往得克萨斯走人。你可以先回家去，看看你的南希和孩子们，在那里等着，等我捎信给你再行动。”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这么着吧。可这口箱子怎么办，还把它重新埋起来吗？”

“埋吧。（楼上欢天喜地。）乖乖，不行，不行，万万不行！（楼上冷水浇头。）我差点忘了，那镐头上还有新土呢。（楼上毛骨悚然。）一把镐头一把铁锹，到这儿来干吗？上面有新土又是怎么回事？谁把它们带来的？他们又去了哪儿？你听到过动静吗，看到过什么人吗？还埋起来？这不就是叫他们发现这儿动过土吗？不妥，不妥，说什么也不行。把它们拿回我的窝里去！”

“哦，那当然。我早打算这么干了。你意思是指一号吧？”

“不，二号，就在十字下边。一号那个地方不行，那只能藏些一般的東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这会儿天色已经晚了，差不多是动身的时候了。”

印丘·乔伊站起身来，在几扇窗户之间走来走去，从一扇窗里往外小心翼翼仔细张望一阵，这才说：

“这些工具是谁拿到这里来的。你琢磨琢磨他们会不会在楼上？”

两个孩子这一下吓得差点没闭过气去。印丘·乔伊手已经搭在猎刀上，他迟疑了一阵，停了停，转身朝楼梯走去。这时两个孩子这才想起那口壁橱，但是他们的身体早就吓瘫了不听使唤。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响上楼梯来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两个害怕到了极点的孩子反倒清醒过来，下定了决心，正准备咬咬牙跳到壁橱那里去，只听得哗啦一声，印丘·乔伊跌了下去，摔在一大堆破楼梯的烂木板中。他破口大骂，他的伙伴在一旁说：

“嗨，别再这么瞎折腾了，这是干吗呢？就算真有人在楼上，那就让他们在上面待着吧，谁在乎他们？要是他们不耐烦跳下楼来，要自讨苦吃，谁又能拦得住？再过刻把钟天就全黑了，他们要想跟踪，那就让他们试试，我乐意奉陪。依我看，那几个把工具扔在这儿的人，一看见咱们，准是把咱们当作了妖魔鬼怪，吓得屁滚尿流跑掉了。我敢打赌，这会儿他们还在上气不接下气跑着呢。”

乔伊嘀咕了一阵，也就默许了伙伴的说法；况且他还想趁天还没十分黑赶紧打点打点，准备动身。没过多久，他们就在越来越黑的暮色中，带着那只宝贝箱子，悄悄溜出了那幢房子，朝河边走去。

汤姆和哈克四肢无力站起身来，不过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从那房子木头的缝隙中，他们还在张望那两个远去的背影。要跟踪上去吗？他们可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跳下楼去没有跌断脖子，已经算是万幸。他们翻过了山，踏上了回镇的路，差不多没有说过几句话。心里都在埋怨自己，又埋怨运气太差，为什么偏



偏把镐头和铁锹带到了那里去。要不是为了这一点，印丘·乔伊说什么也不会起疑心。他准会把金币银币全埋在那里，等到他报了仇雪了恨，才会发现财宝全都不翼而飞，倒了天大的大霉。怎么会这么倒霉，偏偏把两件倒霉的工具带到那里去，真是倒霉透顶！

他们决心要提防那个西班牙人，他不是说过要到镇上去寻找报仇的机会吗？那时就可以跟踪他到“二号”去，不管这个“二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不过这时汤姆突然想到一个念头，不由得毛骨悚然：

“报仇雪恨！会不会他指的就是咱俩？哈克，那怎么办？”

“噢，你就别说了。”哈克回答道，差点没有晕倒。

他们反反复复研究了这个问题，一直走到镇上，他们才取得一致意见，印丘·乔伊多半指的是另一个人，至多他也只是指汤姆一个人，因为只有汤姆才在法庭上作过证。

就他一个人落到这种危险的境地，这一点也不能给汤姆一丝安慰！他想，在这种事上，有个伴儿总比独自一人强得多。

## 第二十七章 心惊肉跳的追踪

白天这一番惊险的遭遇，当天夜里便在汤姆的梦里折腾开了。他有四次伸臂抱住那箱宝贵的金币，但每次都醒过来，一箱金币在他手中化为乌有，又让他回到倒霉的严酷现实中。清晨，他躺在床上追忆头天遭遇中那些不同寻常、让他胆战心惊的细节，非常奇怪地注意到，它们仿佛正在越变越模糊，越变越遥远，倒似乎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于是他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这个了不起的遭遇本身就是一场梦！有一个十分强大有力的理由足以证明自己这个想法，那就是钱实在多得太出奇了，叫人无法相信。以前连一堆五十块的钱他也没有看见过。他跟同样年龄和同样家庭出身的男孩一样，以为人家提到几千几百元钱都不过是说说而已，其实世上根本没有数目这么大的一笔钱。他甚至片刻也没有过这样的念头：竟然有一百个金币那么大一笔钱，真的让一个人占有。那箱埋藏起来的财宝，在他脑子里形成的概念，加以分析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一把真的银角子和一堆含含糊糊、闪闪发亮而抓不到摸不着的银元。

可是对那些惊险遭遇的细节，他又反反复复琢磨了一番，这时他的感觉又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他立刻发觉自己宁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根本不可能是一场梦。这种疑神疑鬼必须扫除。他得赶紧吃点早饭，去找哈克弄清楚。

哈克正坐在一条平底船的船帮上，把脚浸在河里，一副闷闷不乐、没精打采的样子。汤姆决定让哈克先开口提起这件事，要是哈克只字不提，那就足以证明这个惊险遭遇只不过是幻梦一场。

“哈克，你好！”

“你好！”

一阵沉默。

“汤姆，把那两件倒霉的工具丢在枯树那里，咱们岂不就把钱弄到手啦？咳，这真是倒霉透顶了！”

“这么说来，这不是梦，果然不是梦喽！不知怎么搞的，有一会儿我还巴不得这是一场梦呢。我要是说瞎话就是小狗。”

“你说什么梦不梦的？”

“嗨，还不是说的昨天那件事。我刚才还疑神疑鬼，以为那只是一场梦呢。”

“梦！要是楼梯不塌下去，你看到的这场梦还有得热闹呢！我也足足做了一整夜梦，那个眼睛上罩纱布的西班牙鬼子一直在追我。这个千刀万剐的家伙！”

“嗨，你别咒他。咱们要找到他，还要把钱追回来呢！”

“汤姆，咱们一辈子也休想找回来了。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碰上那么一大笔钱，咱们把这个机会当面错过了。况且我一碰到他准会吓得浑身发抖。”

“可不，我也会这样。不过不管怎么的，我还想找到他，跟踪他到‘二号’去，把钱追回来。”

“‘二号’？对，是‘二号’。我刚才也想到过这一点。但是我一点也弄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你倒说说看，‘二号’是什么？”

“不知道。这太伤头脑了。嗨，哈克，这说不定是一幢房子的门牌号码。”

“说得好！啊，不，汤姆，不对头，要说是门牌，也不会是在这个巴掌大的小镇上，这里根本就没有门牌。”

“对，是这个理儿。让我再想想。对了，这是房间的号码。你可知道，客栈里有房间号码。”

“啊，这就对了。这儿只有两个客栈，咱们很快就能弄清楚。”

“哈克，你待在这儿等我回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汤姆这就走了。他这是不想跟哈克一起在公共场所显现。他只走开了半个小时，就已经发现，那个好客栈中的二号房间早就有一个年轻的律师住下，而且还要长住。而那个不怎么的客栈里，二号房间确实有点怪。老板的小儿子说，那个房间一天到晚锁着门，不到夜里，从不见有人进出。他也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名堂，对此也曾经产生过好奇，不过也仅此而已。他心里有个想法，以为那是一个闹鬼的房间，所以会使那个房间显得这么神秘，昨天半夜，他还发现房间有灯光呢。

“我就打听到这些，哈克。我估计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二号’。”

“我猜也是，汤姆。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让我好好想想。”

汤姆想了好一阵，这才说：

“我告诉你怎么办。‘二号’有个后门，通客栈和破砖厂之间的一个又窄又小的夹弄。你能弄到多少钥匙就都弄来，我把姨妈所有的钥匙也都偷来，等一个漆抹乌黑的夜晚，咱们就到那里去试试。你得小心守候印丘·乔伊，因为他说过要到镇上去寻找机会报仇雪恨。你一看见他，就跟踪上去，他要是不到二号房间去，就说明他的窝不在那里。”

“我的天，我可不想独自一人去跟踪他！”

“嗨，我当然只让你黑夜去跟踪。他说不定压根儿就看不见你。就算看见了，也不一定会起疑心。”

“那好吧。要是夜里天真的很黑，我看我也不妨去盯盯。我说不好，真的说不好。就试试看吧。”

“哈克，你要发誓，要是夜里天很黑，你一定去跟踪。你想，他要是发觉仇报不成，还不干脆去取钱了。”

“这话有道理，汤姆，你说得有道理。我去跟踪，老天可以作证，我一定去跟踪！”

“你这样说就对头了！哈克，千万别三心两意，我是决不会退缩的。”

## 第二十八章 强盗的巢穴

汤姆和哈克准备那天夜里去冒险。他们在客栈附近一直游荡到九点过后。他们一个远远守望那条小小的夹弄，一个盯住客栈的大门。没有人走进客栈，也没有人走出夹弄，客栈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也没有一个像西班牙人。看上去夜里天气会很晴朗，因此汤姆就回家去了。他和哈克约好了，要是天色变黑了，哈克就去装猫叫，让汤姆溜出来，去用钥匙开开那个房门试试看。谁知那天夜里天色始终很亮，哈克到了十二点光景也就结束了守望，钻进一个空的糖桶去睡他的觉了。

星期二两个孩子的运气还是不行。星期三也同样如此，星期四天色比较黑，有了希望。汤姆瞅准机会，溜了出来，还把姨妈的洋铁皮旧灯笼和遮挡灯火的大毛巾带了出来。他把灯笼藏在哈克睡觉的糖桶里，两人就开始守候了。午夜前一个钟头，那客栈关了门，灯光也熄灭了（那一带灯光本来就寥寥无几）。他们既没有看见西班牙人，也没有看到有人进出小夹弄，对他们想干的事可以说一切顺利。到处笼罩着一片黑暗，也只有远远的隆隆雷声有时打破寂静。

汤姆去拿灯，在糖桶里把它点亮了，再用毛巾把它裹得严严实实，两个冒险家这才在黑暗中悄悄向客栈走去，哈克在角落里放哨，汤姆便摸进了小夹弄。哈克等了好久好久，等得十分心焦，心里仿佛总有一座大山压着，这时他真巴不得能看到灯笼的一丝闪光，尽管他知道那准会吓得他心惊肉跳，不过有灯光至少可以告诉他汤姆还活着。打汤姆消失在黑暗中，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他多半是晕了过去，说不定是死了，再不就是心脏因为害怕和激动炸开了。哈克忐忑不安，还发现自己正在越来越往夹弄那边靠，他担忧会发生种种恐怖的事情，担忧每时每刻

都会大难临头，一下子吓得他就此断气。其实他早就没有多少气可以断了，因为他只能一小口一小口透气，心又在那里乱蹦乱跳，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了。就在这时突然灯光一闪，汤姆从他身边跑了过去。

“快跑！”他说，“快快逃命！”

那根本就不用说第二遍，一遍就足够足够；哈克没等汤姆再说一遍便撒腿飞奔，每小时的速度足足有三四十英里。两个孩子只恨爹妈没多生他们几条腿，一溜烟跑到村头低洼的地方停住了脚步。那儿有一个夜里没人的屠宰牲口的棚子。他们刚刚躲进去，狂风暴雨就来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汤姆缓过一口气来说：

“哈克，可把我吓死了。我试了两把钥匙，手上用力轻得不能再轻，谁知还是喀啦喀啦直响，吓得我灵魂差点出窍，气都透不上来。那两把钥匙在锁眼里怎么转也转不动。后来，我不知不觉转了下门把手，不料门竟自己开了。原来那门根本就没有上锁！我跳进门去，把毛巾拉掉，哎呀，好家伙，差点没让我吓晕过去！”

“天哪！汤姆，你，你看见了什么？”

“哈克，我差点一脚踩在印丘·乔伊的手上！”

“那怎么会呢？”

“千真万确！他正死死地躺在地上睡着了，眼睛上还蒙着纱布，两条胳膊摊得很开。”

“我的老天。那你怎么办呢？他醒了没有？”

“没醒，一动都不动。我估计他多半喝醉了。于是我抓住毛巾就逃！”

“要是我准不会还想到什么毛巾。”

“哎呀，我可得想着点。要是把毛巾丢了。姨妈那儿怎么交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汤姆我问你，你看到过那口箱子吗？”

“哈克，真有你的，我哪儿还顾得上东张西望。没有看见箱子，也没有看见十字，啥也没有看见。只看见印丘·乔伊身边有一只酒瓶和一只洋铁皮酒杯，都放在地上。是啊，我还看见那房间里的两个酒桶和一大堆酒瓶。现在你明白了吧，那个闹鬼的房间里到底有什么名堂”

“什么名堂？”

“嗨，原来里边闹的是酒鬼！说不定所有禁酒的客栈里都有这么一个闹鬼的房间，你说是不是，哈克？”

“噢，对，我看多半就是这么回事。谁能想到还会有这种事？不过汤姆，你听我说，印丘·乔伊喝醉了，岂不是把箱子弄到手的好机会？”

“说说倒容易！你去试试看！”

哈克浑身哆嗦。

“啊，那不行。我看不行。”

“我看也不行。印丘·乔伊身边光有一瓶酒，那是不行的。要有那么三四瓶，喝得烂醉，我才会去试试看。”

两个小家伙都在动头脑，好一会儿都不吭声，后来汤姆说道：

“哈克，你听着，以后咱们除非知道印丘·乔伊的确不在里边，再也别去瞎碰了。那实在太恐怖。咱们只要夜夜去守候，迟早总有机会看到他出来，那时咱们再像闪电一样，把那箱子抢出来。”

“那好，我赞成。整夜守候的事交给我，我夜夜到那里守候，你只是干余下来的事情。”

“好的，我一定干好。你要干的只是准时赶到胡珀街，在一排房子前装装猫叫，要是我睡得很熟，你就朝窗子里扔碎石子，把我弄醒。”



“好极啦，一言为定！”

“哈克，暴风雨过去了，我也得回家了。再过一两个小时天就亮了。你还回去看守一两个小时好不好？”

“汤姆，我说过我会干，就一定会去干的。我夜夜盯住那客栈，就算要干上一年，我也认了。我白天睡它一整天，夜里就去守它一整夜。”

“那就太好了。你准备上哪儿去睡觉呢？”

“睡到本·罗杰斯的干草棚里去。是他让我去睡的，他爸爸那个黑奴杰克大叔也让我去睡。杰克大叔哪回要我帮忙打水，我从没有不答应过，我向他要口吃的东西，只要他省得下来，他也从来没有不给我的，他是个好黑人。汤姆，他喜爱我，因为我从来不向他摆高出一头的架子，有时候我还干脆跟他一起坐下来吃饭呢。不过这件事你千万别跟人去声张。一个人饿急了，平常不愿干的事情也就干出来了。”

“好吧，哈克，要是白天用不着你，我就让你去睡觉。夜里要是你看出什么来，你就赶紧来装猫叫。”

## 第二十九章 哈克救了寡妇的命

汤姆星期五早晨头一件事就是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法官撒切尔一家头天夜里已经回到了镇上来。暂时印丘·乔伊和那笔财宝退到了次要地位，他对贝基的兴趣上升到首位。他已经见到了她，并且拉她和一大群同学一起玩了“侦破”和“守沟”的游戏。玩得又累又痛快。玩过这一天，贝基还缠住母亲把第二天举行野餐会的事确定下来，那是她早就答应了别人的，只是一直拖到了现在。母亲答应了下来，这真是锦上添花，大家欢天喜地，女孩兴高采烈，汤姆也不相上下。太阳还没有落山，邀请就发出了，村子里的年轻人掀起了一阵热潮，立即投入紧张准备工作，都在预计这次野餐会带来无比的欢乐。汤姆更是激动万分，直到深更半夜还睡不着觉，巴不得能听到哈克的猫叫声，一举把财宝搞到，第二天好让贝基和参加野餐的全体同学都大吃一惊。不过扫兴得很，那天晚上什么暗号也没有。

早晨终于等到了，十来点钟，一群昏头昏脑，又吵又闹的孩子聚集到法官撒切尔家里，那时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动身了。照老规矩，大人都不参加野餐，以免扫了孩子们的兴。孩子们自有几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和二十二三岁左右的男青年照顾，大人们尽管放心、为了这次野餐，法官还特地包了旧渡轮，愉快的孩子们立刻背上一筐筐吃的东西，排着队穿过镇上的大街。西德不巧正在生病，只能错过良机，玛丽也留在家陪伴。最后撒切尔夫人叮嘱了贝基一句话：

“你们要很晚才能回家，孩子。我看你们最好在码头附近找一个同学家住一个晚上。”

“那我就住在苏珊·哈珀家里，妈妈。”

“好的。不过你要注意礼貌，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过了一会儿，就在他们蹦蹦跳跳往前走的时候，汤姆对贝基说：

“嗨，我来告诉你，咱们应该怎么办才对头。咱们不用到乔·哈珀家里去，咱们干脆爬到山上寡妇道格拉斯家去过夜。她会做冰淇淋！她差不多每次都做，一做就是一大堆。咱们到她那儿去投宿，她一定会这么欢迎我们的。”

“噢，那才有劲呢。”

接着贝基想了想，说：

“那妈妈会怎么说呢？”

“她怎么会知道呢？”

小姑娘心里反反复复想了一会儿，有点不大情愿地说：

“我看这不大好——不过——”

“有什么不过不过的，你妈又不会知道，况且那根本没有关系。她不过是希望你太平无事。我敢打赌，要是她自己想到这点，她也准会叫你住那儿去的。准错不了！”

寡妇家的殷勤招待远近闻名，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诱惑使汤姆的竭力劝说立刻有了成效。他们还作出决定，不把当晚的计划告诉大家。

不久汤姆忽然想到这天夜里哈克很有可能发出信号。这样一想，他那预期的快乐就大大打了折扣。不过他说什么也不肯放弃到寡妇道格拉斯家去快愉快活过一个晚上。他干吗要放弃呢？他暗暗跟自己理论，头天晚上没有收到信号，为什么今天晚上偏偏哈克会来发信号呢？当天晚上的确可靠的快乐，很快压倒了靠不大住的财宝。他毕竟是个孩子，自然而然决定服从更加强烈的愿望，当天不让自己再去想到那箱子金币。

小镇下游三英里有一个林木郁郁葱葱的山谷口，渡轮在那儿停了下来，系上了缆绳。孩子们蜂拥上岸，树林里，陡峭的山崖上不久就远远近近到处响彻一片叫嚷声和欢笑声。各种各样的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戏都玩过了，玩得又热又累。到处瞎闯的孩子也都零零落落回到露营的地方。饱饱吃了一顿以后，大家在枝繁叶茂的橡树树阴底下休息和闲聊。这时有人大声问道：

“有谁想到洞里去玩？”

人人都想去。于是一扎一扎的蜡烛拿了出来，大家这就都跳跳蹦蹦登上山去了。那洞口就在山腰上，进口的形状像是一个 A 字，前面有扇没有上门的巨大橡木门。走进去有个小室，像冰窖一样冷，四周尽是天然的石灰岩壁，结实牢固，墙上冒出一滴滴冷汗。小室里深沉幽暗，站在里边往外眺望太阳底下耀眼的苍山翠谷，情调十分浪漫，气氛十分神秘。但大家对这个境界的感染力不久就淡薄了，又嘻嘻哈哈打闹起来。有人点亮了一支蜡烛，于是一大群人纷纷向拿蜡烛的人拥去，一阵你争我夺，不久蜡烛就有的被打掉，有的被吹灭，伴随着一阵阵兴高采烈的哄笑和一番番你追我赶的逗乐。不过凡事总有个尽头，大家闹够了，便排成一个纵队，沿着主通道走下陡坡，只见一行闪闪烁烁的烛光，朦朦胧胧照在高耸的石壁上，石壁在头上六十英尺的高处合拢来。这条主通道的宽度只有八英尺到十英尺，每隔几步路就有又高又窄的小道往两旁岔出去。这个麦克道尔格洞就是因为由许许多多弯弯曲曲的窄道构成大迷宫而出名的。这些通道互相连接，又东岔西岔，谁也不知道它们通向何方。据说，游客哪怕在洞里东游西逛，几天几夜走在那些错综复杂的岔口和崖缝之间，也无法找到山洞的尽头。他也许会一直往下走，往下走，钻到地底下去，可结果呢，还是一模一样，迷宫的下面也还是迷宫，哪个迷宫都找不到尽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熟悉整个山洞，因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大多数年轻人只熟悉这个山洞的一小部分，通常谁也不敢冒险超越自己熟悉的部分。汤姆熟悉的范围跟别人一样，相当有限。

这支队伍沿着主要通道走了大约四分之三英里，接下来便有

人三三两两溜到旁边的岔道上去了。他们沿着那些阴森森的夹弄飞奔，在夹弄与夹弄重新接合的地方互相偷袭。有些人分成一小队一小队互相躲避，在各自熟悉的范围里转悠这么半个来小时。

过不多久，就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孩子零零落落回到洞口的小室里来了，他们一个个尽管喘着气，却都兴高采烈。他们浑身上下都洒满了一滴滴蜡烛油，还沾上了许多泥土。谁都觉得这一天玩得惬意极了，谁都又兴奋又激动。接着他们又惊异地发现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黑夜就要来临，轮渡上的钟已经叮叮当当敲了半个来小时。不过大伙都觉得，一天这样惊险的活动就此结束也已经够浪漫的，可以称心如意了。渡轮载着这一群欢天喜地的孩子驶向上游，除了船长，谁都毫不在乎浪费时间。

渡轮一闪一亮的灯光照到码头，哈克早就在那里守望了。他听不见船上有多少声音，原来那些年轻的学生这会儿全累得像死人一样，文文静静不吭一声。哈克不知道那是什么船，为什么不停靠到码头上来。不过很快他就把渡轮抛在了脑后，光是集中思想去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这时晚云越来越浓重，天色也越来越黑。到了十点钟，车马声再也听不见了，东一处西一处的灯光也一个接着一个熄灭了，就是难得走过街上的一两个行人也看不到了。村子只顾自己睡得死沉沉的，让那个可怜的小家伙独自在守望，陪伴着寂静和鬼魂。十一点钟敲响了，连客栈的灯也熄了，到处笼罩一片黑暗。哈克越来越没有信心了。这样守候下去有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还不如放弃了回家去睡觉。

有个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马上来了精神。夹弄里的那扇门被轻轻关上了。他一跳一跳到了砖厂的那个转角里。一刹那间就有两个人从他身边闪过，其中一人胳膊底下似乎还夹着一样东西，那东西无疑就是那口箱子！看来他们想转移财宝。这个节骨眼儿怎么去叫汤姆？真这样做的话，岂不太荒唐。眼看这两人带着箱子逃跑，以后再找也找不着了！不，他要紧紧跟踪上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盯住他们，他深信有天黑的掩护很安全，不会被对方发现。哈克一边心里暗暗盘算，一边从隐蔽的地方踏出来，悄悄地跟了上去。他光着两只脚，因此脚步轻得像猫。他让他们走在前头，相距不远，正好不会看不见他们的踪迹。

他们顺着河边，在街道上走了三个街区，然后向右拐向一条横街。接着他们笔直向前，一直走到那条通往卡迪夫山的小路上，又循着小路上山。他们经过威尔斯老头半山腰的房子也并不停留，还是一个劲往山上爬。哈克心里琢磨，得，他们会把箱子埋在旧采石场里，可是他们也没有在采石场停留。他们继续向前，直奔山顶。他们钻进了两片高高的漆树丛，其间有一条狭窄的小径。到了那里，他们就躲进了一片黑暗。哈克紧紧跟上，大大缩短了他跟他们的距离，因为在这里，他们绝对不会发现他。他快步走了一阵，又放慢下来，只怕赶得太快不大合适。他又走了一段路，然后完全停了下来，静静听了片刻，并没有什么声音，除了听见自己隐隐约约的怦怦心跳，那儿寂静无声。山后传来一阵猫头鹰的叫声，唉，那可是一个不祥之兆！他还是听不见有什么脚步声。天哪，不会是一切落空了吧？他正想跳起来拔脚就跑，只听得有人在他身边不远处清了清嗓子，估计只有四英尺距离！哈克的心差点没蹿出嗓子眼！他把它一口重新咽了下去，光站在那儿浑身哆嗦，似乎十几次疟疾并作一次发作了，浑身完全虚脱，以为这下自己无疑死定了。不过，他还是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那儿距离寡妇道格拉斯院子前面的石级不过五六步路。“这倒不坏，”他的心里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就让他们埋在这里吧，这样找起来省事得多了。”

这时他听到一个低低的声音，那是印丘·乔伊在说话：

“真他妈的该死，多半有人在她家里，半夜里灯还亮着。”

“我没有看见什么灯呀。”

那就是那个陌生人，闹鬼房子里的那个陌生人。一股阴森森

的冷气直透哈克的心里。这么说来，那就是他们说的“报仇雪恨”！哈克的头一个念头就是想逃跑。接着他又想起寡妇道格拉斯一向对他不错，可以说很仁慈。对啦，这两个人说不定是要去谋杀她的。他巴不得自己有胆量去通风报信，然而他对自己很清楚，这个胆量他是无论如何没有的。日后他们岂不会来抓他？就在陌生人和印丘·乔伊一问一答之际，哈克想到了这一切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事情。这时乔伊又说：

“那是树丛挡住了你的视线。你到这边来看看，看见了吗，有没有？”

“对。嗯，我看的确是有人在她的家里。这回咱们还是别干了吧。”

“瞧你说的！我都快永远离开这个地方啦！这回再不干，岂不是等于永远没有机会了吗？我早就跟你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我对她的钱财并不在乎，你可以拿走。但是她丈夫过去对我很凶，而且不止一次两次。他不就是一个治安法官嘛！他竟把我当成无赖法办！再说这件事也只是九牛一毛，事情还多着呢。他还拿马鞭子抽我，在监狱门前拿马鞭子抽我，跟抽黑鬼一样，当众抽我！让全镇的人围观我挨他的马鞭子！奇耻大辱，你明白吗？他早早死了，算他便宜。可我要在他老婆身上好好算算这笔老账！”

“啊呀，别杀她！别干杀人的勾当！”

“杀人？谁告诉你我要杀人来着？要是治安法官在这儿，我一定会杀了他，可我不杀那女人。你要是想在女人身上报仇，办法多着呢，根本不用杀她，杀了才傻。你只要毁她的容貌，割开她的鼻孔，把她的耳朵剪个口子，像对母猪的耳朵一样！”

“天哪！那……”

“收起你的婆娘心肠，那样的话对你最太平。我要把她绑在床上，她要是流血过多死掉，这能怨我吗？她真的死了，我才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流眼泪呢。朋友，干这件事，你得帮我一把，你那是为我干的。叫你来，就是为了干这个——我一个人对付不了。要是你退退缩缩，我就把你宰了！听明白没有。要是我非宰你不可，那把她给宰了的人也必然是你，这样一来，我看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干了这件案子。”

“好吧，要是你非干不可，那就干吧。不过越快越好，我浑身抖得不行。”

“这会儿就动手？有人没人也不管了？你得注意，你首先要弄明白，我会对你起疑心的。不，咱们不着急，等灯光灭了再干。”

哈克估计接下来他们会沉默一阵子，那可比什么样的杀人密谋都更为恐怖，所以他屏住了呼吸，蹑手蹑脚向后退去。他小心翼翼伸出去一只脚，稳稳地着了地，就靠一条腿去平衡身体，他一个趑趄，左一晃，右一晃，差点没绊倒。接着他又后退了一步，又捏了把汗，跟刚才一样危险。然后，又是一步，又是一步。一根小树枝在脚下踩断了，喀嚓一声。他连忙停止呼吸侧耳静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依然是一片寂静。提到嗓子眼里的心又落了下去。这时他已经转到了小径上，两旁耸立着两堵墙似的两排漆树。他特别小心地转了身，小心得就像一条大船在掉头一样。这以后他才加快了脚步，不过还是十分小心。到了采石场，他觉得安全多了，便拔腿飞奔。他往下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威尔斯老头那幢房子跟前。他上去砰砰打门，老人和他的那两个身体健壮的儿子立刻从窗子里探出头来。

“乒乒乒乒干什么？谁在敲门？你想干什么？”

“让我进去，快！我有要紧事情告诉你们。”

“喂，你是谁呀？”

“哈克贝利·芬恩。快，快，放我进去！”

“哈克贝利·芬恩？原来是你！你这个名字敲不开多少人家的



门！不过，孩子们，我们还是让他进来，弄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们可别说出来那是我告诉你们的，”哈克一进门就讲了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说出去——不然我会丢掉性命的。不过寡妇过去对我不错，我说什么也要报这个信。你们一定要保证决不说是我报的信，我才把事情告诉你们。”

“天哪，他的确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要不然他不会这个样子！”

不到三分钟，老人带两个儿子拿着武器上山去了。他们举着枪，踮起了脚步进漆树间的那条小径。哈克送他们到了那里，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他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竖起耳朵细听。起先还是一片寂静，而且时间拖得好长，让人急死了。后来终于突然爆发了枪声和呐喊声。

哈克也不等弄清情况，跳起身来，拔脚就往山下跑，只恨爹妈没给他多生一条腿。

## 第三十章 惊人的事一件件

星期天一大清早，天刚刚有点亮，哈克就摸到山上去，轻轻敲威尔斯家的大门。那家人都还在睡觉。经过夜里的惊吓，他们睡得并不踏实，一有响声就惊醒过来。有一个声音打窗子里传出来问道：

“是谁？”

“请你开开门让我进来！我不是别人，是哈克贝利·芬恩呀！”

“孩子，如今你只要一报名字，这扇门日夜都为你开着！你永远受到欢迎！”

在一个流浪儿的耳朵里，这种话非常陌生，那是他长到那么大头一次听到的最最悦耳的说话。他记不起来以前有人曾经对他说过那最后一句话。

门很快就打开了，他走了进去。主人请他坐下，老人和他的两个高大健壮的儿子很快就穿好了衣服。

“唔，我的孩子，但愿你没什么事，你的肚子一定很饿了吧？等太阳一出来，早饭就准备好了，咱们吃一顿滚烫的早饭，你就跟在家里一样吧。我和我的孩子们昨天夜里就盼望你回来，在我们这儿过夜。”

“我吓得要死，”哈克说，“我跑掉了。一听见枪响，我就拔腿跑了，一口气跑了三英里才停下来。你们瞧，这会儿我上这儿来，是想听听消息，事情到底怎么啦。我天没有亮就出来了。我不想碰到那两个坏家伙，就算他们死了，我也不想碰到。”

“哦，可怜的孩子，瞧你的脸色，就知道你夜里吓得够呛。这儿有张床，你吃好早饭，睡上一觉。唉，他们并没有死，孩子，这一点真是遗憾。你瞧，你来说了情况以后，我们明明白白该在什么地方抓住他们。因此我们蹑起了脚悄没声儿走近他们，

相隔只有十五英尺，漆树丛间的小径黑得像地窖。就在那时，我觉得自己要想打喷嚏！真是倒霉透顶啦！我使劲忍住，但是忍不住，这是命中注定要打个喷嚏，果然打了出来！我原来举着手枪，走在前面带路，这喷嚏一打，那两个坏蛋便一阵沙沙作响，打小径上溜掉了。我大叫一声：‘开枪，孩子们！’便冲着传来动静方向打了几枪。孩子们也开了几枪。不料那两个坏蛋跑得飞快。我们追赶上去，穿过了树林，不过估计并没有打中他们。他们开溜的时候也各人打过一枪，子弹在我们身边噓噓地飞过去，并没有伤着我们。我们一直追到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以后才不再追下去。后来我们下了山，去叫醒警察。他们集合起一队人，到河边布了岗。天一亮，治安官还要带警察到树林里去搜索。过一会我的两个孩子也要跟他们一起去。这两个坏蛋的情况，但愿我们还能知道得更多一些，那会很有帮助。孩子，你在黑头里，他们的模样恐怕没有看得很清楚吧？”

“喔，我在镇上看到过他们，我是一路跟踪过来的。”

“好极了，那你说说他们的模样，我的孩子，你这就说吧。”

“一个是又聋又哑的西班牙人，在这儿显现过一两次，另一个穿得破破烂烂，长得很难看。”

“这就够啦，孩子，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我们有一天在寡妇的房子后面一个树林里碰到过他们，当时给他们悄悄溜走了。儿子，你们快去告诉治安官，早饭就别吃了。”

威尔斯老人的两个孩子马上就动了身。他们刚走出房间，哈克一跳跳起身来，追出去大声说道：

“嗨，嗨，请你们千万别说是我告发的！千万千万！”

“你不让说，我们就一定不说，哈克！但是你立了功，理应让人知道啊！”

“噢，不，不！千万千万别说出去。”

两个小伙子走了。威尔斯老头又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不会说的，我也不会说的。不过你为什么不肯让人知道呢？”

这个哈克可不乐意多作解释，他只是说，他对这两个人中的一个事情知道得太多。因此他无论如何不乐意让那人知道他的了解对那人不利的事情。一旦那人知道了，他的性命就难保了。

老人再次保证一定保守秘密，他又问：

“孩子，你是怎么会跟踪上这两个家伙的？是不是他们形迹非常可疑？”

哈克一时不吭声，他心里正在编一个不露马脚的回答。然后他说：

“你瞧，我的确是一个很倒霉的家伙，差不多没有人不这么说，我也觉得人家这样看我并不冤枉我。有时候我往往想这些事，睡一会儿就睡不着了，老想着哪天改改自己的行为。昨天夜里也是这样，我睡不着，于是半夜里就到街上去走走，心里还在反复想这个问题。我走到戒酒店附近，那儿有个破砖厂，我背靠着墙，还在想那件事。就在那个时候，那两个家伙悄悄地溜了过来，经过我的身边，胳膊底下还挟着一样东西，我估计那是他们偷来的。他们中的一个正抽着烟，另一个要接个火，因为他们正好站在我面前，在两支雪茄烟的火光下，我看清了他们的脸。我从白胡子和眼罩上看出，那个大个子就是又聋又哑的西班牙人，而另一个人就是那个行动缓慢，身上破破烂烂的家伙。”

“雪茄烟的火光就能让你看出，他身上破破烂烂？”

这一问问得哈克结结巴巴，一时答不上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似乎看出来了。”

“后来他们朝前走，你……”

“我就跟踪了上去。是的，经过就是这样。他们鬼头鬼脑，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一直跟到寡妇家的石级那里，听

见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说不要杀了寡妇，而那个西班牙人却赌咒发誓一定要毁了她的容貌。这些我都已经跟你和你的两个儿子说过。”

“怎么那个又聋又哑的人竟说了那么一大堆话？”

这下哈克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本来想千方百计不让老人得到一丝线索，弄不清那个西班牙人到底是谁。但是现在，尽管他拼命回避，他的舌头似乎下定了决心要跟他过不去，他几次三番作了努力，刚从困境中爬出来，谁知老人的眼睛盯着他不放，他又一次次露了馅。威尔斯人接着说：

“孩子，你没什么好怕我的。我怎么也不会伤害你的一根头发。不仅如此，我还要保护你，相信我，我会保护你的。那个西班牙人不聋也不哑，这你无意中已经漏了出来，再也无法遮遮盖盖了。你对那个西班牙人一定还知道一些事情，你想隐瞒过去。相信我，我不会出卖你，你就把实情告诉我吧。”

哈克对老人正直的眼睛看了半天，这才弯下腰去，凑在老人的耳朵上小声说道：

“那个家伙并不是什么西班牙老头——他是印丘·乔伊。”

威尔斯人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过了半天，他才说：

“这下事情就清楚了。刚才你说他要在耳朵上剪口子，还要割破鼻子，我还不相信，以为你在添油加醋，因为白种人从不用这种报复手段。原来是他这个印第安人！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谈话。老人说，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头天晚上没上床以前还做过一件事，最后他们拿了灯，到石级附近去察看察看有没有血迹，结果血迹没有找到，倒找到了一大捆东西……”

“一捆什么东西？”

这句话就算是闪电霹雳，从哈克发白的嘴巴里迸发出来，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可能有这么嘹亮和突然。只见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呼吸也停止了，他那是在等候答复。威尔斯老人吃了一惊，他也睁大了眼睛瞧着哈克，过去了三秒、五秒、十秒，他这才回答道：

“夜贼盗窃用的工具。咦，你这是怎么啦？”

哈克身子往后一靠，总算微微喘过气来，露出一副说不出有多么放心的样子。威尔斯老人脸上很诚恳，又很好奇，他把这些全看在眼里，于是说道：

“是啊，夜贼的工具倒似乎叫你大大的放下心来了。为什么你的态度有那么突然的转变？你原先以为我们找到了什么？”

哈克这下给问到了死胡同里去了。老人刨根问底的目光还盯着他，要是能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他什么代价都肯付出。但是他竟想不出一个说法，追问的目光直往他内心深处钻，于是他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他已经来不及了：

“会不会是主日学校里的课本？”

伤透头脑的哈克一脸苦相，老人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开心，从头到脚，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笑得发抖，笑到最后还说，这种大笑等于口袋里一大笔钱，不用医药费就能使人身心健康。接着他又补充说道：

“可怜的小家伙，你的脸色苍白，一副疲倦的样子。你一定很不舒服吧。难怪你这么容易受惊吓，心神不定。不过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相信好好休息，好好睡上一觉，就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哈克刚才成了一只傻里傻气的呆鸟，竟让自己的激动暴露无遗，让人生疑。后来他一想起来就懊恼万分，因为当初他在寡妇家石级那里听到那个坏蛋谈话以后，就立刻推翻了原先的想法，就想到他们从客栈里拿来的那包东西可能不是财宝。不过当时也不过是推测推测而已，所以老人一提到那捆东西，他就又沉不住气了。可是总的说来，他对这个小小的插曲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

的，因为他毕竟确定了那捆东西并不是财宝。在这点上他不仅安下了心来，而且得到了安慰。事实上，所有事情的发展似乎还都在正道上，财宝一定还在“二号”，要是那个人当天被捕，关进监狱，那么他和汤姆当天夜里就能金元到手，没有半点麻烦，不必害怕会受到烦扰。

刚吃完早饭，就有人来敲门了。哈克跳起身来，找地方躲起来，因为他不想跟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牵连。威尔斯老头去开门，让进来几位太太和几位先生，其中有寡妇道格拉斯。这时他还留意到山下正有一群市民爬上来去看寡妇家的石级。看样子，消息早已经传了开来。

威尔斯老头不得不把夜里发生的事情又跟来客再说一遍。寡妇当着大家的面，感谢他保护了自己。

“这件事不值得一提。你不必谢我和我的两个儿子，还有一个人更值得你感谢。不过他不要我说出他的名字，要是没有他，我们根本不会到山顶上去。”

当然这话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好奇心，几乎使大家把主要的事情都撇在了一边，认为无足轻重了。威尔斯老头不肯吐露秘密，反而把这种好奇心更深印入大家的脑海，使他们到镇上去到处传播。寡妇了解了整个过程以后说：

“我当时早已经上床，正看着书。后来外边闹翻了天，我却睡得死死的一直没有醒过。你们为什么不来叫醒我呢？”

“我们以为没有必要吵醒你。看样子那两个家伙也不会再来了，他们手上已经没了干坏事的工具，再说，把你叫醒，让你吓得要命，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让家里的三个黑人在你家门口把守，他们直到天亮才回来。”

又来了更多的客人，主人只得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又一遍，竟两个钟头没有停过。

一般学校放假，主日学校也不上课，不过人们还是早早地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了教堂。大家都对头天发生的事纷纷议论，消息灵通的人说，那两个歹徒的踪迹还没有发现。布道结束以后，撒切尔法官的太太随着大家从过道里走出来，有意放慢了脚步，跟哈珀太太走在一起，说：

“我家的贝基多半要睡上一整天？我早就料到她会累得不行的。”

“你家的贝基？”

“怎么？”法官太太神色惊慌起来，“难道她昨天夜里没睡在你家？”

“是没有啊！”

撒切尔太太顿时脸色煞白，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恰巧这个时候，波莉姨妈正跟一个朋友谈得起劲，也从她身边走过。波莉姨妈说：

“早上好，撒切尔太太，早上好，哈珀太太。我家有个孩子不见了，不知他到底在哪一家过夜了。我猜，汤姆多半昨天夜里在你们家过夜。这会儿他不敢来做礼拜。我回去得好好跟他算账。”

撒切尔太太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脸色更加苍白了。

“他没在我家过夜，”哈珀太太连忙说，她也开始不安起来。波莉姨妈的脸上也显然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乔·哈珀，你今天早上看见过汤姆没有？”

“没有，姨妈。”

“那你最后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

乔用心地想了想，还是记不清楚，答不上来。人们都停下了脚步，不再往教堂外面走了。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悄悄传递消息。人人脸上都忧心忡忡，惊惶去问一个个孩子和一个个年轻的教师。他们全都说，渡轮回来的时候，谁也没有留意汤姆和贝基是不是在船上，当时天已经黑了，谁也想不起来问问人都到齐了



没有。这时有一个小伙子冲口而出说，只怕他们还在洞里！撒切尔太太当即晕了过去，波莉姨妈也绞着双手大哭起来。

这个让人恐慌的消息口口相传，飞快地散布开去，从这群人传到那群人，从这条街传到那条街，不过五分钟的工夫，教堂的钟已经当当地乱敲起来，把全镇的人都惊动了。这下卡迪夫山的案件又显得无足轻重了，人们把两个盗贼也丢在了脑后。他们给马匹安上鞍子，给小船配备人员，渡船也奉命启航，这个恐怖消息传开还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两百多个人从陆路水路向岩洞蜂拥而去。

整个漫长的下午，村子里空空荡荡，一片死沉。不少妇女都去探问波莉姨妈和撒切尔太太，安慰她们几句，陪她们哭哭，这种时候哭比说话更管用。整个沉闷的夜晚，全镇的人都在等待消息，好不容易等到破晓，传来的消息只是：“再送点蜡烛和食物来。”撒切尔太太差点脑子出毛病，波莉姨妈也好不了多少。法官撒切尔从山洞里派人捎来大有希望的好消息，虽说很振奋人心，却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安慰。

威尔斯老头天快亮的时候回到家里，浑身上下滴了蜡烛油，沾了黏土，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他发现哈克还躺在给他准备的那张床上，正在发着高烧，人已经糊里糊涂。医生们都到山洞里去了，病人只得由寡妇道格拉斯来照料，她说她一定尽心尽力看护，不管他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还是不好不坏的孩子，因为他说什么也是上帝的孩子，就为这个缘故，怎么也不能把他忽视了。威尔斯老头说，哈克身上有不少长处，寡妇接口说：

“对啊，这是上帝留下的印记，上帝决不会不闻不问，决不会这样。上帝亲手创造的生灵，总要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记。”

中午过后没多久，就有三五成群人零零落落回到村子里来，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不过身体强壮的人还在继续寻找。传来的消息只是说：从前从没人进去过的山洞深处，现在也有人到里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寻找了。一个个角落，一个个豁口，都要进行彻底搜查，还说每逢有人在通道纵横交叉的迷宫里钻来钻去的时候，总似乎远远看见有灯光在这里那里闪动，叫喊声和开枪声也总有空空洞洞的回声穿过阴森可怖的过道，先先后后传到他们的耳朵中来。有一处，离开游客常到的地方很远，发现岩壁上有“汤姆和贝基”的名字，那是用蜡烛熏上去的，附近还有一小段染上蜡烛油的缎带。撒切尔太太认出这段缎带，又是一阵嚎啕大哭。她说这是她从孩子身边最后得到的遗物了，比所有其他的纪念品更为宝贵，因为那是她惨死以前从她身上最后掉下来的东西。有人还说，岩洞里时不时看到一星远远的火光在闪烁，接着又爆发出一阵欢呼，那时总有一二十人排成纵队向那发出回响的过道跑去，不过每回总是以失败告终，叫他们好不懊恼。两个孩子并没有在那里，看到的火光也不过是搜寻的人点的蜡烛。

冗长恐怖的三天三夜就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在烦闷中挨过去，全村的人都陷入了绝望，精神恍恍惚惚，没有心思做事情。刚才有一件事情无意间暴露了出来，原来禁酒客栈老板的屋里还私藏着酒，这个消息虽然惊人，不过在村里却没有引起轰动。哈克的神智有时清楚，有时糊涂，清楚的时候，也曾有气无力地把话题引到客栈上去。最后他问道，自从他生病以后，禁酒客栈有没有发现过什么东西，他心里迷迷糊糊，担忧会发生最最倒霉的事情。

“发现过。”寡妇说。

哈克把眼睛睁得老大，惊惶从床上直坐起来。

“啊！发现了什么东西？”

“酒！那客栈已经查封。快躺下来，你吓了我一大跳！”

“只求你告诉我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行——你一定要告诉我！那件事情是不是汤姆·索耶发现的？”

寡妇突然流起眼泪来，流了满面。

“平静，平静，孩子，平静下来！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千万别多说话。你病得不轻，不能多说话！”

这么说，除了酒，什么也没有发现，要是发现了金币，那一定会轰动全镇的。可见，别人永远找不到财宝，永远也休想找到。可她为什么要掉眼泪呢？这样没头没脑大哭，真是莫名其妙。

这些想法在哈克的脑子里含含糊糊浮动，使他精神十分疲倦，便朦朦胧胧睡着了。寡妇心里想：

“哦，他睡着了，可怜的倒霉蛋，还在说汤姆·索耶找到的！可惜他自己也没法让人找到了！现在就是还抱着希望，还有力气去继续寻找的人也寥寥无几了。”

## 第三十一章 岩洞历险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汤姆和贝基参加野餐会的情形。当时他们跟着同伴轻松自在地穿行在黑乎乎的通道里游览大家都熟悉的岩洞奇观。这些奇观都起一些十分夸张的名字，像“大客厅”、“大教堂”、“阿拉丁宫殿”等等。后来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汤姆和贝基都很起劲地参加了，由于玩得过分起劲，玩到后来就有点厌倦了，他们就自顾自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他们高高举起蜡烛，一路念着岩壁上用蜡烛熏出来的人名，日期，通讯地址，警句格言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字迹潦草，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他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到了洞壁上没有烟熏字的地方，于是他们也在一块悬空而突出的岩石上烟熏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又继续向前走，不久就来到一个地方，那儿有一股细小的泉水，夹带着石灰石的细屑，流过一块突出的岩石，由于不断涓滴下来，经过千万年的积累，形成闪闪烁烁永远不灭的石钟乳。它们很像是一股股石质的瀑布，有无形的带子束住，凸现出皱纹。汤姆小小的身体挤在“瀑布”后面，要从里面用烛光照亮它，让贝基看着兴奋兴奋。汤姆发觉，“瀑布”后面原来藏着一道天然的石阶，夹在窄窄的岩壁中间，十分陡峭。这件事使他突然产生了当一名探险家的野心。贝基马上响应。他们在岩石上烟熏了一个记号，以便原路回来不至于迷失。他们就这样一起去探险了。他们在山洞里绕到这里又转到那里，远远走开去，钻到了岩洞的秘密深处。他们又作了一个记号，然后又折到岔路上去寻找新奇的东西，准备到了外面可以夸耀一番。他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一个宽敞的石窟，窟顶由许许多多钟乳石支持着，闪闪发亮，一根根都有人腿那么粗人腿那么长。他们在石窟里转了一圈，惊奇赞叹了一番。通到这个石窟的还有不少过道，他们走了

其中一条，不久又来到一个迷人的地方，那里有一池清泉，池边有一圈霜花似的水晶体，熠熠发光。那池水位于另一个石窟的中央。石窟的四壁也由许许多多古里古怪的石柱支撑着，那些柱子都是由下垂的大钟乳石和地下长出来的大石笋连接而成，同样是千万年滴水造成的。石窟的顶上，集结着一群群蝙蝠，一群少说就有成千上万只。烛光惊动了它们，成群结队扑下来，恼怒地尖叫着猛扑两个孩子手上的蜡烛。汤姆了解蝙蝠这种习性，很清楚眼前的危险，因此赶紧抓住贝基的手，拉她躲到碰到的头一条过道里去，总算他们躲得准时，不过贝基走出石窟的时候，还是有一只蝙蝠用翅膀扑灭了她们手上的蜡烛，还追了他们好长一段路。两个逃亡者遇到什么过道，就往里边钻，才总算摆脱了那些危险的家伙。过不多久，汤姆发现了一个地下湖，那湖含含糊糊远远伸展开去，最后消失在一片黑暗中。他还想去探寻地下湖的岸边，后来再一想，最好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到这个时候，那个地方的深寂静静才第一次伸出冰冷潮湿的手，揪住了两个孩子的心。贝基说：

“啊呀，我没注意，我觉得我们似乎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到别人的声音了。”

“贝基，你瞧，咱们跟他们离得很远，已经跑到他们下面的山洞里来了。我不知道咱们跑了多远，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所以咱们在这儿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贝基渐渐不安起来。

“不知道咱们到这儿有多久了，汤姆，咱们还是往回走吧。”

“是啊，我看也是往回走的好，多半咱们最好……”

“汤姆，能找到路吗？这些路全都弯弯曲曲，乱七八糟。”

“我看能找到。但是那些蝙蝠实在太可恶，要是它们把咱们的蜡烛全都弄灭了，那咱们就倒霉了。我看还是另找一条路试试，走老路又会碰到蝙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吧，但愿不要迷路才好。要是迷了路，那太恐怖啦。”小姑娘一想到有迷路的危险，早已吓得浑身发抖。

他们在一条通道上穿行起来，一声不吭走了一大段路，每经过一个新的出口，总要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走过的路，认识的地方，谁知，全都非常陌生。回回汤姆仔细观察的时候，贝基总小心翼翼打量着他的脸，想从上面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表情，而汤姆呢，也总是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

“噢，没事，这个出口不对头，不过，咱们立刻就能找到！”

一次次失败使他心里越来越觉得没有了希望。于是他干脆不问方向，哪条岔道里都瞎闯一阵，都豁出去了，想以此找到想找的路。他嘴上虽还在说“没事”，心里却早就沉甸甸的，恐怖得要命，说出来的话也不再像刚才那么清脆嘹亮了，听上去就像在说：“一切完蛋了！”贝基心里更是又害怕又痛苦，一个劲地向他贴紧，拼命地忍住眼泪，但是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最后她说道：

“噢，汤姆，咱们别管蝙蝠了，还是走老路吧。看来咱们走的路都不对头，越走越不对头！”

汤姆站住身子。

“听！”他说。

洞里静得出奇，连呼吸的声音也听得明明白白。汤姆大声叫嚷起来，声音顺着空洞的过道传去，一路都有纷至沓来的回声，到了远处才微弱下来，仿佛在窃窃嘲弄，然后渐渐消失，听不见了。

“啊，汤姆，你就别再喊了，那声音实在太恐怖了。”贝基说。

“恐怖是恐怖，贝基，不过我还是喊喊的好。你要知道，咱们一喊，他们说说不定会听见。”于是他又重新叫喊起来。

“说不定”那几个字甚至比那窃窃的嘲弄声更为恐怖，它明明白白承认了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两个孩子一动也不动，站在

那儿静静地听，不料一点结果也没有。汤姆立刻转身开始往回走了，而且步子迈得很快。然而只过了一小会儿，他的神态之中就露出了举棋不定的样子，这等于向贝基吐露了又一个恐怖的事实，那就是他连回去的路也找不到了！

“啊呀，汤姆，你怎么连记号都没有留下？”

“贝基，我真是蠢透了，蠢透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还要往回走！糟了，回去的路找不到了！我脑子完全糊涂了。”

“汤姆，汤姆，咱们迷路了，咱们迷路了！咱们永远永远也没法走出这个地方去啦！啊呀，咱们为什么要离开大伙儿瞎走一气呢！”

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哇地乱哭起来，汤姆吓得慌了神。他担心她会哭得伤心死去或者神经错乱。他坐到她的身边，伸出手臂抱着她，她也把脸靠在他胸前，身子紧紧贴上去，一个劲诉说她的惊恐和一无用处的悔恨。汤姆求她不要失望，振作起来，她却说她办不到。他就开始埋怨自己不该把她弄到这种悲惨的地步。这样一来，效果反倒比较好了。贝基答应她要试试看，能不能振作起来，去满怀希望，只是她不想再听他说这样的话，不管他带她到哪儿，她一定站起来跟着他走。她还说，这是因为她的过失也不比他小。

于是他们又开始朝前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那简直是盲目瞎闯，他们所做的其实只是往前走，继续不断地往前走。没有过多久，希望似乎又有了复活的迹象，那倒不是真有什么可靠的理由重新产生希望，而只是因为时间还不长，失败还不多，希望的源泉还没有到枯竭的地步，这种时候希望本身照理自然而然复活过来的。

这时汤姆把贝基的蜡烛拿去了一口吹灭，这种节约很值得深思！不用他解释，贝基心里也明白，她的希望又进一步破灭了。她清楚地知道，汤姆手里有一支刚刚点上的蜡烛，口袋里还装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三支，可他还要节约。

不久他们就十分疲劳了，起先他们还想硬撑一下，因为他们觉得时间非常宝贵，想都不敢想坐下来休息，他们还得前进，朝一个方向前进，随便朝哪个方向都行，只有前进才有可能会有结果，坐下来休息只能是坐以待毙，缩短死神跟踪上来的距离。

可是，贝基疲乏的双腿再也拖不动了，不得不坐下来。汤姆也只得陪她一起休息。他们谈起了家，谈起了朋友，谈起了舒适的床，谈起了光明。贝基谈着谈着哭了，汤姆想方设法安慰她，然而他的说话因为不知说过了多少遍，显得像穿破了的衣服，已经根本没有用了，听上去反倒像是无情的讽刺。贝基疲劳得身子沉沉的，终于昏昏沉沉睡着了，汤姆巴不得她这样。他坐在那里，瞧着她那眉头紧蹙的脸，只见它由于做着爽快的好梦，又逐渐舒展开来，线条变得柔和了，不久竟有微笑露出来，并停留在上面。这张反映出心情安静的脸也使他的心境平息了下来。他的心思也转到了往日那些梦一般的回忆中去了。正当他在沉思默想，贝基发出一个轻松自在的微笑，把自己笑醒了。那个笑声刚刚跳到她的唇边，立刻受到了致命的一击，跟着出来的却是一声呻吟。

“噢，我不知怎么竟睡着了。但愿我就这样永远永远别醒过来！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汤姆，你别做出这样吓人的模样来！我以后再也不说那种话了。”

“贝基，你能睡着我很兴奋，这下你一定觉得精神多了，咱们就可以去找路出去了。”

“咱们可以去试试，汤姆。我梦里看到一个地方非常美丽。我看我们就要到那个地方去了。”

“多半不会，多半不会。你振作起来，贝基，咱们还去试试。”

他们站起了身，又信步朝前走。他们手挽着手，一副绝望的



样子。他们想计算一下他们在洞里耽了多少时间，他们只知道似乎已经过了几天几夜，甚至几个星期，但这又显然不是事实，因为他们的蜡烛还没有用完呢。

又过了很久，还是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汤姆说他们走路要放轻脚步，以便听听滴水的声音，他们非得找到一个泉水才行。不久，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于是汤姆说他们又该休息了。他们实在累得够呛。贝基却说她觉得还能走上一小段路。听到汤姆表示反对，她感到很惊讶，没法理解。他们坐了下来，汤姆用粘土粘住蜡烛，把它竖在前面的石壁上。接下来有好一阵子，他们各自自动着头脑，谁也不吭声。贝基终于打破沉默说道：

“汤姆，我肚子饿瘪了！”

汤姆从口袋里拿出一块东西来。

“你不记得这块东西了吗？”

贝基差点笑了起来。

“汤姆，那是咱们的结婚蛋糕。”

“是啊，但愿它有一个木桶那么大就好了。因为咱们只剩下了这一点点东西。”

“那是我野餐的时候留下的，当时我是想用它来让咱们许愿，汤姆，就像大人们在切蛋糕前一样。可现在它成了咱们……”

说到这里，她就打住了。汤姆把蛋糕分成两半。贝基胃口很好，狼吞虎咽，汤姆却只一小口一小口地咬。这顿“盛宴”是以大量冷水结束的。不久贝基又建议朝前走，汤姆却沉默了一阵子才说：

“贝基，要是我给你说一件事，你挺得住吗？”

贝基脸都发白了，不过她还说自己挺得住。

“那我就说了，贝基，看来咱们还得在这儿耽下去，这儿还有水喝。瞧这小小一段东西，那是咱们最后的一点蜡烛了。”

贝基泪如雨下。她放声大哭起来。汤姆还是想尽办法安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不过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贝基后来说：

“汤姆！”

“怎么啦，贝基？”

“他们发现丢了我们，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是啊，他们会来的，他们一定会来的！”

“多半这会儿他们就在找我们，汤姆。”

“嗯，我估计他们说不定正在找！但愿他们正在找。”

“他们什么时候会发现丢了我们，汤姆？”

“多半他们到了船上以后。”

“可那时候天大概已经黑了，汤姆，他们会注意到我们没有上船去吗？”

“我不知道。反正大家一回家你妈妈就会发现丢了你。”

贝基一脸吃惊的样子，汤姆一看就恍然大悟，他知道自己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原来贝基说过不回家过夜的！两个孩子沉默下来，想起心事来。过了一会儿，贝基又爆发出一阵伤心的痛哭。汤姆心里一清二楚，本来使他牵肠挂肚的事也在她的心头浮现了。要到星期日上午过去一半，撒切尔太太才会发觉女儿并没有在哈珀太太那里过夜。

两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一小段蜡烛一点一点融化，无情地烧光，眼巴巴看着它最后只剩下半英寸蜡烛芯，微小的火焰一跳一跳，一缕淡淡的烟往上爬，爬到顶停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一片恐怖的黑暗降临下来，笼罩了一切。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贝基才慢慢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原来在汤姆的怀里啼哭。汤姆也说不好到底过了多久。他们只知道经过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从一阵昏昏沉沉中醒来，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汤姆说，这时说不定是星期天，说不定是星期一。他尽量想办法让贝基说说话，可是她的忧伤过于沉重，只觉得一切希望都已落空。汤姆说人家毫无疑问已经发现他们的失踪，正

在寻找他们。他要大声叫喊，说不定就会有人过来。他试了一下，但是黑暗中远远传来的回声更加恐怖，他也不敢再试了。

时间慢慢过去，饥饿又来折磨这两个走投无路的孩子。汤姆那半块蛋糕还剩下一点点，他们也分吃了。可吃掉以后，他们觉得反而比没吃以前更饿了，那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刺激了他们的食欲。

过了一会儿，汤姆说：

“嘘，你听见了没有？”

他们屏住了呼吸静静地听。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微乎其微的叫声。汤姆马上回答，他拉起了贝基的手，抬腿朝那个方向的通道摸索过去。很快他又静下来听了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而且显然近得多了。

两个被困的孩子兴奋得什么似的，不过他们只能走得非常缓慢，不得不小心提防到处都是的坑坑洼洼。他们很快就碰到了一个坑，不得不停下来。那个坑说不定有三英尺深，说不定有一百英尺深，究竟多少不得而知，总而言之没法过去。汤姆扑在地上，拼命够出手去，向下摸索，却摸不究竟。他们不得不待在原地，等待寻找他们的人过来。他们静静地听，显然那本来就很远很远的叫喊声越来越微弱了，又过了一会儿，那声音根本听不见了！这真是不幸！令人伤心失望到了极点！汤姆的嗓子都喊哑了，却毫无用处。他满怀希望跟贝基说话，谁知焦急等待了好久好久，那声音再也没有重新传来。

两个孩子又一路摸索回到了泉水旁边。时间过得很慢很慢，慢得让人又困又累，他们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又饿又痛苦。汤姆估计那时多半已经星期二了。

这时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附近有几条支路，与其什么也不做，背上时间沉重的包袱，还不如到那些通道里去勘察一番。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放风筝的绳子，把一头系在一块戳出地面的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上，就跟贝基开始行动了。汤姆走在前面带路，他一边朝前摸索，一边放开绳子。走了二十步，那通道就碰到了死角。汤姆双膝跪下，往下摸了摸，接着又在角落的周围摸索开了，他伸开双手尽量够出去，就在他使劲想把手再往右伸展过去一点点的时候，有一只手拿着一支蜡烛打岩石背后伸出来，距离还不到二十码！汤姆放开嗓子大声欢呼，立刻那只手后面显现了一个身子——原来是印丘·乔伊！汤姆吓得魂飞魄散，身子都动不了啦。但是紧接着，那个西班牙人不知怎么的，转身就跑，而且跑得无影无踪，真是谢天谢地。汤姆弄不明白为什么乔伊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没有冲过来杀了他，为了法庭作证的事报仇。再一想，多半是洞里的回声改变了他的嗓音。对，毫无疑问，一定是这么回事。汤姆这一吓吓得他浑身没了力气。他对自己说，他要是还有力气回到泉水那里，他就一直待着，不再动窝，什么也无法吸引他再去冒险，再碰到印丘·乔伊了。他很小心，并没有把自己看到的告诉贝基，只是跟她说，他刚才大声叫喊只是为了试试运气。

不料时间一长，处境恶劣和饥饿难忍终究又占了惊恐的上风。他们又在泉水旁恹恹地等了一阵，又睡了一个大觉。这一来，带来了变化。两个孩子醒来，让痛苦的饥饿折磨得死去活来。汤姆相信那时一定已经到了星期三星期四了，甚至星期五星期六都说不定。所以外面的搜索寻找很可能已经放弃了。因此他建议再去探索另外一条通道。就算碰到印丘·乔伊，碰到其他一切恐怖的事，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能去冒冒险。但是贝基身体非常虚弱，陷入了恐怖的麻痹状态，没法让她打起精神来，她还说她宁可待在原地等死，而且那也不会太长久了。她对汤姆说，他要是想去探险，那就带上绳子去吧，她就求他走出去一小段路以后，回来跟她说说话。她还让汤姆答应，要是那个恐怖时刻真的到来，他一定要留在她的身边，握住她的手，直到最后一切全都

过去。

汤姆亲了亲她，觉得嗓子眼里梗住了什么东西。他故意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他找不到前来寻找的人，也一定找到一条逃出洞口的通道。说完这些话，他紧紧攥住风筝的绳子，手脚并用，沿着一条通道，摸摸索索爬去。他因为饥饿而痛苦万分，因为死亡将临而毛骨悚然。

## 第三十二章 孩子找到了

星期二下午又渐渐挨到了黄昏。圣彼得堡村依旧笼罩着一片哀伤。至今没能找到那两个失踪的孩子，已经为他们举行过了公开的祈祷，私下里更有许多人为他们诚心诚意做祈祷，尽管如此，岩洞里还是没有传来什么好消息。大多数去搜寻的人都已经放弃，回去干他们的日常工作了。他们说，事情已经摆明，那两个孩子是永远回不来了。撒切尔太太病得厉害，大半天昏迷不醒。她时常呼喊女儿的名字，抬起头来张望一下，又静静听上一会儿，才又病恹恹垂下头去，不断呻吟，人们都说，瞧她这个样子，实在是催人泪下。波莉姨妈也深深陷入悲伤，灰色的头发已经差不多全白了。到了全村人晚上全都歇下来休息的时候，村里更是悲悲戚戚，凄凄凉凉。

半夜里，教堂的大钟忽然狂敲起来，一会儿工夫，街上就挤满了衣服都没有穿好的人群，他们发疯般地叫喊道：“快出来，快出来，孩子找到了！孩子找到了！”除了喧闹的人声，有人敲起了铁皮盆子，有人吹起了号角。村民成群结队朝河边走去，迎接一辆载两个孩子回来的破车，村民们拉着车子大叫大嚷，更多人前呼后拥，都来加入凯旋而归的行列。他们在大街上浩浩荡荡拥过来，欢呼声响彻云霄！

村子里已经灯火辉煌，谁也不肯再去上床，这样了不起的夜晚，小镇上还从来没有过。开头半个小时，到法官撒切尔家去的村民川流不息，一个个去抓抓两个孩子的手，吻吻他们的脸，还握握撒切尔太太的手，一心想说说话却又说不出来。等到他们一个个拥出屋子去，屋子里简直像下了一场雨，满地都是泪水。

波莉姨妈欢天喜地，撒切尔太太喜地欢天。撒切尔太太已经派人去岩洞报信，她丈夫得到消息，也同样会欣喜若狂。

汤姆躺在一张沙发上，让热心的听众团团围住，他维妙维肖讲了神奇冒险中的许多惊人情节，添油加醋自然是免不了的。最后他详细描述了如何离开贝基，独自去探险，尽着放风筝绳子的长度摸索了两个通道，摸到第三个通道，绳子已经放完，正要往回走，突然瞥见远远有个亮点，像是日光，于是他丢掉绳子，向那亮点摸索过去，他的头和肩膀探出一个小小的洞，看到的竟是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万一那个时候恰恰是黑夜，他就看不到那个亮点，也不会去摸索那个通道！他又说他摸索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贝基，贝基却叫他别拿这种瞎说八道去惹她生气，她疲倦到了极点，心里很明白自己快要死了，而且也甘心情愿这样一死了之。汤姆又把他好说歹说使她相信的情形描述了一番，最后，她也摸索到了那个小小的洞口，亲眼目睹了蓝色的天光，愉快得要命，他先挤出洞去，接着又帮她挤出去，他们兴奋得坐在那里痛哭流涕，那时有几个人划一条小船打那里经过，汤姆大声呼救，向他们诉说艰险的处境和难忍的饥饿。起先那几个人还不相信这个离奇的故事，说：“你们现在在下游，离那个岩洞的洞口，足足有五英里远呢！”不过后来他们还是相信了，让他们上船，带他们到一个人家，让他们吃晚饭，还休息了一会儿，到天黑以后两三个钟头，才把他们送回村子。

天亮以前，去送信的人，靠了撒切尔法官在山洞里留下的记号，才找到他们，把好消息告诉他们。

汤姆和贝基很快发现，他们饿着肚子，三天三夜在洞里受苦，身体不是一下子就能恢复的。星期三星期四他们在床上整整睡了两天，而且越睡越累，越睡越没有力气。星期四汤姆微微走动走动，星期五才到镇上去，星期六差不多完全康复。贝基呢，一直到星期天才踏出卧室，看上去还像刚害过一场大病。

汤姆听说哈克在生病，星期五便去看他，但是人家不让他进卧室，星期六星期天还是不让进。星期一起就天天让他进去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事先警告过他，不许他提冒险的经历，不许提到刺激的话题。寡妇始终在一旁监督。汤姆在家里就听说了卡迪夫山发生的事，还听说码头附近的河里发现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的尸体，想来他是在逃走的时候淹死的。

汤姆从岩洞里逃出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他去看哈克，哈克的身体也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听到一些刺激的话题也不打紧了。哈克估计汤姆也有许多让他感兴趣的事情要说给他听。汤姆路过法官家，进去探望了贝基。法官和他的几个朋友逗他说话，有人带着讽刺的口吻问他，还想不想到洞里去，汤姆回答道，他才毫不在乎呢。

法官说道：

“我毫不怀疑，还有一些人像你一样，也想进去。这件事我们得留意留意。我看再也不会有人在洞里失踪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两星期以前，我已经叫人把洞口的大门钉上了锅炉铁板，还上了三道锁，钥匙在我身边保管着呢。”

汤姆的脸顿时像一张白纸。

“孩子，你这是怎么啦？嗨，谁快去拿杯水来！快！”

有人拿来一杯水，泼在汤姆的脸上。

“啊，没事啦。汤姆，刚才你是怎么回事？”

“哦，法官先生，印丘·乔伊在洞里！”



## 第三十三章 印丘·乔伊的下场

不到几分钟，消息就传了开来，十几条满载人的快船向麦克道格尔岩洞驶去，渡船也装满了人向那里开。汤姆·索耶上了撒切尔法官乘的那条快船。

岩洞门打了开来，暗淡的光线下可以看到一幅悲惨的景象。印丘·乔伊已经死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脸却凑在山洞门的裂缝上，那双无限渴望的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外边自由世界的光明和欢乐，一直到最后一刻死去。汤姆的感触最深，因为他自己有过经验，知道这家伙吃了多大的苦头。他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不过他还是有了一种无限解脱、从此安全的感觉。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才更深地体会到，当初他提高嗓子证实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叫花子犯有杀人罪以来，压在他心头上的恐怖有多么沉重。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清楚。

印丘·乔伊的猎刀就掉在他身边，刀片已经裂成两半，垫在洞门下的大横木也已经被砍削出一个洞来，可是花了这么大力气还是无济于事，因为洞门外还有一块岩石形成了天然的门槛，刀碰到这种材料丝毫不起作用，反而被损坏了。不过即使没有岩石阻挡，力气还是白费，因为大横木砍掉了，他也还不能从底下钻出来，这点其实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所以还要砍，只是要找点事干，消磨无法排遣的时间，使他蒙受折磨的身体不至于闲着。往常洞里边总能找到十多个蜡烛头，那是游客留下插在门廊的缝隙里的，现在一个也不剩了。他也曾想法抓到一些蝙蝠，把它们生吃掉了，只留下一些爪子。那个倒霉蛋很可怜，是活活饿死的。附近有个地方，地上长着一个石笋，那是洞顶上的钟乳石千万年来不断滴水来造成的。那个走投无路的家伙敲断了石笋，在石笋的残干上放了一块石头，还在那块石头上挖了一个很浅很浅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凹洞，那是为了用它来盛二十分钟才落一次的宝贵水滴。那很有规律的滴水像钟摆一样发出沉闷的响声，二十四个小时才能积满一茶匙水。金字塔刚建成时它就在滴了，特洛伊城陷落时，罗马城打地基时，耶稣钉上十字架时，征服者威廉创立不列颠帝国时，哥伦布扬帆远航时，来克星顿大屠杀时，它都在滴，如今它还在滴。当一切的一切沉没于历史的下午和黄昏，将来总要被遗忘的黑夜吞没一切时，它还会滴水不止。是否一切事物都具有一个目的和一个使命呢？这水耐心地滴了五千年，是否就是为了这个可怜虫的一旦需要而准备着的呢？今后一万年中是否再没有更重要的使命让它去完成了呢？这好像无关紧要。那个不幸的混血儿在石头上挖洞盛宝贵的水滴以来，又已经过去许许多多年了，但直至今日，游客每到麦克道格尔岩洞观赏时，总少不得目不转睛地对那块令人伤感的石头看上半天，计算一下那其慢无比的滴水时间。“印丘·乔伊的杯子”竟然成了岩洞中的第一奇景，连“阿拉丁宫殿”的奇观也不能跟它媲美。

印丘·乔伊就埋在洞口旁边，方圆七英里的人坐船的坐船，驾车的驾车，成群结队从各个市镇，各个农庄，各个村落前来观看，扶老携幼，还带着各种食物。他们都实话实说，看到印丘·乔伊这个下场跟看他上绞架一样大快人心。

埋葬印丘·乔伊中止了另一件事的发展，那就是不知谁发起了上书州长恳请宽恕印丘·乔伊的运动。有许多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还开了许多痛哭流涕的大会，还指定了一批傻头傻脑的妇女组织了一个请愿团，穿着黑色的丧服，去围着州长号哭不停，要他去做一头仁慈心肠的驴子，把自己的职责践踏在地。据说印丘·乔伊一共杀过五个人，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照样有许多草包心甘情愿宽恕他，为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并且从他们一生一世修理不好，一生一世滴滴答答的“龙头”里漏出眼泪水来，洒在请愿书上。

那天上午埋掉死人以后，汤姆把哈克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哈克那个时候已经从威尔斯老头和寡妇那里知道了汤姆历险的详细经过，汤姆却说他估计有一件事情他们是不会告诉哈克的。哈克的脸沉了下去说：

“不说我也知道。你已经到‘二号’去过了，那里除了威士忌酒，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你干的，可我一听威士忌酒的案子，我就知道是你去告发的。我还知道你并没有找到那笔钱，因为要是你找到，你会对别人只字不提，可你一定会找我，把这件事说给我听的。汤姆，早有预兆告诉我，这笔横财永远也不会落到咱们的手里。”

“啊呀，哈克，我可从来没有告发过客栈老板。你总得弄清楚，星期六我去参加野餐，客栈还没有出事呢。你不记得那天夜里该你去值班守夜吗？”

“对啊，没错！这简直像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就是那天夜里，我跟踪乔伊，一直跟踪到寡妇家附近。”

“你跟踪了他？”

“是啊，可你千万千万别说出去。我估计印丘·乔伊是死了，可他还有朋友活着呢。我不想让他们记恨我，使什么阴谋诡计把我弄死。要不是我，这会儿他早去了得克萨斯，也没有后来那些事了。”

于是哈克毫无保留地把她遇到的事情前前后后都告诉给汤姆听。汤姆从威尔斯老头那儿听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唉，”哈克接着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哪个人搞到了二号的威士忌，也就是哪个人搞到了那笔钱，我看多半是这么回事。反正咱们是没有份了，汤姆。”

“哈克，那些钱说不定根本不在二号！”

“怎么会呢？”哈克眼睛一眨不眨地仔细打量伙伴的脸，“汤姆，是不是你又找到了什么线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哈克，那笔钱就在岩洞里。”

哈克的眼睛闪闪发亮。

“ 你再说一遍，汤姆。”

“ 钱就在岩洞里。”

“ 天哪，汤姆，你别开玩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 真的，哈克，我从来都不说假话，这次也一样。你乐意不乐意跟我一起到岩洞去，帮我把金子弄回来？”

“ 一定，一定，我敢发誓！只要咱们一路多做些记号，走进去决不会走不出来。我一定去！”

“ 哈克，咱们这回进洞去，根本不会碰到一点麻烦。”

“ 这话当真？你怎么知道那些钱…… ”

“ 别着急，哈克，到了洞里再说，要是找不到那些钱，我一定把我的那面小鼓和我的一切东西全都给你。说话算数，我能赌咒发誓。”

“ 那太棒啦，你说什么时候去？”

“ 你行的话，立刻就去。你身上有劲吗？”

“ 到了洞里还得走老远吗？这三四天里我又活过来了，不过超过一英里的话，我还走不动，我想多半还走不动。”

“ 哈克，谁上那里都得走五英里光景，只有我不要再多走路，那里有一条捷径，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知道。哈克，我可以划船把你送到那里去。我一个人就能划去划回来，你根本不用动手。”

“ 那就立刻动身，汤姆。”

“ 好，咱们要带一点面包和肉，还带上咱们的烟斗。还要一两个口袋，两三团放风筝的绳子，还带些现在人家叫做‘鬼火’的新鲜玩意儿。跟你说吧，我在洞里的时候，有好几回就巴不得有些‘鬼火’带在身边。”这里的“鬼火”就是火柴。

刚过中午，两个孩子向一个出门的村民家里借了条小船，马上就上路。他们到了“空心洞”下方几英里的地方，汤姆说：

“你看见那一排悬崖峭壁了没有，从‘空心洞’下来，它们全都一模一样，那里没有房子，没有堆木场，连那里的灌木丛样子都差不多。不过你细细看那边有一块崩塌下来颜色发白的地方，看见没有？嗯，那就是我做的标记。行啦，咱们现在得上岸了。”

他们登上了岸。

“哈克，咱们站在这里，用一根钓鱼竿就能够到那个我从里边钻出来的小洞。你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找出来？”

哈克东找西找，找遍了那一带，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汤姆得意洋洋走进一个茂盛的漆树丛，说道：

“瞧，哈克，就在这里，这可是这一带最最隐蔽的地方。你千万别说出去。我一直想当强盗，早就知道得有一个隐蔽的地方，就是发愁碰不到。如今总算给咱们找到了。咱们一定得保密。不过咱们可以让乔·哈珀和本·罗杰斯入伙，咱们总得有一个帮，要不就不成气候。‘汤姆·索耶帮’，听上去很带劲，是不是，哈克？”

“嗯，是很带劲，不过汤姆，咱们去抢谁呢？”

“哦，差不多谁都可以抢。拦路抢劫，多半可以用这种方法。”

“还要杀死他们吗？”

“那倒不一定，并不是总要杀人的，有的可以关在洞里，赎金到手就放人。”

“什么叫赎金？”

“就是钱呗。你让他们凑足了钱托朋友送来，钱凑不上来，关他一年就杀掉。一般都是这么干的。不过女人不杀，只把女人关起来，她们往往又优美又有钱，个个都吓得要命。你可以抢她们的手表和钱物，不过得在她们面前常常摘帽，客客气气说话。客气起来谁也赶不上强盗，本本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嗨，女人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爱上你，在洞里关上一两个星期，就都不哭了，接下来你叫她们走，她们也不肯走。你把她们赶出去，她们到外面转上一圈又会跑回来。那也是书里这么写的。”

“哎呀，那可真棒，汤姆，我看当强盗可比当海盗强多啦。”

“对，有些地方是要强一点，因为离家里比较近，看马戏什么的方便得多。”

这时一切准备就绪，两个孩子进了洞。汤姆走在头里，两人吃吃力力钻到通道的尽头，把几根接起来的风筝绳子拴在一个地方，然后再往前走。走了一阵他们便到了泉水边上。汤姆只觉得自己浑身打了个冷颤。他把那一小段粘牢在石壁上的蜡烛头指给哈克看，还说了说当时他和贝基眼睁睁看着烛光一跳一跳熄灭的情形。

两个孩子说话声压得低低的，咬着耳朵，这地方黑黑的一片寂静，他们精神上受到了压迫。

他们继续往前走，很快进入了汤姆走过的另一个通道，一路走去，最后到了那个死角跟前。这回有了烛光，一看就清楚了，原来那不是什么死角，过去是个土山，很陡，大约有二三十英尺高。汤姆悄悄说：

“我给你看一个玩意儿，哈克。”

他高高举起蜡烛说：

“从这个角上往远处的尽头看，看到没有？那边，那边一块大岩石上，有用蜡烛烟熏出来的……”

“一个十字，汤姆！”

“你说说看，那个二号在什么地方？就在十字下面！你说是不是？我看见过印丘·乔伊打那边伸出手，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哈克！”

哈克朝那个神秘的记号直勾勾地打量了一会儿，声音发抖地说道：

“汤姆，咱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什么，就让财宝白白留在这儿？”

“对，别去拿了。印丘·乔伊的鬼魂就在这儿守着，准没有错。”

“不会，不会，哈克，才不呢。鬼魂在他死去的地方，在那个岩洞口，离这儿远着哩，足足有五英里。”

“不，汤姆，鬼魂不会到那里去，鬼魂只会在藏钱的地方转悠。鬼魂的习惯我知道，你也知道。”

汤姆也有点害怕了，看来哈克说得不错。他心里的疑惧在增长。不过他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你瞧瞧，哈克，咱们真够傻的，在自己威胁自己！这里有十字，印丘·乔伊的鬼魂不可能显现！”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果然立刻见效。

“汤姆，我倒没有想到这点。这话不会错，有了这个十字架，咱们的好运交定了。我看咱们得朝那边爬下去，去找箱子。”

汤姆走在头里，一边下，一边在陡坡上马马虎虎挖些踏脚的地方。哈克跟在后面。那块大岩石立在一个小小的石窟当间，有四条通道打那里伸展开去，孩子们察看了三条都没有结果。最后他们在离大岩石底部最近的那条通道里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凹洞，里边有一个草铺的床铺，一只旧挂篮，一些熏肉皮和两三只啃得干干净净的鸡壳，就是不见有装钱的箱子。两个孩子搜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大失所望。汤姆说：

“他明明说的是在十字底下。这里但是离十字最近的地方啊。总不见得在岩石底下吧，那岩石是牢牢长在地底下的。”

他们又在各个角落里搜寻一番，最后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哈克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汤姆说了话：

“你照个亮，哈克，岩石这边土上有脚印和蜡烛油，别的地方却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敢发誓，钱一定在岩石底下。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在这里挖土。”

“这个主意不错，汤姆！” 哈克又重新高兴起来。

汤姆马上掏出那把“巴洛牌刀”来，没挖到四英寸深，刀尖就碰到了木头。

“嗨，哈克，听到声音了吗？”

哈克也来帮忙，又挖又刨。他们不久就挖出了几块木板，搬到了一边。原来那些木板下面有一个通向岩石底下的天然裂口。汤姆钻进裂口，拿着蜡烛在底下探索进去，他说他看不到那裂口的尽头，招呼哈克一起深入里边探索一番。他弯着腰，穿入裂口下面，有一条窄窄的通道逐渐往下伸展。于是他就顺着那弯弯曲曲的通道走去，先朝右后朝左，哈克在后面紧紧跟随。后来，汤姆拐过短短一条弧形小径，大声喊了起来；

“天哪，哈克，你快瞧瞧！”

果然是那一箱财宝，千真万确，放在一个隐秘的小石窟里，旁边还有一个里边空无一物的小小火药桶，两枝装在皮套里的枪，两双旧鹿皮鞋，一条皮带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岩石上的滴水弄得湿漉漉的。

“总算还是找着了！” 哈克把手伸进那些变色的钱币乱抓乱攥，“嗨，咱们这下发财了，汤姆！”

“哈克，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咱们一定会找到。不过现在确实确实给咱们找到了。运气真是好得让人难以相信。我说，咱们别在这里发呆了，咱们得先把它搬出洞去，我来试试看，搬不搬得动这口箱子。”

箱子有五十来磅重。汤姆使出浑身力气才搬起来，可要想搬走就办不到了。

“这我早就料到了，”他说，“那天在那幢闹鬼的房子里，他们搬的时候看上去也挺费劲。我看，刚才想到带上一个口袋，真是想对了。”



那些钱不久就装进了口袋，两个孩子把口袋搬到了有十字记号的岩石那里。

“咱们再去把枪和别的东西都拿出来。” 哈克说。

“不，哈克，让它们留在那里。咱们以后当强盗，这些东西正好派上用场。咱们就一直把它们留在那里吧。咱们还要到这里来开怀痛饮。到这个地方来开怀痛饮才惬意呢。”

“什么叫开怀痛饮？”

“我也不知道。不过强盗总是要开怀痛饮。咱们当然也得开怀痛饮。走吧，哈克，咱们在这里已经耽搁好多时间了。我估计天色已经很晚了。我肚子也饿了。咱们上小船去，吃点东西，抽抽烟。”

他们很快出了洞，来到漆树丛中，小心翼翼探头张望，看到没人，这才马上上船，吃起点心，抽起烟来。太阳正在落下地平线，他们撑船离岸，划起桨来。汤姆在漫长的黄昏里，沿着河边轻快地划着桨，一边还高高兴兴地跟哈克聊着天。天黑没多久，他们就靠了岸。

“哈克，” 汤姆说，“咱们把钱藏在寡妇家柴间的阁楼上，明天早上我过来，咱们把钱数数，两人平分，然后咱们在树林里找个合适的地方埋起来。你在这里悄悄等着，我去去就来，去把本尼·泰勒的小车推来。就一会儿工夫。”

他去了才一会工夫，就推着小车回来了，把两口袋东西放到车上，还在上面丢了一些破布，便拉着车子走了。他们拉到威尔斯老头家门口，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他们正要推车再走时，威尔斯正好出来朝寡妇家走去，说：

“喂，你们是谁？”

“哈克和汤姆。”

“巧极啦！快跟我走，孩子们。大伙儿等你们好久了。喂，快点走，走快点，让我来给你们拉车。哟，这车看上去很轻，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来倒有点分量。车上装的是砖头还是破铜烂铁？”

“破铜烂铁。”汤姆说。

“我想也是，镇上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不怕麻烦，花了许多工夫去弄来这些破玩意儿，卖给翻砂厂，挣不了六七毛钱。你们就不肯干正经的活，挣双倍的工钱。这就是人的本性。赶快去，赶快去吧！”

两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这么着急。

“这个你们先别管，到了寡妇道格拉斯家你们就明白了。”

哈克一向被人没事找事，早已养成习惯，因此不免有些担忧说：“琼斯先生，我们两个人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威尔斯老头哈哈大笑：“啊呀，我也不知道，哈克，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你跟寡妇不是好朋友吗？”

“那倒是，反正我们交情不算差。”

“那就好了。你说，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哈克脑子愚钝，还没来得及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跟汤姆一起让人推进了道格拉斯太太的客厅。琼斯先生把车子放在门口，跟着他们走了进去。

客厅里灯火辉煌，村子里有点地位的人差不多到齐了。撒切尔家，哈珀家，罗杰斯家都来了，还有波莉姨妈，西德，玛丽，牧师，报馆编辑和许许多多别的人也都来了，一个个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寡妇热情接待哈克和汤姆，恐怕不论谁接待这两个脏孩子，再热情也只不过到这个分上了。两个孩子浑身上下沾满泥土和蜡烛油。波莉姨妈觉得丢尽了脸，脸都涨红了。她对汤姆皱皱眉，连连摇头。其实，当时最受罪的是两个孩子，谁也赶不上他们一半那样遭罪。

“我刚才去找，汤姆还没回家，我也就不去找了。不过我在家门口碰到了他和哈克，我就赶紧把他们带来了。”

“你做得对，”寡妇说，“孩子们，你们跟我来吧。”

她把她们领到楼上的一间卧室，说：

“你们先洗一洗，换上这两套新衣服，衬衫袜子什么的样样齐全。这是哈克的，不，不用谢，哈克，这一套是琼斯先生给你买的，另一套是我给你买的。你们穿起来正合适，不大也不小。快穿上吧，大伙儿正在等你们。你们穿整齐了就下来。”

说完她就下楼去了。

## 第三十四章 金元一大堆

哈克说：“咱们只要找到一根绳子，就能溜掉。这里的窗子离地不算太高。”

“胡说八道！为什么要溜？”

“哦，我不习惯跟这一大帮人待在一起。我受不了。我说什么也不下去。”

“噢，别胡说啦。那又有什么。我可一点不在乎。我会在一旁照管你的。”

西德上楼来了。

“汤姆，”他说，“姨妈整整一个上午都在等你。玛丽把你出门作客的衣服都准备好了，谁都为你着急。嗨，你那衣服上不是蜡烛油和泥土吗？”

“喂，西德先生，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得啦。今天这里摆这么大的排场，这到底是为什么？”

“那是寡妇要开宴会，她总是来这一套。这回是为了威尔斯老头和他的两个儿子才请的客。他们那天夜里救了她一命。跟你讲，你要是想听的话，我倒还可以向你透露一些事情。”

“噢，什么事情？”

“琼斯先生还要在今天晚上透露一件让大家吃惊的事，我白天听见他把这件事当作天大的秘密告诉了姨妈，我看现在这件事也算不得什么秘密了。人人都已经知道，寡妇也已经知道，只是她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噢，琼斯非得要哈克上这里来不可，你得知道，哈克要是不在场，他那个秘密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劲了。”

“什么秘密，西德？”

“哈克跟踪强盗到寡妇家的事，照我看，琼斯先生一定要把这件让人吃惊的事大吹大擂，不过，我可以打赌到头来，效果一

定很平淡。”

西德心满意足抿起了嘴笑了起来。

“西德，是你把秘密吐露了出去？”

“哼，别管是谁说了出去。只要有人说了出去，就够啦。”

“西德，镇上只有一个下流坯干得出这种事，那个人就是你。你要是哈克，你只会悄悄溜下山去，根本不会向谁报告强盗的消息。你就只会干下流的事情，人家做了好事，你还不乐意别人夸奖他。我这里赏你几下子。不用道谢，寡妇一向是这么说的。”汤姆打了西德两个耳光，还一连踢了好几脚，这才把他赶了出去。“你要是有种，就向姨妈去告状，明天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几分钟以后，寡妇的客人全都上了席，同一个房间里还安排了一张小餐桌，十多个孩子都规规矩矩在那里就座，这也是当时当地的风俗。到了适当的时候，琼斯先生就发表小小的演说，感谢寡妇给了他和他两个儿子极大的荣誉。不过他说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十分谦虚之类的话。他一向很擅长戏剧性的手法，这回突然宣布他的秘密，叙述了哈克在这件事中的表现，可是他引起的惊异大多是装出来的，远远不如无拘无束的场合来得热闹和激动。寡妇还是装出了一副十分惊讶的样子，对哈克说了许多赞扬和感动的话，哈克成了大家注目和夸奖的对象，弄得他浑身不舒服，简直无法忍受，倒差点把穿新衣服的别扭忘得一干二净了。

寡妇说她有意收养哈克，供他上学读书，还说等她攒了点钱，还要让他体体面面地做些小生意。这下汤姆的机会来了。

“哈克不需要你的钱，他自己很有钱！”

出于礼貌，在场的客人，没有发出该发出的哄堂大笑，没有去“恭维”这句天大的笑话，真是好不容易。大家沉默得有点尴尬。又是汤姆打破了这种冷场。

“哈克的确有钱，说来你们可能不大相信。可是他的确有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很多钱，你们别笑，我看我可以让你们瞧瞧。你们微微等一会儿。”

汤姆奔出门去，客人们都给他弄得莫名其妙，不过都兴趣盎然，你看我，我看你，还带着询问的目光打量哈克，哈克窘得手足无措，舌头打结。

“西德，汤姆又犯了什么毛病，”波莉姨妈说，“他呀，唉，总是让人琢磨不透。我从来就没有……”

汤姆进来了，费劲地背着两个死沉死沉的口袋，走路歪歪斜斜，这时波莉姨妈的话才说到了一半。汤姆把一大堆黄澄澄的金币倒在了桌子上，说：

“瞧！我刚才是怎么说来着的？一半归哈克，一半归我！”

大家看到这个场面呼吸都停止了。大家傻不愣登，眼睛不眨一眨，一时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接着大家异口同声要汤姆说个明白。汤姆说那当然，于是他就说开了。故事很长，但趣味无穷，差不多插嘴的人都没有，谁也不想打断这个富有魅力的故事。汤姆讲完以后，琼斯先生说：

“我原以为自己为今天的宴会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惊喜，现在看来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了，老实说吧，这件事使我的那个惊喜听起来实在太索然无味了。”

大家把金币数了一数，一共有一万二千多元。尽管在场的客人有几个财产大大超过这个数目，可是谁都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那么多金币。

## 第三十五章 哈克体体面面 加入强盗帮

汤姆和哈克发了横财，轰动了贫穷的圣彼得堡小村镇，读者也许读了这个故事也就以此满足了。但在那小地方就不一样了，这么一大笔钱，而且都是真正的硬币，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大家谈个没完，又是羡慕，又是赞叹，以致后来有许多村民高兴过度到了有害健康的地步，与此同时理智就摇摇欲坠。圣彼得堡以及邻近各个乡村，凡是闹鬼的房子，木板都被一块块拆下来，地基被一寸寸掘开，都是为了搜索埋藏的财宝。不仅孩子干这种事，成人也干，其中也有向来诚恳、从来不想入非非的人。汤姆和哈克随便在哪儿显现，人们都会奉承他们，羡慕他们，对他们刮目相看。两个孩子怎么也弄不懂，他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他们说过的话，会有这么重的分量。但是现在凡是他们说过的话全都被人当作了金玉良言，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凡是他们曾经干过的一切，也不知怎么的，都被人们认为是了不起的行为。这样一来，他们显然已经失去了做平凡事，说平凡话的能力，还不仅如此，他们过去的历史也被搜集起来，而且竟然从中发展了许多迹象，表明他们早有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两个孩子的小传也在村里的小报上刊登出来了。

寡妇道格拉斯把哈克的钱拿去放债，有六分利息的收益。撒切尔法官受波莉姨妈之托，也照这个法子办理汤姆的钱。现在这两个孩子各自都有数目惊人的收入，一年之中，平日里天天都有一元零用，每两个礼拜天也同样如此。这正好相当于牧师的收入，牧师的实际收入还没有这些，因为人家虽然答应给牧师这么多钱，他却往往收不齐。当初生活都很简朴，一星期只要一元两角五分，就能供一个小学生上学的膳宿费，连穿衣和洗澡的费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包括在内了。

撒切尔法官对汤姆非常重视。他说一个平平常常的孩子决不会把他的女儿从岩洞里救出来、贝基还向父亲十分秘密地吐露，汤姆还曾在学校里替她挨过一顿鞭子，法官为此大为感动。贝基说，汤姆为了让该她挨的鞭子转移到他身上，撒过一个弥天大谎，为了这一点，她要父亲加以原谅。法官却特别热情地说，这个谣传表现出他的高尚、慷慨和宽宏大量，这个谣传足以在历史上昂首阔步和永垂不朽，足以跟乔治·华盛顿坦白承认斧砍樱桃树的老实话相提并论。法官是走在地板上顿了顿脚说出这一番话来的。贝基觉得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这么高大过，也从来没有这么了不起过。她马上就跑去告诉了汤姆。

法官撒切尔希望汤姆有朝一日会成为大律师或是赫赫有名的军人。他说他有意送汤姆进国立军事学校去深造，然后再进全国最好的法律学校去学习，以便让他将来可以自由选择一种终身职业，或者两种职业全都从事。

哈克·芬恩有了财产，又有寡妇监护，还把他介绍给了社交界，不，那是把他硬拖进去，硬扔进去的，因此他吃够了苦头，简直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寡妇的佣人替他梳头刷衣，让他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夜里还给他铺上床单，干净得让他反感，上面竟没有一个小小的污点，好让他当作知己贴心。他还不得不用刀叉吃饭，不得不用餐巾、杯子和碟子，此外他还要读书，还要上教堂做礼拜，还要说文质彬彬的话，这些话他说出口来就觉得不是个味。如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文明的栅栏和镣铐管着他，捆住了他的手脚。

他勇敢地忍受了三个星期的折磨，接着突然有一天他失踪了。寡妇非常担忧，派人到处寻找了两天两夜。镇上的人也都非常关心，什么地方都找遍了；甚至到河里去打捞过尸体。汤姆·索耶脑子灵活，他到废弃的屠宰场去，果然在一只旧的空桶里找



到了这个逃亡者。哈克在桶里睡了觉，还刚刚吃了偷来的残羹剩饭，那就算是他的早饭，这时他正舒舒服服躺在那里抽烟，他蓬头垢面，又穿上了过去自由快乐日子里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别具风格。汤姆把他逼了出来，跟他讲明他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劝他赶紧回家去。那时哈克脸上逍遥自在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上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说：

“你就别提了，汤姆。我已经尝试够了，简直不行，没有办法，汤姆。这种日子不是我过的，叫我怎么过得惯？寡妇是对我很好，够朋友的，可她们那套生活我受不了。她规定每天早晨要准时起床，要洗脸，要梳头，还不光是早上，一天里说洗就洗，说梳就梳。她不许我睡在柴间里，非要我穿她们那些该死的衣服，穿上了让人气都透不过来。汤姆，不知怎么搞的，这些衣服就是不透气，穿上了它们还得臭讲究，坐不敢坐，躺不敢躺，更别想去到处打滚。我也好久好久没有溜到人家的地窖里去了，这似乎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还得硬着头皮上教堂去做礼拜，真是累得我死去活来，那些布道的屁话我恨得直咬牙。我到了那里不许抓苍蝇，不许嚼烟草，整整一天得穿着鞋遭罪。寡妇摇铃吃饭，摇铃睡觉，摇铃起床，什么都死死的一板一眼，叫人怎么受得了！”

“嗨，别人也都是这么过的，哈克。”

“汤姆，别人是别人。我不比别人，我受不了！这样束手束脚，不要了我命才怪。再说，饭来张口，觉得吃起来都没有味道。还有，要去钓鱼，得先问问寡妇，要去游泳，得先问问寡妇，妈的，干什么事都要先问问寡妇。咳，我还得文质彬彬说话，说有多别扭就有多别扭，弄得我只好每天跑到顶楼上去骂个惬意，嘴里才算有了点滋味，不然叫我活下去都难。汤姆，汤姆，寡妇还不许我抽烟，不许我叫嚷，不许我人前打呵欠，伸懒腰，挠痒痒。”接着他又突然发作，气恼和委屈倾泻而出，“活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鬼，她一天到晚祷告祷告！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我得挪个地方，汤姆，非挪不可！再说，学校就要开学，我不跑掉就要去上学，那就更受不了啦。你瞧，发财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天花乱坠，那可是遭罪加遭罪，辛苦加辛苦的事，我总是觉得这样生活真还不如死了的好。现在我穿上这身衣服多舒服，躺在桶里多带劲，我主意已定，再也不抛弃它们了。汤姆，要是没有那笔钱，我就不会碰到那么多麻烦。这样吧，我的那一份，连同你的那一份，全都归你啦。只要你得便给我一毛两毛就行，也不用经常给。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得来不费吹灰之力，我就不稀罕。你替我去求求寡妇，让她放了我吧。”

“啊呀，哈克，你也知道这件事我办不到。这样做也不公道。话又得说回来，这样的生活你再试试，多过几天你就会喜爱的。”

“喜爱！是的，这就像是一只热火炉，我在上面坐得久了，还喜爱得要命呢！不，汤姆，我可不想当财主，我也不要住在他们那些房子里，那是会闷死人的。我喜爱树林、河流和空桶，跟它们分不开。他妈的，真是倒霉透了。咱们找到了枪，找到了一个洞，一切都安排好了，可以去当强盗了，偏偏出了这档子倒霉的事，硬是把一切都给毁了。”

汤姆这下看出机会来了。他说：

“听着，哈克，发财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去当强盗。”

“是吗！啊呀，那敢情好极啦，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汤姆？”

“哪能呢，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一样千真万确。不过，哈克，你得知道，要是你不够体面的话，我们不会让你入帮。”

哈克又觉得是一场空欢喜。

“不让我入帮，汤姆？你不是曾经让我当过海盗吗？”

“那可不一样。照一般规矩，强盗比海盗神气得多。在大多数国家里，强盗就算是在贵族里地位也高得出奇，差不多就是公

爵什么的。”

“我说，汤姆，你一向跟我交情挺好，你总不会把我给关在门外，你不会吧，汤姆？你总不见得会这么干吧？你会不会这么干，汤姆？”

“哈克，我也不想把你关在门外，压根儿就不乐意把你关在门外，不过大伙儿会怎么说？唉，他们会说：‘哼，什么汤姆·索耶帮！帮里竟有这么差劲的角色！’他们会把你说得一钱不值，哈克，你不会喜爱这样，我也不喜爱这样。”

好一阵子哈克都不吭声，心里乱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没有。最后他终于说：

“好吧，只要让我入帮，我就回寡妇家去得啦。我再熬上一个来月，看看能不能熬过去。”

“那好，哈克，一言为定！走吧，老伙计，我会向寡妇求情，让她对你放松一点，哈克。”

“你会说吗，汤姆，你真会说吗？那太棒啦。只要她在最厉害的规矩上稍微放松一点就行，我会背着她抽口烟，偷偷骂几句，对付着熬过去呗，熬死了也活该。你什么时候当强盗，成立这个帮？”

“嗯，立刻干起来。说不定今天晚上我就把村里的小伙子们召集在一起，举行个入帮的仪式。”

“举行什么？”

“入帮的仪式。”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是大家一起来发个誓，要互相帮助，永远不把帮里的秘密吐露出去，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谁要是害了帮里的弟兄，就把他一家老小杀个鸡犬不留。”

“这可真好玩，我跟你讲，这真是好玩极啦，汤姆。”

“是啊，我敢打赌，一定挺好玩。那发誓的仪式都得在半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三更举行，还得找一个最最偏僻、最最阴森恐怖的地方。最好是在什么闹鬼的房子里，可惜现在这种房子都给拆光了。”

“反正半夜三更就很有劲，汤姆。”

“是啊，这倒也是。咱们还要到棺材上去发个誓，还要滴血签字。”

“那就像一回事了！这比当海盗强千千万万倍，我打定主意一辈子都跟寡妇待在一起了，汤姆。只要当得成地地道道、响当当的强盗，人人都把我挂在嘴上，我估计，到了那个时候，她一准会得意得不行，因为她把我从泥潭里搭救了出来。”

## 结束语

这个童年故事就到此结束。既然是名符其实的儿童故事，到这里就非打住不可，再讲下去就成了大人的故事了。写成人的小说，作者很清楚该在什么地方停笔，那就是写到结婚就行了，但是以少年为题材，只好写到什么地方能收场，就赶紧收场。

本书的登场人物大多数还活在世上，日子过得又富裕又幸福。将来说不定有一天，值得把那几个年轻人的故事再拿来说一说，看看他们到底长成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因此，有关他们后来的生活，眼前最最机智的办法就是闭口不谈。